震史記畧 六

景宗中

震史記畧 六

九月二十七日王世弟受冊寶於仁政殿開胄筵講小學綱目上以時臨東宮曰欲聞吾弟讀書聲　十月七日執義趙聖復疏畧先朝丁丑廷臣上章請令殿下侍傍教習國事此誠訓迪儲君之法殿下體先旨內禀慈聖克定國本允屬元良伏念世弟邸下生長深宮未嘗經意於世務臣竊以為國本大小之事或不無思慮之所未周機宜之所未練矣今東宮年貌之壯盛倍蓰於殿下之當年則明習庶政在豈非急務乎殿下倘於臣僚引接之時政令裁斷之際輒引世弟侍側參聽一以為商確

可否之道一以為隨事訓習之方其必明鍊事務有補國
事伏願深留聖意仰稟慈聖而進退焉答曰所陳好矣
不不留意遂下備忘記予有奇疾十餘年來差復無
期乃先朝之軫念酬應萬機誠難矣往在丁酉有聽政
之命靜攝中為調便也至於予躬他不暇顧自登極以来
夙夜憂惧近日症勢尤為沉痼酬應亦難事多淹滯言
念國事心懷深增今世子年壯英明如使聽政則國事有依
托予將安意調養大小國事并令世子裁斷焉初更承旨李
箕翊南道揆玉堂中晳尊重協請封啓曰趙聖復所陳極
為驚惑緬以駭怪也儲位初定宗社有托臣民之所望於

春官者只在敦友孝勤講學而至於參政裁斷實非今日臣下之所宜言疏中所言丁酉事有不然者其時殿下以冲弱之年在先朝膝下則在傍參聞實出於遇物則誨之意今此講確之說無識妄甚矣請罷職仍還收備忘答曰勿煩箕翊曰當以回天為期夜氣漸寒恐傷玉體雖為退去决無奉承之理矣 是夜東宮引客僚溮益曰今此下教驚惶罔措儀者上告慈殿懇乞大殿斷無反汗之意今夜陳章而恐妨丙枕欲待明朝何如弼善金樽說書趙顯命合辭曰明朝陳章徽教至當臣等亦明朝陳章矣 夜半左參贊崔錫恒到闕外請對傳曰引見即出標信開門政院玉堂同

為趙八錫恒曰即位元年猝下此教抑何故也聖復始發春宮
勸講之言此則誠是以僚生忝聽為言此人主之出坐法殿引接
臣僚事體至嚴且重春宮既不可與并坐於坐側事勢妨
碍坐次難便其下又以商確可否為言渠以微末一臺臣何敢為
如此之言乎雖因玉堂言先始先罷職而臣意則特施屏裔之
典以為懲勵宜矣上曰太過矣錫恒曰臣意猶以為太輕臣職
在經筵以請罪之意陳疏而闕門已閉不得入啓矣先朝己
酉有傳禪之教百官伏閤終至回天豈非今日之當法乎臣老
而不死又見此事如許莫重之事因么麽一人之言輕擧不為難
則事無可恃矣請還收倫忌上曰重臣陳達依施焉錫恒

日備忌還收可矣箕翊跪進而退時五更三點矣 十月左
相李健命劄伏聞世子聽政之命政院玉堂面陳而不得請
不勝驚惕進詣閤下欲與宰臣之先到者請對力陳矣俄
聞因重臣所達而還收臣轉憂爲喜只切頌祝而殿下春秋鼎
盛新膺寶命當勵精圖治而遽懷調養之意下此千萬意外
之教雖幸不遠而復若其擧措之顚倒聽聞之疑惑果如何
哉繼自今益加存省政令施措之間深察事理當否必愼必重無
底有悔且朝廷體貌至嚴至重雖是急遽之際不宜放忽重臣之深
夜請對有異常之規而政院遽爾啓禀未免率爾今其所
言出於臣抗處分終歸至當而後弊所關不可置之當該承

旨宜加警責以存事體爲荅曰劉辭劫至不可軆念下欵依施初
十日戶叅趙泰億請對都承旨洪啓迪同爲入侍泰億曰去夜
非常之命因重臣請對今旣還收更無可瀆而曾在乙酉先
大王有疾患故有傳禪之命殿下懇辭不得至於雪夜露立而
泣殿下乙酉心事卽東宮今日情境殿下何不念此乎聖復疏
入國言喧傳侍側叅政雖不直請而爲人臣者其敢發此言
乎備忘中大小國事幷令裁斷爲教則又非特叅政也喉
司所當繳還而草草請對有若塞責徑先退去時任大
臣恬然退坐袖手傍觀乃於成命還收之後左相及兵叅
金在魯始到闕下聞已還收因爲經還此何道理刑叅李

肇重臣入來之後追到閤下則喉司阻據不禀玉堂只請聖
復罷職其罪豈止於罷職乎當此國有大事之日在京時
任大臣及三司大小諸臣無一人爭論倫常絶矣分義蔑矣若
不明示典刑則無君無道之言將日進於前大臣三司並加譴
罪然後可以為國矣又見大臣劄言崔錫恒事反以深夜啓
禀攻斥承宣凡國有事變深夜蒼黃之際不能陳疏則
赴閤請對孰不為可而此猶防塞則言路因此壅蔽大臣
劄語臣不知其是矣啓迪曰去夜備忘出於意外深夜急遽
未及同時請對大臣重臣宰臣多於其時來詣閤外泰億
之言可謂不諒情矣聖復之罪屏顧寔矣又曰大臣重臣方欲

八對之際錫恒獨先入對此不過諸闕有先後而泰億論斷諸
臣旨意深緊論人之道不當如是矣泰億曰錫恒以聖復事
陳疏到闕承旨請以門閉還給不得已請對則大臣以政院
之不爲防塞爲非者不亦誤乎啓迪曰泰億所達專出於
挾雜之心欲因此事使大臣三司皆至不安之境也泰億曰臣
則大臣三司只欲規敬言而已啓迪欲爲防塞不幾於鉗人之口
乎司直李光佐疏略聖復疏入累日大臣三司無一人言其
罪者臣切痛心治疏將上之際聞因聖復疏至有萬萬意
外之教雖幸旋收聖復竄配之請靳允伏乞亟命投畀
絶遠且大臣三司不惟不論聖復之罪昨夜以後未聞有

為聖上一言者臣節掃地豈有之而臣未及聞歟如果無
一言亦願明正其罪焉　領相金昌集劄請休退上許之○
判府事趙泰采劄言前夜聞非常之敎與時任大臣往
復一邊促駕詣闕以爲齊聲准請之計矣路聞重臣獨
爲請對已有反汗之命臣以爲旣收備忘則更無事於陳
請故還歸矣乃者李光佐以及未赴闕混加謫斥危險可
知乞賜罪斥又言首相勉副之不可　院啓趙泰億以重臣
之力先準請諸臣之未入對作爲話柄乘機蹤跟傾陷搢
紳請罷職不敍　司直朴泰恒李眞儒尹聖時金維金
日政池靑光柳重茂李埅李明誼權益寬尹遊金一鏡呂善
長朴㦿豎尹晉全岱曺命敎李景說尹會尹東衡趙遠命徐

宗夏鄭楷柳万重等疏言今日百僚孰非殿下之臣子乎半夜禁中尺紙猝降而大臣熟睡三司寂默漠然無一分匡救底意倘非一重臣力爭於前席舉措之罔極將復何如其心所在雖謂之路人所知不爲過矣又竊聞一大臣陳劄以重臣之深夜請對咎責承傳顯有不快之心此何心腸名爲大臣而當國家非常之擧一則高枕而傍觀一則投章而反攻大臣如此其他可知倫彝之斁絶義理之晦塞胡至此極且念此事非疾歟一理聖復所自辨內畜無君之心外售嘗試之謀請投疏反攻之兩相反職在三司寂然無言之諸臣并施譴罰聖復犯分悖義之罪亟加顯戮以正常憲 司

直韓世良疏言 聖復疏請政務裁決引世宗叅聽隱天無
二日地無二王北面於殿下之廷者何敢以此等語萌於心而發
諸口哉雖無直請使世宗臨朝之語為人臣子敢懷陰移天
位之計安得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哉向者建儲時恭靖
大王時事云者蓋引以宗為儲之意而其後一事猶未免
國人之疑惑豈意 聖復踵有嘗試之疏也若不夬正邦刑
亂臣賊子將接跡而起矣伏願 廓揮乾斷收副共誅之輿情
致院啓朴泰桓等疏以趙 聖復顯發為請而專在捐陷諸臣
壞亂朝廷至於路人所知等語便一急書韓世良疏亦請討
聖復之疏極其駁悖請討之論曰誰曰不可而天無二日援

詭者何陰移天位指意何在末後一事國人疑惑等語尤不
覺毛骨俱竦末後一事果指何事國人疑惑果有何說妄
懷危疑之心自不覺其語意之逼於不敢言之地為之臣子
其敢何以此等之話萌於心而發諸口哉臣切痛之 兩司合
啓韓世良絶島圍置事不允 府啓朴泰恒削黜事啓
曰勿煩韓世良拿鞫啓依允後只命竄 趙聖復圍籬安
置珍島 司直洪萬朝 沈檀李徵邑權珪李𤩾崔啓中李禎
李安蕃申禹奭金始慶李仁復金始鑌
尹乾履成任虎偵節雲柱趙以進李萬休鄭來周李星煥金廷潤
張后相姜必愼洪尚客權韺柳壽仁洪尚仁申霈南壽彦尹龍咸
李光濟吳光運姜樸睦天任
吳瑞鍾沈相觀李壽 等疏聖復之罪可勝誅哉若不嚴
鞫得情以正王法則不知前頭又有何樣迫脅之討目非備忘

何等罔極而身爲大臣者偃卧私室恬不知動緩緩入來自外
經退非常之事殆同越視其忘君負國之罪寧不痛哉且其劄
辭乃反以逶迤然啓稟督過遲承宣欲歸其罪於排闥進言之臣其
心所在不難也大臣果有驚愕之心詣闕下則固當登時請
竭誠陳請期於收回成命該使重臣先入亦當隨後蹟入同
辭力爭而獨自防惶岐路袖手傍觀亦何意哉此與聖復同
一心腸宜其劄中無一言半辭之論斥聖復也今日討罪之擧
豈但止於聖復一人哉亦願并施重律以懲忘君負國者之罪焉
禮判李㙫疏國家之許入對初無多小之限夜晝之分况事
有大小苟或有大小之時々刻難待則夜亦可也何必待入點々

遲延哉況如昨日事其可遲待而今以夜中獨入為過至罪承
宣臣恐自此壅蔽之成終至於國不為國而後已乞垂睿裁
兩司啓自達備以後一種不逞之徒深懷不悅必欲沮敗鳳輝
之計既不得售密囑潛吹傍伺逞凶及至聖復疏出如得奇
貨必欲疑乱聖聽動搖國本有若世良請絶島圍置不允
府啓趙聖復疏措意絶悖末端事非人臣所敢言駭然捧入之承
旨并罷職朴泰恒等聯名憑藉搆罪聖復專在搆陷諸臣
深夜蒼黃禁鑰已下之際或及或未及事勢適然以赴闕經還
為傾軋之欛柄路人所知等語尤極凶悖請朴泰恒削黜 左
相李健命劄韓世良不可不究問首相休致之命請還寢

傳曰令相批旨還收韓世良疏語無據予亦不快矣○持平李瑜柳復明
司諫魚有龍正言愼無逸啓建儲一事光正大忽地聖復之疏極其凶悖
備忘拚下於疏入之際此實聖復有以啓之滿庭臣僚莫不痛惋臣等所以
討罪也旣正其罪且許還收則國家更有何事而一種不逞之徒乘機迭出
崔錫恒之前夜請對乘諸臣之未及齊到妄衒獨辨之辭趙泰億以諫司
之官無端請對於事過之後朴泰恒等繼起至於世良之疏尤極凶悖伏願
隨其輕重明正其罪○府啓前夜備忘之下居出納之任者所當急報
諸宰齊辭力請事体當然不此之爲乃反受人指揮深夜啓稟續續請
對及至大臣之來到闕外終不啓請使大臣諸臣彷彿歧路請當該承旨
罷職依啓○十三日傳曰時原任大臣三司二品以上來會賓廳備忘記予之病

根日漸層加痊無可期而酬應煩多而姑無來頓之事以刺言之獻進倍前症刑
益深故早定儲位者實欲代理以此稟于慈聖久矣而丹禮才過故未果矣今者
諸臣不知予之本意有若因疊疏而發者然相繼論事紛紜故爲遂收以示本意
以丕趙聖復安寧之擧也若公事積滯則酬應切迫一依再昨備忘擧行以全
調護之道大臣以下請對傳曰所懷書入書入傳曰噫予病疾已悉於前後批
旨十餘年來積傷之致乃于病勢日漸難治今日之爲豈有隨便安息以爲頤
養之道哉若不趁今調治實有難言之憂且代理乃是祖宗朝故事何至於此
耶卿等無以困我政院所懷三司啓答曰前批已悉今不多誥然病根內深必
大遂憂若大弁降之際則精神昏憒不覺察似此病必死生所關安有顧
憫知我者爲我深憂不知我者爲我僭慮今國本已定予之必大斷乾難醫强而

行之必有後悔欲專意治之則有妨公務到此地頭使世弟分憂之外更無他道此
非特惜予一身乃所以爲國家也連日酬應氣甚不平矣○王世弟上疏曰昨日
千萬意外遽下臣子不忍聞之敎臣欲瀝血陳章聖鑑悔悟卽賜反汗不勝頌
祝又伏下覽廳之敎寧欲溘然伏乞亟收成命答曰祖宗朝故事無庸更辭承旨
祗傳○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請對傳曰昨今氣益不平所懷書入再啓不可以
文字形容必欲面陳傳曰今日備忘只欲調養三四煩瀆何如是若再覽廳
金昌集趙泰采李健命姜鋧閔鎭遠任埅李宜顯李光佐尹慤尹乾尚李
秉常李肇韓配夏金演黃一夏等所懷書入答曰予病已悉前後批旨代
理乃祖宗故事卿等勿固執又所懷答曰使世弟分憂之外更無他策卿等
須體予而勤念也○十四日藥房請入診答曰快從吾言治病良劑勿爲入診勿議

藥賓廳一啓再傳曰退去○右相趙泰耉偕來傳諭後疏言臺議方張彷徨不敢當
國家罔極之擧不得不一言而死殿下以一時疾遽遜萬機玆以血疏叫號於都
門之外答曰今日事非但祖宗故事專出爲國家卿其慮焉○兩司合啓鳳輝
搖動國本泰耉將鬪凶音春秋先治黨與泰耉當先鳳輝而伏法矣殿下反降
別諭且使召來聖明輕視臺閣何敢仍冒答以勿煩○庭請三啓答曰代理不過
丁酉已行之事分苦分痛兄弟美事予病少愈則復視庶政非難勿復煩擾即
速擧○王世弟再疏答曰爾既知予病胡不諒哉三疏答曰雖日十章萬無允從
之理更勿煩陳以安予心○待罪臣趙泰耉疏略國事至此意於巨椽他不暇顧當
依古人一日十八章之例以回天爲期○司直權珪（洪檍莊天 任睦趾徵）等疏嗚呼痛矣皇天必欲戒
亂亡我國家耶殿下安得爲此擧也春宮安得受此命也殿下雖曰有疾殿下之疾

一國之所知也殿下雖曰是予本意非殿下之本意一國之所知也殿下此舉聖德常
致之也政院指辭八啓兩司合啓權珪誣及上躬諸逼國本之罪浮於鳳輝請拿
鞫不允○賓廳啓臣等三日之內陳籲者三求對者七天聽愈邈臣等罪固萬
死備忘更還坐納傳曰勿煩○王世弟四疏五疏答同前○十六日百官請庭請
宗室請對答曰已諭也○是夜下備忘記卿等至誠予已知之矣予之病勢若可
酬應何至此也近來不得覺察一日之內頻發故將至於使左右考例舉行若
是則豈可以有國乎此予至誠之言左右可乎卿等深思前下備忘舉行與我兄
弟分苦分痛一以調便予病一以扶將亡之國○十七日令相金昌集令府事李頤命左
相李健命判府事趙泰采聯名劄伏以殿下近日忽有非常之舉伏閤四日請
對六七年非愈甚終不得愈書臣等之罪萬死猶輕去夜所下備忘尤非

臣子所可忍聞者奉讀未半不覺心膽俱墜第伏念當初備忘中大小國事
并令裁絕之教實國家所未有之事中外臣庶驚惑憂惶正在於此臣萬被
誅戮決不敢承奉至於丁酉故事自是先朝裁定且有節目區別其規并令
裁斷之教不啻有間而況聖教出於至誠惻怛則爲殿下臣子者亦安敢以輕
遽爲拘一併遵非以傷我殿下之心哉伏乞亟命有司只依丁酉節目稟旨舉行
不勝幸甚○右相趙泰耇聞四相聯劄自待命所從宣仁門入以請對之意詣
言政院政院以臺啓方張不可循例啓稟相持之際司謁傳于政院曰聞右
相入來即爲入對又傳曰右相及三司引見三大臣請對遂有并爲入侍之命崔
錫恒李光佐李肇韓配夏李台佐金演追到請對○上御進修堂令相金昌
集左相李健命右趙泰耇令府事李頤命戶判閔鎮遠左參贊崔錫恒判敦

宋相琦工判李觀命禮判李宜顯吏判權相游兵判李晚成淸恩君韓配夏
司直李光佐江留李台佐吏參李秉常江監金演刑參李肇禮參李集都承
旨洪啓迪承旨洪錫輔趙榮福李重協俞崇玉堂兩司并八三十六人入侍時昌
集曰臣等誠淺不能回天一向强聒有所不敢朝與諸大臣陳劄不能力爭之罪
萬死無惜矣頤命曰臣奉命出疆歸後捷違尚未一登天陛意外非常之教諸臣
累日伏閤切欲封還傳教更欲稟定姑罷廷請矣健命曰昨日批旨尤豈臣子
所可忍聞耶臣等累請入侍終始牢拒又聞此教若因此層激則恐有難言之
慮故敢引先朝丁酉事陳一劄矣泰耉曰臣適病處鄉此時義不顧私冒沒
進身聞大臣有欲得聽之議不勝崩迫欲以死生必爭之敢此請對昔我先大
王乙酉欲爲傳禪臣僚伏閤竟至回天丁酉則春秋已暮與殿下今日大有間焉

决不可援例因泣下被面錫恒曰昨日庭請批旨三更末始下中有驚心之語大臣
會二品詢問意見臣以未得準請萬無停止之理爲答大臣以姑爲退去陳
劄待罪爲定即以御筆百官待令之意臣今見大臣聯劄乃以丁酉御目
爲辭臣誠驚惑具疏欲呈則政院退却矣今幸登對伏望前後備忘一
併還收光佐曰臣六年屏處久未從宦忽聞非常之教不勝震驚來叅
政請期於準請乃已此事不待兩言而决前後備忘一併還收幸甚演
曰先大王乙酉傳禪之教其時春秋晼晩聖候沈綿因諸臣力爭即爲還
收殿下春秋鼎盛今年是元年也乙酉下教比今日備忘不啻相懸而况
大王還寢成命豈非殿下所當法乎健命曰去夜批旨一節深於一節至於
左右東宮可乎之教一倍驚惶若一向力爭則未知至於何境乃敢以依下

酉例擧行之意陳箚矣昌集曰昨日批答尤有不忍聞者敢以御擧行之
意陳箚實出於不得已也諸臣皆以還收爲請臣亦豈異哉徒命曰曾於乙酉庭
請久不從允故相臣尹趾完以依文宗朝故事擧行之意送言于大臣其時大臣徐埊
崔錫鼎申琓李濡等皆以爲然未及陳稟有允從之命故仍以停止臣等累日力爭旣
不得請遂以區別節目依丁酉事擧行之意朝上箚請出於不得已也若能還收
不勝萬幸頤曰乙酉傳禪之命終至反汗殿下以乙酉爲法昌集曰錫恒頻輒以傳
禪爲言不亦爲悖乎殿下若不及今還收危言悖說將無所不至臣等不能回天之
罪將無以自解擧曰去夜有遠庭停請之意雖經年閱歲決不可止而有若循例奉
行者然世間安有如許道理耶配夏曰東宮虞仲之德何忍受此教乎泰耆曰諸臣
既已仰陳亟收成命上曰惟昌集曰非遠入來備忘未及持來還史官持來何如上

曰維史官出去時備忘二度批音一夫入來昌集號納而退都承旨洪錫輔進曰右相
入來之由既無政院陳稟殿下何以知之乎朝者右相自宣仁門入來招院吏使之請
對院中以是啓方張擬例所退之際司謁揮汗撥來右相入侍云殿下何從而得聞
右議政入來乎人君爲國之道豈可使內外無防私逕傳聞乎其入告之人不可不摘發
論斷永杜後弊三司進曰此非小事關係甚重必明白下教然後方可爲國矣上無發
落○判中樞趙泰采劄昨日聯劄出於不得已因諸臣入對蒙反汗欣忭不知所諭臣病
未入對臣罪萬萬答曰有疾未叅何傷○二十日司啓趙泰采曰月嫌之說意有在又以啓撥出
賊及夫請對政院所具不可方與往復之際忽下引見之命此既政院未稟之事則其受
遞宦寺之狀昭不可掩請覈處斷答以勿煩○司諫魚有龍啓臣儕晉接閽由喉院三
百年遵規而今者大臣未知自何私逕徹稟入來乎後雖有北門之變無以隄防請當該承

傳色諸並令拿鞫依啓○府啓頃夜崔錫恒獨先請對也不待啓而標信徑下趙泰耉
之冒入禁門也無啓稟而擅發汲汲招入擧國驚疑請承傳色司諸嚴加究覈勿煩
○合啓伏聞臺論削黜罪人趙泰耉偃然着公服自宣仁門突入天下安有如許之變怪
乎請爲先遠竄答曰勿煩○掌令朴致遠啓傳禪非代理截有異崔錫恒趁前陳達輒以
令日代理之命指爲乙酉傳禪之事其心所在誠不可測當初備忘下於史隷之後大臣諸
宰擧皆驚惶奔走闕下以爲登對之計錫恒或恐他人之同入大臣方至而不少遲延經待先
獨入要銜自家獨辦之跡其爲情態不忍正視請削黜答以勿煩○兩司合啓泰耉符同
陰釀禍亂之眞儉與姻謀害國本之鳳輝罪關王常當該承傳色司諸雖有拿鞫之命
泰耉之平日交通宦寺之狀昭不可掩聖朝卜相及於宦官宮妾知名之人已是
失政之大者而身爲大臣密閣私逕締結陰凶請泰耉拿鞫嚴斷答曰勿煩

○玉堂李重協劉趙泰耆之請入請也聞數三宰臣隨其後聚會僻處綿綿詭秘
顯有同謀交通之情宜併嚴覈正律答曰勿煩○判義禁閔鎭遠知義禁李觀命
啓承傳色崔泓伊日事全然牢諱司謁金天錫段因宦金景初言于矣身傳之徒傳
引見云景初拿問何如傳曰庭請後延坐進修堂伊日門外有喧譁徹聞之則右相
入來云云始知其來即爲引見亦非自下微稟承傳色司謁本無治罪事置之○
十一月請恩君韓配夏疏右揆忠憤所激復欲庭請則大臣不肯月又欲請對則喉院
牢非不意天聽若雷特命賜對還收成命謂之社稷臣可也至於崔錫恒之請罪天下
寧有是耶蒼黃進對何待齊到若無崔錫恒一人朝庭有能辨此事者耶○黃海監
司李㙫疏崔錫恒獨先入對果何罪也所欲言者大事身既到闕惟當登時呼籲冀
反汗他他泄泄遲待他人夫豈分義之所宜乎苟不若是者誅下誠可責而今反以不如是爲

罪此非常情所可度也趙泰耉之入由東闕以行步稍延也或曰突入或曰潛晉自點而
竄目竄而鞫推意所欲云云答臣救護言事是嘉而時事之慨惋實因予之涼德是
誰之咎哉○刑議李仁復概略庭班忽擬於二日之內四大臣合啓曰安敢以輕遞爲拘
又曰亟命稟旨擧行臣不勝驚駭不知大臣何故而遽爲此也臣又聞在外大臣排
闥直入備忘還寢兆處獻忤柳臣慨然者居多有過擧而爲臣子者不能耐久力
爭以期反汗方曰不敢遵非以傷聖心肆以區別節目間事欲爲倉卒了當之計臣
切痛心政院啓李仁復侵及大臣語意深緊甚謙方以洪萬朝削奪論罪則渠以疏
下俟罪不暇而肆然欲售傾陷之計依前教還給此後如此疏勿捧如何○廿七日府啓一
種不逞之徒乘時闖發必欲網打朝紳李仁復倡之李塡和之韓配夏未撤之孫喬
惏殆有甚焉請并罷職不允○又啓柳復明阿附彼輩暗收朴泰恒已勘之律

簡通掌后潛書同僚之名請削黜　十一月六日司直金一鏡李眞儒李明宜尹
聖時朴弼夢徐宗厦鄭楷等疏曰嗚乎向日事尚忍言哉主執日孤凶徒寔繁
喉司之縱恣欺蔽三司之横拏敺迫無有復君臣分義容護聖後者接迹而起
綱既滅矣倫亦斁矣今日廷臣苟有一分北面於殿下之心者伏閤碎首雖經年閱
歲不忍遽退自是常彛之不容但已噫一段愛君之心人人同得乎天彼相臣何
獨梏亡謂吾君不足愛乎則君臣猶父子彼其之子曾不愛其父乎謂吾君亦
愛乎則吾君新服謝事其於臣子之情驚怛痛迫固當如何而伏閤廷顧黽勉
塞責而止於三日者其可忍爲而爲之乎則又聯名上劄任自裁定乃曰臣子亦安
以輕遽爲掏又曰亟命有司舉行噫是豈人臣之所敢萌於心而發諸口筆之書而
告其君哉亟命云者不容徐緩之意時刻之間事將叵測倘非自外新入之大臣

忘軀殉社首稽天階而承王音則國之爲國有不可料也臣等竊覩甲戌合啓論已
已大臣半日庭請之罪曰遊詡仁弘無以加矣噫半日三日真是百步之於五十步也
也已已諸人尚斥遊以詡仁弘之科則今日彼輩固難逭冀顯叅擬之誅罪逭乎
天其可赦乎嗚乎代理聽政之擧古或有之叅互於前世考据於本朝皆臨御累
十年春秋晩晩寢疾沈淹之後出於迫不得已也此非今日有所譬擬者也設令異
日殿下若值堯舜之倦勤分勞叅決容有其道在臣子情理欽然雖極亦不無疑
休而行者矣今殿下即位初元寶筭方隆未有形見之病凡在廷臣服事殿下歲
月幾何而忍捨殿下歲月幾何而忍捨殿下於今日者未知於汝心安乎中外輿
情波騰澍沸咸曰彼相真逆也胡乃捨吾王也天意人心不可誣也而四凶尚戴
頭於覆載之間臣竊憤惋今日不忠於殿下者乃所以不忠於先王也彼四人者

荷兩朝眷待之隆處萬民具瞻之位毛髮罔非國恩忘先王負殿下一至於此罪
貫惡盈國人皆曰可殺何殿下寬貰置之巖廊之上哉謂渠先朝久物遽加誅
殛有所不忍殺甯如是也賊臣自點不世殊勳孝廟嗣服按法誅之豈非殿下悕
弦於今日者乎蓋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臣請溯而論之先大王甲戌初教
曰强臣兇孽動搖國本者繩以逆律蓋慮不悅於元良者日月滋久永霜可戒
故有此教又有二三元老苦心調護則彼兇下類視仇讎辛巳以來指斥左右任徵朴
奎瑞成揆憲朴尚初搜面延興咨口逞兇楨翅之梳乾遏鼓撼及其丁酉李頤命之
獨對前席敢肯不如李泌之爲而請招諸臣欲詢可否苟究其情誠有難測夫
代攝天職遽告太廟唐虞故事而金昌集力爲沮遏或恐事体漸就其勢難動故
且寔賴先大王止慈殿下仁孝人無閒焉百里與疾亦有一介無髮之效忠保有今日

逮殿下登極妖賊志述逼脅聖躬無復人理昌集輩孼廷和之刼迫殿下未勘薄譴昌
集又以遲引延諸臣爲請至曰謂殿下無足與有爲也遷辭之際絶悖胡至此極其所
謂内懷不能者執此觀之亦不但内懷而已彼輩不以君父待殿下亦不以臣子自處
者節節昭著舉國臣民孰不駭痛其所積漸者如此所以有今日也聖復即彼輩指
揮使令中之一者也疏邊試非常之教遂降彼輩之偵探揣摩固已爛熟刀手回天以外
而事體言之身居大臣之列國有罔極之變則稱不敢言駕不得俟矣集也在廷不
出戶外健也緩馳闕下假托休致之請偃蹇避劃而國家處分曾無尼言恚恨於聖
復之請收露章顯攻而至於聖復罪收未有半辭如是而尚可掩其心跡乎及夫昌
集許允也健命泰采等奔走慌忙或疏健命諸對於深夜請禁之中書納所懷並
復黨魁之位噫賊臣引年使之釋柄則何其閑廷之至此明主無端而遽爾謝事

則何其怨之若彼也頃年鄉曲一賊者上疏敢請先大王釋務朝政設鞫刑死令
聖復疏以試之鞫以結之論其情犯比前萬萬之時前則戮之令乃是甚噫若
非無法之國典刑之嚴豈但施於寒乞而廢於權勢哉昌集乃金壽恒之子也
壽恒已已臨死戒其子力避權要昌集乃冒擾句軸為子不孝既若是為臣
不忠固其所也渠亦人子回頭碧波能不昧其心而泚其顙乎頤命為師命之
系也包藏禍心積有年所俟罪江郊恐毒尤滔入城翌日即辨是劄泰采
本以患得患失之鄙夫惟利是趨辛丑與集健爛熳同歸健命傳法於師命之
妖邪護法於頤命之兇猾犯分悖義便作能事四面勢成有那景從爪牙腹
心狐伏延密前後左右無非相國之人其視藐康殆若弁髦今日國勢危急
誠知聖教是殿下固已慮及矣噫渠輩肝腸已有成筭而遂意之陰爲用計之詐

譎殆不忍正視也庭班已撤肝肺畢露宰臣李光佐之在廷班聞遽停之議
抗辭爭之健命辭氣相加泰采從傍詆誘昌集不得已佯出明日庭請之會
仍聚首攝觸趁晩投呈右議政趙泰耇急到闕外送録事于四相會所言其不可
遑扱遽以箚本投示曰此外無他道理右相於是使政院稟旨求對承司兩司一邊阻搪
一邊劾擊宣室將召天啓明斷集健蒼黃窘步景像怔駭集則曰吾不忍健則曰
吾無狀噫不忠無狀㴉亦自知伏惟春宮向於倉卒深夜忽承非常之教驚惕
涕淚至誠惻怛感動臣隣今此四凶忝在傳保不思慰安非但殿下之罪人實
春宮之罪人也噫慘矣伸縮却在四凶之掌握操縱闔闢亦在一凶之指意黜陟
登進惟其所欲特殿下則徒擁虛器耳殿下股肱剸而戮之殿下羽翼翦而去之
必欲令殿下孤立乃已其所設心凶且慘矣至於洪啓迪真是晉敦之光鳳也前

夜之反汗賴於重臣伊日之徽遲亦由於右揆而一并請罪不知渠輩將欲爲何
不臣之志一劄乳彰無君之思萬目難掩春秋無將不足以繩其罪漢法不
道不足以準其律玆實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伏願殿下特降明旨亟
擧常刑賊臣聖復及四凶一以三尺繩之無所饒貸喉院三司無倫無君之
罪並加懲討政院措辭入啓備忘記金一鏡等疏係是進言而喉院自阻搪
敢以啓辭窺予淺深極爲駭痛叅啓承旨并罷職 都申思喆左李喬岳右趙榮福同趙鳴鳳 答
金一鏡疏曰應旨進言予其嘉尚侵斥大臣殊欠和平○備忘記自予嗣服之
後觀朝廷所爲小無保護國家之意言念國事不痛覺惋如此奸邪之徒其共國
事則將至於國不爲國宗社危矣決不可不嚴懲爲先三司諸臣一并門外黜送應教 申晳校理申昉徐宗燮修撰趙文命李箕鎭大諫黃龜河司諫魚有龍修撰金鎭商大憲李喜朝執義趙榮世持平李倚天徐宗伋獻納鄭彥河 ○傳曰承旨李挺周

副校金齊謙罷職李正臣承旨除授○傳曰吏判權尚游參判李秉常姑先罷
職在外參議改差吏判沈檀吏參金一鏡前忠伯李世瑾吏議除授○傳曰不容
暫曠朴弼夢持平尹遊校理李明誼獻納李真儒正言除授○晚七傳曰訓將李弘述
之奸凶逆倫陰懷不測之心予甚痛惋如此之人不可置之將任門外黜送奪符以來
尹就商訓將除授摠戎使尹慤作爲奸凶之鷹犬趍勢蔑義之狀予甚痛惋如此之人
不可置之爲先門外黜送李森爲摠戎使李光佐拜守御使○傳曰新除吏議時在任所
改差徐命均除授兵判李晩成改差崔錫恒除授禮判李宜顯改差前判李光佐戶判
閔鎮遠遞差前判參金演刑判洪致中遞差前參判李肇除授前都事李濟澤
令前參議梁聖揆大諫金東弼修撰尹淳校理除授○領敦令魚有龜詣賓廳
請對傳曰所懷書入〻〻臣伏念聖上仁厚寬裕忽於今日威怒大過半夜之間嚴旨

蔣下未知有何激惱而有此舉耶昨者金一鏡之疏未見原本以喉啓槩之可知其

萬萬而悖妄出於傾陷網打之計也大抵四大臣罔非有他意只出於爲聖躬

分憂本心斷斷而及夫登對力請遞收因引咎自劾其本心之無他業洞燭

而一鏡之疏揑誣罔極喉院之所以措辭稟入仰冀鑑燭而一并譴罷至於三司諸

臣大卿長官有何可罪之端或削或罷訓局之師即先朝宿將而加罪至重本

兵之長國家重任而遽改無端臣切爲聖朝惜此舉而將不知國家稅駕於何地

惟願亟收罷職之命而下傳旨一并反汗以光德聖中批除拜本非聖世美事而沈植

則衰朽老殘爲淸朝棄物金一鏡則人望輕淺積於淸顯而不問人鬼之如何遽授銓

衡之重任以致物情駭惑反覆深究思所以改之也噫大臣殿下之股肱而彼四大臣受

先王之殊遇値國家之艱虞鞠躬盡瘁期報聖恩而捽彼罔極之誣將陷不測之罪

聖上雖以侵誣大臣咎責一鏡其厭薄則甚矣彼大臣俱以老成舊臣屏伏郊壄

死且何限臣恐此後搆誣之言必不勝其紛紜伏願照察而愛惜保存焉答曰

予志已定卿勿煩瀆○全一鏡疏斥外戚于鼓之非李明誼李真儒朴弼夢

尹聖特相繼論斥○傳曰洪啓迪再三陳疏陰懷不測之心與奸凶之輩首尾

和應締結朋比窺予淺深極爲痛惋黑山島圍置○柳鳳輝韓世良趙泰耇

崔錫恒朴泰恒趙泰億洪萬朝權珪幷停啓李真儉放還金始煥敍用○三

司李渝梁聖揆朴弼
蔚李明誼尹遊合啓君臣之義莫逃天地春秋之法莫嚴於懲討苟有以臣子而犯

君臣之分者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噫向來諸大臣之罪可勝誅哉殿下嗣服之

後祖宗所付臣民之所仰戴當復如何而彼大臣者陰嗾賊復投匿凶疏至今君

父不安其位非常之敎才收旋降擧國讙沸人心波蕩彼獨何心恬不動心尊亼

庭顧三日即止繼上聯名之箚直請節目之行以今觀之啓之者賊復續之者大臣而
其所醞釀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盖金昌集則脅制君父擅弄威福之罪固難毛舉
而曾在丁酉力沮吿廟之議惟恐國本之難動李頤命則獨對之日請招大臣欲
詢可否其心所路人亦知李健命則以頤之弟陰謀秘計無不主張恚恨於上教
之請收殺擊稟啓之喉司嫌惡於章牘之登徹至肆藉重之凶言趙泰采則以患得
失之鄙夫作人喉吻惟利是趨卒與三凶爛熳同歸可勝痛哉如使此輩一日在朝必
貽宗社一日之憂不可不屏諸荒裔以絶禍本請令相金昌集令中李頤命幷
絶島安置判中趙泰采極邊遠竄左相李健命待竣事回還幷施栫棘之典不久府
啓聖復之罪可勝誅哉挺進一疏嘗試君父使聖上不得安其位此非癡獃一漢所
可猝辦潛受巨慝之唆嗾作此悖逆之陰謀國言喧藉情狀莫逃栫棘之典終歸失刑

其和應情節不可不嚴究窮覈以正王法請設鞫嚴問不允○府啓賊臣聖後
請拿鞫嚴問答曰依啓○晦初八備忘記予雖否德必有一分敬君之心何敢以卜相
於崔妾知名之人者語發論耶無嚴不敬莫甚言根出處拿問痛啓諸人並遠
配遷配 前持平李儒天前司諫魚有龍前掌令朴致遠 ○右相趙泰耉入侍啓曰臣有濟晉擢於嗣服初而一
相則曰吾不共卜相時一相曰顛錯誤了云枚卜之人何可冒出乎前冬創陳辛發徙
朝廷守禮義而已有何礙逼於東宮者乎冒嫌二字作爲權柄臣實痛迫當國家非
常之舉將欲碎首天陛政院阻遏卒賴諸臣陳顧還收備忘臣出去之後以締結交
通爲目至此宣仁門於北門今則乾斷廓揮朝著清明弟趙泰采即臣從弟同堂
至親被此罪名臣心惶恐又曰崔瑞自在先朝守志不變如此之人宜招致之鄭齊斗
素有儒學李台佐治績最著朴泰恒爲人恬靜 尹說商政中可 并宜擢用李真儉李真

望金始熳等亦宜調用又曰國舅書啓中或指以老昏衰耗或指人望輕淺雖其
言未必當豈可不恤人言矣然輕出乎況其行政己巳年日庭請之子孫權重
經輩何可首先舉擬乎又曰逆獄連坐不可輕易收叙種熳煉等叙命亟命
還收上曰依為之○徐宗履啓施檀昨政敢以私黨中托名義之權重權馥投
合時好之鄭雲桂負罪至重淚之重鉉淚〻舉擬專無顧憚請施檀改正○吏議
徐命均己巳餘黨于綵倫紀施檀亦其黨之一則顧無忌怪悄乎悉銓既叅同席
不能救正乃反醜辱臣身又曰中批除拜本非美事今廟堂有行公大臣銓曹亦
有已出之員而随窠親除有若應行至於薔莅尤為未安云〻檀流下重經之祖故
相臣大運甲戌雖被行譴旋蒙霈澤及其閒訃甄復舊秩歆之文故判書愈之立
朝必無彷彿於四方題目臣覩前史逆律外無子孫并錮之文人言至此臣切痛之○

判府事金宇杭劄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聖人則之雖草木之無知猶不折方長況在血氣之倫哉不幸今者天怒震疊威罰太過竄黜相繼枷杻日甚若此不已恐殿下之國空無人矣自有黨論進退以来未有若是之嚴急慘刻者也死者不可活来者猶可救四大臣俱是先朝簡拔以遺殿下者而勤勞王室亦已多矣伏願深留睿念終始保全爲臣若不言而死將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答曰當留念矣○初十日備忘記昨年尹志述馮忠籍改換誌文造意陰凶誣辱私親之狀悖之書進而悵竊亦情御畢露無餘斯不饒貸亟正邦刑○右相趙泰耈劄略志述懲惡之罪謂曰不可而第令聖化惟新特爲貸死栫棘絶島亦足以懲其惡○吏議徐命均疏略志述語極妄悖固在罔赦而我朝三百年来未嘗以私罪殺一士今其情犯與判逆有異直下正刑之命出於群情之外此豈所望於聖朝哉○判義禁洪萬朝啓志述正刑備忘之

後本府都事李志絢李庭遠閔馥馪等三人大書不仕稱病呈狀此輩豪宦頭有
不滿遐弃之意拿問正罪依允○傳曰李光佐平安監司兵使老屛姑遞元徽除拔
○院啓李明誼徐宗廈志述癡騃不文書疏所懷非渠自辦指嗾代述國言喧傳不可經
先正法使罪思漏網設鞫嚴覈○傳曰志述之窮凶畢露何可一刻假息渠之書
疏所懷豈有代述之理哉臺臣窮問之請欲其延拖而已斷不饒貸斯速擧行○
合啓朴弼夔李眞儒李明誼徐宗廈噫彼四大臣者內懷將心貳於吾君不臣之志一節孔彰無君之
惡萬目難掩罪通于天其可赦乎宗社臣民之托搭在殿下一身之上殿下尚不容自
私其身遽有託閒彼大臣輩聚首綢繆先喉逆復投疏嘗試反夫非常之教再降而
擧國臣民遑遑崩迫彼獨何心黽勉庭顩塞責而止瞰吾上嗣諸羣節目是豈人
臣所敢萌心發口者哉傳曰覆霜堅氷至彼四凶之指天劃地其所揣摩醞釀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竊奈太阿并髦覷廉腹心羽翼排布盈地前後左右無非私人愚忠夫胥
遒因有紀極使殿下無所措手危苦迫阨寧欲睨屣千乘試以着見者言之昌
集顧命恭承輩之陰蓄異志凡幾年矣朝夕之謀劃無非操切上躬日夜之
經營無非動搖天位識者之知有向日事久矣而梟獍之黨甞鬪吠詰顧忠之言
無路上陳今幸天啓聖衷廓揮乾斷處分大定朝著肅清狐鼠之輩次第勘断
則兩魁巨慝之獨爲偃息可謂輕重倒亂請金昌集李頤命趙泰采姑先絶島
圍置李健命待回還勘律依啓昌集巨濟頤命南海泰采珍島傳曰連次刑訊終不承款何可癈日
持久不待時依判下急速拏行志述決案者名拒逆○院啓徐宗廈司直李守恒賦性
奸譎締結兩孽曾爲將任廝隸夜行情跡陰秘甚藉綫叢罪名至重而必不
懲畏益懷禍心昨夏即作陳賀終不入參苟有一分愛戴之心何敢乃爾其無忌

蔑義之罪不可不嚴懲請島配須日四相罷庭請之際詢問可否則數三卿宰及一臺力爭之外
輩皆合辭唯諾靡然從之當此元惡懲惡之日隨從諸人亦可不嚴懲其罪請前判書閔鎭
遠李觀命李宜顯李晩成申銋任埅權尚游趙道彬司直俞集一反當日伏閤三司姑先削
黜○府啓 尹聖時 朴弼夢 向者右揆之請對也喉院終是阻搪幸而天啓聖聽特許賜對收還備
忘其時承旨洪錫輔乃敢以從何得聞之語再三逼問脅迫聖躬辭色俱厲請極邊遠竄閔鎭遠
結姻凶孽于頊陰謀 身在戚聯無異元舅 日者登對外托陳戒 內實訐揚至於追悔等語肆然恐喝及其
退出書送遞說付諸史官傳示暴揚惟恐人之不知且聖復發配乃自往見密地賀送
請遠竄依啓○院啓 李明誼 徐宗慶 賊臣聖復投進一疏使聖上不得安其位梼杌之典已是失
刑而徐宗伋乃以其謂之亡妄情游辭幻美以爲嘗試之計不可不嚴懲請島配依啓○
志述忍杖不服知義禁韓配夏謂當勒成結案直爲行刑判義禁洪萬朝以爲本府

三百年無不次棄置刑之規遂草記傳曰勿拘齋亟延擧行○校理尹延疏
討罪固所當嚴而鋤治之際若或蔓延濫溢非所以養新化之福也○府啓
尹聖明
李濟
前承旨李禎翊頃年一疏以市恩邀福之說肆然筆之於書逼尊之
嫌全不顧忌此輩目中無殿下久矣曾在丁酉故相臣尹蓍東疏論其罪則乃
敢突然上章侵辱元老謂之禍人手段乃出於九十垂老之大臣少無縮伏之意
其君欺蔑上輕朝廷之罪不可不懲請極邊遠竄妖賊志述實是王法之所難
逃而徐命均疏翊原恕之論謂之士氣沮喪有若非辜殺士者然以藉凶賊之
口不可無責請罷職又啓李喜之師命之子世濟其惡其血黨春澤已死
媒進士俞彦基佐郎沈尚吉直長洪義人輩綢繆締結凶疏侍啓皆出此
輩之手請並遠竄依啓○十六日府啓同上頃年殿下私親緬禮時欲行望哭之

禮金鎮商敢引伯魚之事陳疏力沮不可以事往而置之請極遠竄又啓李珖成久據權要主張黨論建結兩黨表裡和應聖復之發配親自資送庭班之日首發經罷之論削出不足以懲請遠竄○禁府志述者名非廷草記傳曰罪惡貫盈何待渠之著名乎情狀尤極痛切不待時亟速舉行又草記雖是必誅之人取招行刑十七日志述唐吉介行刑○傳曰追惟趙重遇之枉死不覺悲淚于心忠意未布經斃酷刑豈不痛恨哉特為贈職致祭○校理祁鉷劾趙重遇可謂冤死而論其情狀安得全然無罪乎贈職致祭萬萬不當亟收成命答曰仲亞冤枉悉悉阻搪殊甚未安金一鏡疏重遇意在希覬受人指嗾熟不斷之而至於酷加栲斃臣固為冤殿下追思憫然今有司原給其妻孥則於渠足矣贈官題祭何等重典而濫施於重遇乎答曰重遇斃輕實由予寡昧噬臍何及疏論切至贈典勿

施令該曹各別恤典○旿持平朴衡眞啓兵使金時泰權爲親屬情派陰秘揔
管柳龍章權爲廳大賈納庄土千摠梁益標權爲爪牙行止可疑請並遠配洪
致中賦性便佞處心崎嶇左右顧瞻惟利是趨外假士類之名內附鬼蜮之黨被權
奸吹噓遷擢上御頃日備忘之下身在近密曾無一言請削黜李塡結姻爲黨
依違俯師柳鳳輝之請鞠擬身入叅買友圖利末後一疏自謂發明草草數語不
過塞責請削奪依啓李塡事不允○司諫李眞儒啓頃日備忘之下禮叅李
縡居在莽蒼之地畧不動念末乃猶辭請削黜左尹尹懲附麗權門昏夜出入諸
遠竄李裕民諂事權凶叅在臺御請削版依啓○府啓金雲澤民澤祖澤
以春澤之弟旣與內謀事情叵測與頤命之子器之春澤之妻甥主簿李天
紀趙爾重之子洽李立身之孫德峻李光瀷子崇祚李行昌子正植尹休册

邢儀賓趙松金盛鄭李秀郎錢仁佐安龜瑞等作為血黨昏夜屯聚別庫
銀貨用之如水國言喧藉人心疑惧其中兇之雲浮晨夜出役行止陰秘作
奸國當此危疑之際不可使此等凶徒群聚輦下請並其人并命遠配不允
趙聖復拿來本府設鞫　大司憲柳鳳輝疏臣妄陳一疏幾陷大戾仍念
臣疏初上大臣卿宰三司館學鎮日投章句句詆辭章章巧織湊合千古之惡
名捏成一身之斷案惟我王世弟即我殿下之介弟也以殿下之介弟為殿下之
儲嗣既稟慈聖又下御筆處分一下舉國同慶先臣曾於己巳被柳緯漢之
斥疏陳自列有曰由後之一心愛戴即臣子死太子之義臣疏所謂成命已下
無容更議者即此意也第事體至重而伊時大臣不親達白一臺臣草草論啓
及其批下亦當遲待明朝而顧閤下仍即請對夜分而入鍾鳴而罷出入催促殆

同呼斥此不可行之儕流間稍可尊敬之地其敢行之於君父之至尊耶臣誠
慨惋越俎而言其曰毋使戚福下移者為殿下也其欲尊國體之尊重者為
春宮也乃反怒其議已必欲撲殺盡其意以為不殺臣則無以自掩其罪狀
故潛出隱然不渴之題目鞫加以動搖國本之罪答曰既往之事全不必介懷
二十一日備忘記予自潛邸時心常痛內官張世相高鳳爗梁尚郁為人奸譎并遣
遠竄配　初更東宮下令侍講院翊衛司上下番引接 輔德司禦金東翊司書 權益寬洪夢吳使直等
世孫于誠正閣東宮指道伏二小宦田吾為此輩所蠱方欲出閤東宮曰宮中
事非外人所知幺麼宦豎夫正其罪使宮中妥帖勿使外人知則有光睿德矣
令曰予以否德冒承儲命問寢視膳之外宮中微細事亦不干涉況朝廷間
政令乎吾之寧為太伯仲雍其次張公藝忍字是吾本心近見宗社將亡欲

告達上前欲除君側之惡而謁寢視膳之路阻塞故啓且不敢矣今者一二
宦竪作俑中間敢生除去吾身之計慈殿教曰吾欲言之病不得見大殿汝何不
告知於主上手承此教後排闥直入仍陳殿下以一二宦竪之罪乎宗社幸不拿
推下教旋又還收意外遽下不忍聞之嚴教到此地頭將欲出闕席藁辭位矣閹
竪輩必欲除吾身排擯四大臣吾不忍見宗社覆亡終遭毒手寧辭位得保於
大王所賜爵號豈非幸耶仍下淚如雨嗚咽不成聲東宮曰不敢聞之教臣未
知事實之如何而閹竪作俑驚心竦骨而在邸下處變之道務責誠意開陳聖
聽閹竪出付有司明正典刑使宮闈安帖使外人知邸下益篤孝悌此爲第一義
出闕辭位之教雖死不敢奉承矣益寬曰大朝雖有未安之教固當起敬起孝
而已閹竪處置不惟自內開陳外庭亦當行懲討儲位既定元無避位之道臣等

決不敢奉承矣爲賢陳外庭同辭請討之意世頊曰人之七情不可輕用請從容詳
處今曰今則闕寢視膳亦爲此輩隔塞不避此位必遭渠輩之毒非不知哭辭謂
殿仍出私第而奉承聖教不敢擅便避位之外更無他道矣東孺曰屢夜將半稍
待時朝將接師傅賓客商確之處亦爲未晩矣今曰予志已定矣因出示疏草東
孺並覽等疏受辰闕還納席前起拜曰疏中離宮席藁辭位待罪事決不可
輕易可論臣等何敢承順奏聞於大朝乎世頊曰父母怒撻流血起敬起孝乃是
正法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則例法不可行也東孺曰小杖大杖之說可喩不槪着
矣今曰如可中止則何可發說於宮僚耶內間之事未免宣布予之咎也東孺
曰邸下本意豈不知之臣等仰贊邸下勉之以第一義故敢以必外人不知等
說仰達矣今曰今日之事此輩與予勢不兩立旨對亦言太宰伊霍之事

本心自此如令宗社將亡矣予不能負祖宗及先大王既累慈上旨中負當予
罪莫大焉宮僚陳達出於至誠明日師傅賓客相見後當行已志姑爲退出
可也退閤外三更四点矣○三日壬令相趙泰耉右相崔錫恒吏判兪檀二品以上
三司請對入侍泰耉錫恒曰臣等聞去夜王世弟引接宮僚令曰宦竪作倘欲
生除去吾身之計問寢視膳亦且防塞故玆泣陳達初有掌握之命而旋爲
還收又承嚴教將欲出閤辭位臣未知緣何故而遽寢拿推耶閹竪作倘莫
大之變請嚴鞫正法檀曰王世弟下令中至有除去吾身之教則係是大逆不必
鞫問直爲正法宜矣令相檀言是矣請鞫猶以輕緩此賊直爲亟正王法宜矣三
司合啓請作楯閹竪出付有司令相曰君志述之不捧結案直行處斬誠有後
弊臣欲一陳矣如此賊則罪惡已彰直加行刑誠如諸臣所陳矣上似發落而

不能明白恭嵩進請更爲詳問上曰摘發正法可也恭嵩因陳勉以友于之道
仍曰臣當與賓客宮徐慰安王世系矣○師趙恭嵩春坊金東弼李眞伋鄭錫五權益寬宋寅明尹游請對入侍恭嵩曰臣廢棄多年邸下承儲之後尚未一瞻顏色矣夜來因
宮官再報驚惶罔極與諸宰入對大朝只許宮臣監摘發正法此宗社之慶也
今日當初慈教有孝廟血脈先王骨肉之教故邸勉承受今則自盡己之難
可挽既矣恭嵩曰聖上既有處分邸下何爲而發此教乎臣於大朝以友于之道
仰陳邸下則以孝敬之外更無加勉之道兩宮各盡其道或有一時嚴教不宜使
外人知之末安徹敎還收宜矣說書宋寅明曰古語曰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
利器苟不善處於至難之地何以稱聖人乎邸下方讀綱目唐肅宗時宦官李
輔國交亂宮中代宗屢處危疑之境幸賴李泌殫誠竭忠彌縫調護竟保無

事伏願邸下盡孝敬之道以李泌之事責之於大臣區區之望諸宮僚以聖上處斷之後邸下宜無不安之端終不釋然不勝悶鬱矣今日師賓諸僚縷縷陳勉而說書之言亦感動處可以少慶初心說書曰所引李泌事不能望於師賓恭者曰邸下雖不中囑敢不祗承臣竭股肱之力以無負先大王殊遇邸下之眷意也宦寺古人所謂家奴處之何難聖上已賜處斷邸下尤不當留着於胸中寅朋曰嚴防近習固爲盛節此就自己所屬言之願邸下凡於聖上左右皆務得歡心使之同囿於仁化之中也諸臣皆以下令傳播爲未安而臣竊以爲事或累於聖上則不可發之於口至於近宦事初不關於聖上邸下引接官僚咨議善處恐無所妨此其備忘有異安有傳播遠近之事乎今日無下前者說書屢以忍字陳戒今日事出於萬不得已也恭者曰忍字實盧疚之良方更乞體念焉今日陳疏事

何以處之東宮曰事過之後當泯然無迹有何陳疏之事乎令曰當寢止矣因退

出○傳曰承傳文有道長番内官朴尚儉乃以閹竪作俑中間欲出除去春宮之

計今日問寢視膳亦且防塞其動搖國本大逆不道之罪合置邦刑不待時處

斬事下義禁府○王大妃下諺教於大臣曰孝廟子孫先王血屬只有大殿與延

礽君而已以先王遺教冊立世弟兩宮和協矣不幸宦侍及内人交搆兩間世弟

將陷不測之科無辱依先王所授爵號依其願使之出外千萬々々令相趙泰耇右相

崔錫恒口傳啓曰所下諺教不勝驚愕震剝東宮惶懼實是宗社無疆之慶不

意中々人交搆以致震邸下不安非日引接時下教實人臣所不忍聞臣等相率

陳請既蒙俯發正法之命處分既定即萬々意外之教見大王後嗣之托只有殿

下東宮臣々等先罪敢不盡誠保護今此諺教不必煩諸耳目謹此封還臣等

陳勉於大朝及東宮只是篤友愛盡尊敬三殿和協之意亦願自內勸勉於西
宮以盡和平之福至內人負犯非外庭所聞出付有司明正典刑○慈殿教曰傳上
西相留待又下諺教曰儲位之定即奉先王遺教而大殿親書爵號予又以諺書下大
臣而定之矣不幸宮人及宦寺交搆西宮欺蔽聖聰予嘗切痛當初宮人多般開
喻以為和同之道則敢以姦悖之說肆然於大殿及予坐之前其罪狀必有當律有
一宮人締結宦寺者亦當依律處置卿等亦宜調護我聖上及東宮以保我三百
年宗社無負我先大王遺教是所望也○大妃殿又下諺教曰儲嗣已有先大王手書
故予以諺書下布矣今番廷臣竄黜之舉專出於長番內官朴尚儉承傳色文有
道大殿尚宮內人鄭貞石烈等締結交通幾至亡國致予與東宮孤危之狀萬萬切痛
云又有危苦哀痛之辭而恭書以袖掩之仍為繳還○大臣二品以上啓伏承慈殿諺

教有曰一宮人綿綻宦侍者仍書石烈禰貞二人名以下如此窮凶極惡之輩不可晷
刻假息請付有司一体正刑而至於末端之教雖我聖上仁孝儲君孝敬宗社先王默
佑冥冥天豈有他慮而臣等敢不以死為期仰體先大王遺教並保盡護東宮之道以
毋負丁寧之慈教○三司合啓慈殿諺教下段有石烈禰貞兩宮人名字其一則以凶
悖之言肆然於至嚴至尊之前其一則綿綻宦侍者也慈教如此其交搆兩宮之罪不
可一日容息請宮人石烈禰貞並正邦刑依啓兩司請對啓二閣則除去二字是為
漸厥兩宮人則慈聖諺教情狀畢露此所以直請刑也大抵治獄設鞫嚴問以正典
刑不易之法請並設鞫得情啓曰罪狀已著更無可問依傳教斯速擧行○今循
事金字杭劉暑聖明之世胡為有此亡國之事耶謀害東宮何等惡逆而不為
設鞫得其情節乎以逆為名未有不嚴鞫而處斬者雖是逆節昭著未有不承

歎而行刑者不但國典至嚴亦倘謀害情狀必須明白夠得快正王法然後可以

必洩神人之憤答曰更無可問依前敎奉行○鞫廳啓趙聖復從之以寧有受人

指嗾之事朦朧納招一向牢諱必不以一人之見陳疏請更推傳曰頃日臺疏畫策

覺察觀其原情所陳不過輕妄更無可問速於配所　野史貞有道尚儉

結案非逆并嚴刑取服事依允（石烈在家自殺 那貞獄中徑斃）　兵判李相琦疏聞慈教中有

締結宮人及宦侍者當有依律處置之教而賓廳啓則曰一宮人締結宦侍云

者此與慈聖本意有異此由於慈教初不直布之致也慈教既以宮人指名書下則

闕若果不爽則其在道理果何如哉也誠不可一刻偃息而終日經夜晏然在家啓

辭蒙允在於昨日而就囚乃在翊日致令一逆縱自先斃未知其間有何曲折而喉司

金吾顯有緩忽之意臣切駭然答曰賓啓中一宮人締結之言乃慈聖再次議教

之辭而還爲封入以重事體也　司直鄭亨益李箕明李秉常申思喆李敏英李喬岳李聖龍金取魯朴師益李廷周尹心衡李

聖肇柳復明朴聖輅等相繼論諸臣周遮緩忠之罪承柳重識朴秉登疏下石烈等二十三日書啓

二十四日又下傳旨卽下金吾則有何緩忿之事○院啓兩宮人罪狀昭著而

未拿自裁此非獄官之罪耶拿逮須爲獄官者不能嚴勵該都事拿問向者

大臣縣道一疏不過援引古事自附匡救而兩司合啓直請削出至於頃日請

對大臣不顧情病徑入禁門以爲一死力戰之計斷斷忠赤皎如日星而必欲

搆罪初則直請拿鞫旋又變爲遠竄凶悖伸縮不忍正視請前後連啓隨

參人並削奪朴致遠尹有龍李重協等自地造言用意危險要其旨意不

專在於搆誣大臣誣及上躬若不究問其言根則非但亂臣大臣於黯黮亦

以洗聖德之累答曰不允○二十三日今相提慕奮剛曰非其意憑安處宮殿中官

重傳慈聖諺教臣與承史等奉諦視間有關涉東宮有非臣子所敢聞者
敢效古人緘還之義矣少頃慈教又下有曰其人締結宦寺者當依律處置
云故令史官謄書以載日記且示卿宰及玉堂諸臣矣封書才入人言亘溯宗
相琦疏乃曰慈教中有締結宮人及宦寺者當依律處置之教而賓啓則
只宮人乃締結宦寺者與慈教本旨有異此由於慈教初不直示之致也噫
嘻慈聖手札何等至尊至敬茲事關係又何等重大而戴天履地何敢增損一
字変幻旨意自陷於不道之科哉承史之所目見諸臣之所參看慈聖在上
焉敢誣也雖外朝尋常文字尚多勿出朝報況此宮闈重事騰播聽聞以
致人心驚惑臣未知果合於理也重臣於何得聞不信難誣之實記遽煽無根之
蜚語直謂與慈旨有異為臣罔測之業使若立證者然此不過訛謬詐偽隱然

若外人之真有締結宦妾者以為疑亂眩惑之計自不覺其矯誣慈旨之情倘
殿下三朝問寢之餘以臣此言稟於東朝則其間事實可以洞知李箕翊等疏以封
還慈教為臣罪案古之人遇此等事會以力合外人知為第一義而今之人以外人之
不得聞者為誣人之奇貨甚矣古道之難行也至若柳後明之疏當日諸臣奔走
惶急之狀衆目咸睹當時惟以罪人之亟斬為快不暇念於鞫與誅之得失則其所謂
必無驚動顯有回遮者何所遽也臣死而不死前羅文通之譏又遭矯誣之謗如臣
所遭在昔罕聞答曰頃日初下諺教中宮人姓名書下時其中一人與宦官締結事
耳卿等所懷斷無他事重臣之疏元不知此事固不當引答引為封入以重事體於
卿必無異事　左尹黃一夏疏春宮之下教宮僚慈聖之降札藥院蓋禍迫斯
須宦官請不使外人知之大臣袖捲封書而秘之既曰締結云爾則此非一二宦妾獨

辨之事設鞫究問斷不可已而直請正刑已非常例及其公議沸騰三司緩緩引避按獄
之官所當即拿推婢而任其自在故令經斃允俾絕盤問之路其恐露端緒意在掩護
照然莫逃非但此此語逼春宮不惟不懲詰反崇奬或陞本兵或擢雄臬有若酬勞全無
一分顧藉之心○護軍沈克賢南道揆金在魯各疏論喉司金吾之緩緩舉行二婢相繼自
斃兩宦相繼輸情云云○八日請對大臣崔錫恒禁堂李肇善橿徵觀持罪人孫睿八侍有道則
只以承傳色出納啓辭而已傳旨內辭緣曖昧云云尚儉則今月二十一日得聞同宮之
言東宮問安大朝因達宦侍輩干預朝廷近日處分多出其手請覈出嚴治
上曰此吾之所爲而角言如此覈出可也世弟即出清陰亭招致諸宦使之覈出
以備忘記使之奉禀上前仍下政院爲教故奉禀欲下自上還推裂破至於除
去吾身千萬曖昧錫恒曰尚儉招乃敢誣聖躬及春邸不可循例請刑自上明白下教上曰

鄭楷

嚴刑取服錫恒曰有道亦當嚴刑矣上曰唯〇吏叅金一鏡啓曰李重協負
有龍等宦妾知名卜相著語上誣聖躬下陷朝臣與令彼輩所謂端緒或露
云者一事實來兩宦嚴鞫後重協等次第嚴問何如上曰依啓〇兩司啓宋相
琦矯誣慈旨一宮人締結宦侍之教刪去一字加之於宮人之上添八及字於宮人
宦侍之間有若別有宦妾締結然改句換字添削慈教請極邊遠竄康津
二年辛丑正月司直鄭楷使家僮呈疏伏聞殿下新有大處分先朝大臣盡行斥逐
言事之臣太學之生非竄貿則栫棘固未詳因何事段有何罪惡而此非但嗣服
後所未有貿載籍所未聞臣亦先朝一舊物可貶隆崇辱義無獨殊忽伏聞國
本有動搖之漸慈聖下哀痛之教豈意聖世遽有此事惟我聖上春秋鼎盛
斯之慶尚遲其所以係一國之人心者捨春宮奚適歟當初建儲時慈教云云可

以貢天地鬼神不幸一種無嚴之輩敢懷不悅之意延出獻議動搖而後已則三宗血脉幾何其不絶耶今此二宦豎遽肆交搆之計此豈么麽無識者所可獨辨哉尤可駭惋者慈聖手敎雖未知旨意之如何而關係旣大事面亦重固當頒示臣隣使之曉然而爲大臣者乃反從中阻格旋請封還慈聖哀痛切迫之瞻睞不章且其登對不諱請鞫反以經先正刑辭爲請是何意思耶政院鄭澔疏欲信其嫁禍搢紳之計已蔵禍心諸極危險而係是重臣疏不得不捧入○前參議趙尙絅（柳應煥鄭匡濟朴弼正成大烈金鏞）等疏兩宮人自斃二宦遽誅而締結之寺將滿紹矣前主簿李（王必遠金相勛宋亞煥李思悰李秉泰）等疏論按獄歇治○（初五日）有遖刑四次物故鞫廳啓金昌祥誣及兩宮之言旣傳亦尙儉嚴鞫得情何如傳曰昌祥所供中清陰亭不過其時世弟柳稟浚言于內官是事因非不道之尙儉旣承賴吏

無可問貿文夢祥放送尚儉刑二次結案年二十一矣身締結弼貞清暉

門乃世葉祖來之門矣身迹不開門身爲內官豈有欲叛之心曾有得罪

於東門之事恐有後患故與弼貞有除去之心謀逆的實重光寺前後陳

處斬○兩司啓金昌集沮遏告廟之議防塞延勅之舉李健命首倡排衆

締搆陰謀與昌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及其最備相衛忠之降家在禁門咫

尺晦不驚動聞人先入匍匐赴闕徘徊覩望不即請對反復志恨云云 初十日 金一鏡

啓覲親生育之恩宜有追報之道崔錫恒曰臣意則別立祠宇設官奉祭而別

立稱號恐合情禮命議大臣今相二病不獻議令府事金宇杭議昨年鄉儒疏辭

辭嚴義重今日臣子將順不暇而反經之論忽發筵中至請會議朝堂噫嗟

此何舉也以殿下達孝其於追誕尊之恩何待群下之請而未曾提起者

豈不以事係先朝有難輕議故數臣謂仍其舊稱豈其祭需以寓追報之誠其
在繼先志伸私情之道庶可兩全至於立祠建號之議非臣淺膚所及惟聖明深
惟義理終始勿撓俾無後世之譏議而左相不獻議○司直鄭亨益疏曰噫嘻痛
矣仙寢未撤玉音如耶八對諸臣徒欲何謀殿下不知嚴憚先王畧不顧籍冀
幸樂聞以圖園廟籠絡一鏡何足道也而使先王原悉為今日大臣者又從而和附
為無一言半辭以先朝大處分反覆陳達他日地下將何辭對先王乎金一鏡
對疏殿下君臨一國追報私親固非一毫干涉於先朝處分而殊乖臣子所不敢
言以為操持上下之計者實向來逆臣昌集輩無君之餘套彼輩固為擣
亦皆不出此套者舉親誘導何等亂賊只此一節亦可見彼輩之不臣殿下之心說書
宋寅明疏鄭亨益遣辭過峻立意近險惟其所主義理儘合商量夫予無間

母禮經大防則稱號不當追加仲子之宮春秋所譏則廟宇不當別立也宜廟
之於仁嬪恩義之重何間所生而亦皆因其舊號未有追加奈之私廟亦無別
建豈非今日所當仰法者而況事關先朝尤可別爲名實之議亦有可監在公
雖無崇奉在私未有必無享祀之所在昔仍其舊號在今不必有追加之號皆
予人見不圖禮意無欠以追報私親而合於天理人情不及思觀志觀行不得不
悅而眞天理正人情也伏願深義理勉抑私情雖所享益之意無康亨益之誠
仍念今日廷臣或出死力於排闥直入之時或抗正議於庭請議罷之際向國之誠
實有可觀則殿下之崇用良以此也而至於言議中稍害義理處亦不可不隨加裁
裁制務歸至當○令相趙泰耉劉柳鳳輝韓世良曾無一言仰及春宮況今日忠
殿下者後必忠於儲宮令臣之薦進兩臣實出於爲儲君之赤心也○二月九日掌令李明

後世吊隨駕三司請對敎以還宮急迫姑俟都承金始煥以全相別論載之後更爲
請無發落又陳今相疾愈之意亦無發落○日暈白虹貫日四方昏暗○十日
月犯輿鬼○廿二白氣一道起自西方直指東方竟天廣尺漸移北方乃滅○承旨
金始慶疏斥徐命均指賊爲士者亦一賊也又論黃尙中以雲擇血黨漏於十六人
中儒着闖帥之手押許多錢布帖被捉西捕將非盤盜而退却尙中以舉世指
目之人圖聚銀貨情跡狼藉請令嚴覈○大日四方皆昏○湖西儒生許燮
疏言辛巳事又雜陳前代伸冤追崇事政院不捧○清州儒生李德培疏言亂
賊何代無之其機已發於戊辰定號之日其流又竄於那年節目之議無君之心
自有傳法致祥師命之罪先王之所洞燭壽興龍翼逆相阻遏亦時烈之風旨辛
辛巳之事春澤漸成之世白張大之殿下得有今日莫非林溥李濡等救其身保國

李之力也頤賊獨對中外洶洶元老與疾景象遑遑至於昨年九月請代理而極矣自
時烈至今羣賊謀殿下之計一串貫今日懲討必以時烈爲罪魁其爪牙腹心一
以遵勘律其苞忍含恨者亦宜明正褒揚焉○院啓申爾晦四凶發啓後不參三司
請罷職徐命均敢以侮辱吾父之賊謂之殺士請遠竄○三月初二日昌平儒生高應
曄疏雪正四凶之罪永絶禍根又曰臣五代祖敬命高祖因厚從高祖從厚皆死於國臣悲
遂廢擧之業○二十六日奏請使先來狀啓正月二十日皇帝令大學士與朝鮮使臣將
至病症詳問其奏內閣學士禮部尚書以下列坐問曰王何年紀病形若何嗣續
何至絶望因何醫藥王弟延礽君有何年紀與國王同母是否云云臣等書對曰
國王今年三十五歲病症已在奏文中國王自少氣甚痿弱求嗣之藥終無效前
後兩妃左右媵屬一未有胎國王親弟延礽君今年二十九歲即國王異母弟也

國王爰舉祖先封弟之規仰請皇上字之小德冀被恩典云云閣老又問延禧君
何人所生伊母在否臣等答以先僖順王偏宫崔氏所生崔氏已於戊戌薨卒
云云二月二十四日皇帝引見閣老特准〇二十七日傳曰令覲使臣状啓封典完
曷勝具幸〇二十八日大臣命牌招上変人睦虎龍出付該府令右相来詣賓廳
啓請設鞫以内兵曹爲之〇鞫廳啓罪人睦虎龍原情其所指告人鄭麟重
李器之李喜之金龍澤洪義人權洪人李天紀白望趙洽沈尚吉金省行吳瑞
鍾柳履祐宦者張世相内人二英等發遣都事拿來因内人烈伊池姓尚宫緊
出自内出付鞫廳何如依允傳曰烈伊身已故矣〇李健命與陽羅老島圍籬
安置後賜死〇是日初昏王世弟下令諫院衛司兼官入直玉堂并引接下令曰
文學李明誼司書柳弼恒翊衛曹夏奇副率徐宗鎮大願以鞫廳招辭下示案

端西件事為余惡名數月之間遍此處怪而比之冬間不啻倍蓰負此惡豈忍一
時視息於俟裁之間乎冬間辭位之教為人所撓尚此躊躇又有此處不知此後
又有幾許層境界也不為早決則更何顏面歸先大王於地下乎將欲辭位仍出
示疏草宮僚等不為展視傳曰么麼妖惡之言不必介懷陳疏辭位亦為過重
終不蒙允千百下令無非刻痛之教哽咽不成辭惡名二字言言而發乃曰所遭
如此陳疏姑寢宮官以師賓引接為請而退夜已四更矣○東宮下令曰甫拜
單子還給講院屢請還入不許○辭令相趙泰耇右相崔錫恒右副金演吏判
李肇禮判李台佐承趙景命入侍泰耇封典克完宗社之幸非以回來使臣
押配事發遣都事而封典纔完即為拿來有駭彼人聽聞留待中路押去如
何上曰依錫恒曰今此封典難出皇帝特旨使臣周旋之力居多在都事留待松

謠聞使之押去似好矣上曰唯泰耇曰今日上處事尤爲妖惡無非不忍聞之說故
亟請設鞫矣捧招所言皆庚子間既往之事其時陰凶綢繆之狀今始發口
皆是不道之事所當嚴覈正法而昨伏聞王世孫以其招說中末端兩件事
有不安之端引接宮官至有陳疏之教宮官反復陳達幸得寢令聞東宮不
捧朝臣肅拜單子云此乃極難安之然古有母兇梁獄之事今此獄事中下款事
元非大段亂之勿問如錫恒曰初聞甚爲驚痛其在昭雪之道不可不一問故有
所推問矣東宮以此不安極爲驚惶今日請對專爲此也自上必須指教殿內開諭
慰逼逼之願泰耇曰臣亦退出後進詣東宮陳達勉慰矣上曰唯錫恒曰一種陰邪之
徒敢藉不敢言處之地有惡之說此後則語涉東宮者勾爲發諸文案宜矣上曰唯
泰耇曰獄官金一鏡以意外凶言出外待命文案既已內入人心極惡右以犯上不

道言肆然發口稱爲黨爲賊矣錫恒曰聞目外則其在常規所當不錄而渠
既發言則不可掩匿故書入矣蓋聞白望因在禁府時一鏡以府堂頗放緩治故
以此含憾做出無倫之言必欲擠陷云致兌逸出何如泰耉曰盖虎龍既告白望白
望亦告虎龍被告之嫉惡告者有若互對復者然其習可痛而白望末端之言
稱爲凶悖人臣既聞此言不敢泯默故待命以國体言之使之直入可也以私義言
之似不直入矣又曰獄事非時急庭鞫過重推鞫何如上曰依爲之○師趙泰耉賓
客李光佐柳鳳輝及宮官詣東宮閤外不許屢次求對後引接諸臣以不可辭
位之意縷縷陳達答曰予志已定斷不撓改仍以朝水頻相值退出泰耉更爲入
對良久允從○鞫廳啓白望稱以告睦虎龍者亦曾有凶悖之言吾亦上變云嫉
告者互相互覓死中求生誠極痛駭而凶言既發則不可不嚴問以此更推於告者

何如傳曰允○政院啓右相以白望侵及之語待命傳曰勿待命○鞫廳承旨啓白望許

多亂言欲爲沮敗獄事又侵逼判堂欲諸堂皆鞫獄中撤坐賜處分○大諫李師尚

疏陰謀逆節多出凶相之子侄按治之道不容少緩逆漢白望本以凶黨陰養之勇

士曾因本府聞睦虎龍之上變越獄踰墻從即捕捉其凶溷情節不待鞫問而可知

初招之際游亂面乞不對問目按獄之臣擬理請責猝發配言一如構誣獄官者令曰

又延兩大臣停撤鞫廳使獄事還就有國以來非常之變亟下明旨敦諭大臣兩

按獄宜毋執小嫌卽刻開坐○四月初二日金一鏡疏臣待罪金吾因李弘述撲殺陸

玄事辭連者白姓漢三變其名睦虎龍上變之時越獄乃捕渠聞臣嚴治惡懟

次胥庭瀾之舉臣姓名勒加凶言又言謀殺君父何等凶逆其曰踰墻入宮挾匕金上廁

五百金求得中國之丸藥一歠卽斃者分其宮人和之飮食乘喪轎音廢爲德讓君大

意手平地手隱語作號凶謀逆節狼藉陰慘天下寧有是耶○司直申錫疏臣聞
鞫獄初設金吾之官出於罪人之口而鞫廳不爲請拿而鞫坐移設本府事異常
規及其閑坐接獄大臣亦累出鞫招一番下正在邪不已而喉司臺閣紛然爭起至請
寃苞若使罪人一斃則援引諸臣雖欲下白更無其路又曰春宮累遭罔測之變此
後保護之道惟在隄防耳○大諫李師尙啓謀獄君父之逆逆出於權凶之門墻而
中樞授進一疏危言半辭略無驚動乃以逆竪駈遜獄官緩獄延死之亂俟爲擠
縉紳沮敗國事之計欲絶按治之路顯有和應之跡上曰大臣下至三司一筆句斷意
在迫逐必欲空國而後已苟求其情使之自望清絶島圍乱豆祿皆黃甬章白諫長之
言節節皆是夬賜允從上曰依啓(大靜)○右相崔錫恒請對啓辭是死囚乱招指作是非
何等地臣豈敢復參鞫坐而今旋閑釋而出則一鏡亦何敢不出乎白望吳虎龍一兩

莫宜矣上曰依爲之承旨黃爾章曰今後問目勿爲載錄雖有吏侵獄官
毋得引嫌事申飭何如上曰唯錫恒曰至於鼓籍不能言之地豈以亂船而
不書乎爾章曰此後局外人上疏論獄者一併退却可以寬竟矣上曰依
爲之○初九日講院聞講草記答曰不安之心寔常步弛有若平人閑卷對
宮僚寔涉赧恧故近日講筵未果矣趙遇泰爲入對自明日爲之事稟達
○院啓昌善長王獄何等嚴重而雲德明之以刃自劃白望之路獄逃躲事極
寒心入直都事請拿問定罪依啓○十二日罪人節捨重刑三次結案年四
十九矣身與天紀龍澤白望等相會結約時矣身掌中書義字龍澤書
忠字白望書養字左右相顧不知其義天紀覺得其大笑蓋順命字養
之矣身與龍澤推戴順命故也天紀等取銀內帑行用故矣身心甚不

樂藏類是遣池尚宮一款不能深知其裡事、面面所謂小急手乃是行
藥也矣身往來天紀此等言語自然入耳而龍得於池宮有同其子又
恒處天紀家故交通之事矣身知之是謙龍得而質時其矣身前日
之言以為主上登極後矣身謂龍得曰吾既謀殺其人何可食其祿而
享其人乎吾欲棄官歸鄉是如云云其矣身泛以是何言也為答云此乃
虎龍層激之言此一款曖昧到此地頭何以為對乎矣身既與乱臣賊
子天紀虎等交遊而知情不告當日斬於堂古介ム世榮宮入詐時趙泰
耉所達備說下答中心猶未安四字扶去如何東宮親扶去ム十三日白望
刑人次物故ム院啓長吾喜ム喜之拿來時靈巖郡守文德獜以吾喜之狎
客匿於中路欲除出數丈書札雖因都事撻捶不給而德獜交

通喜之恐其陰情之或露火散焚棄文書請拿問定罪軍資奉事
金翼亮本以漏落切奴依附春澤況萍詐稱故相金宗瑞之後孫
囑托逆臣陳達奴録宗瑞之絶嗣國人所知則翼亮以么賊子敢假
托名臣之裔請削去仕板依啓ム徐命遇啓喜賊拿来都事到壺
巖則郡守文德獜出示本郡遠竄罪人洪錫輔小札喜賊文書中
諺書一丈詩稿一張懇請出給諺書即喜賊母書詩稿即喜賊
所作讀承貞行喜賊作歌而誣毀善類至此順從之昏亂蓋順
宗病風且瘖不能視朝倍文革來時盜弄今者此賊以善朝故
於永貞之尸伍其中偎偪褻絶之句蓋以偎偪擬之於不敢擬之地
褻絶比於西宮之事露其面三字其意以為向来處分皆不能出

自聖躬及兩宮死莫掩本色也至於夜作詔書朝拜臣之句與矯詔歌辭
之意盤盤相符況其母書亨機童氏有若炊飯四月旬後自有歷道程
云云若非三手凶圖布亂已定家間婦女輩知習聞則何以登請讀書指
期明定乎其母與其妹讀書親發後自初裁至與知則豈至自斃乎請收
等籍沒洪錫輔拿鞫依啓喜賊拿來時啓沃察訪朴泰俊藏匿
賊子于山村都事持鉤督出始告其處請拿鞫依啓△府啓故承旨
金普澤以春澤華雲澤兄爲師命女壻凶國害家華于一門至於四月旬
後好道理之說現出於其妻之諺札及其綻露其妻自斃滅口普澤之罪
日凶圖可知請追奪官爵依啓△金龍澤刑三次李天紀刑二次物故△
鞫廳大臣及沈檀金一鏡柳重茂李正臣黃爾章請對錫恒曰承服罪

人金龍澤獲晩後未及結案而經斃籍沒自當依律舉行而行刑一
款極為難處臣意則雖未正刑於已斃之罪人恐無損於天地之大義大
臣稟處何如上曰依又曰白望以逆魁大小患手無不擔當情節畢露於
詳招所謂短銅龍澤出給白望受置自服所聚銀貨自鞫廳已為收
得雖經斃贓物現捉之後決不可亂之取考庚申前例李台瑞趙碓
不承款而以逆節昭著議大臣有緣坐籍沒之教天紀謀逆情節屢
既經斃況天紀處書札既已現捉且其情節又既自服緣坐籍沒似
當依律舉行亦議大臣何如上曰唯一鏡曰仁祖朝戊辰逆賊李繼先
間對而忍不服而死議大臣追刑厥身已為推去故分遣都事取來
正刑令白望亞兒現分銀貨被捉又使二奴探問閭内動靜既已自

眼大小悉手行西情誤畢露無餘緣坐籍沒大臣已稟定臣意則不可
不正刑磔屍議大臣何如上曰依爲之甯章曰進刑一款誠如一鏡言朴彌夢
曰白望何可不行磔屍之典乎沈檀曰進刑事雖當然終是外法仁祖朝及
先朝則皆以特命爲之錫恒曰事關東宮故問事令相定奪故關係東宮
者不及推案矣上曰惟錫恒曰白望龍澤天紀等雖未遲晩前後原情一一抄
出朝報使中外昭然知陰凶情節何如上曰惟△沈尙吉刑五次承服年四十五
國家有患方重乎兵未差之際天紀使龍澤付書矣身求得百兩銀子其
書曰有緊用處云故意以用於東宮郎爲出給其後龍澤天紀等題有深
處周旋氣色非徒銀子又求別妙扇子故亦給五十柄仍往天紀家平兵非
以當出故要君周旋終無事案向來銀子用於何處乎百兩銀鳥足道但
觀畢竟成事也始聞睦虎龍以當代英雄君輩以使喚有所周旋之事云云

何天紀詭澤義人曰所謂化虎龍者爲豪傑風神亦雖偉丈夫且宮中紅袖無
不締結閔池尙宮以年老宮人頗能用權所有銀貨因虎龍又因白望用之此甚
緊經矣〻身曰君輩用處吾不知入於何路而吾叔圖無之計每多虛踈汝輩
爲何等大周旋而百兩不貲之貨用之無效耶天紀曰白望嘗代豪傑汝一見之
何如矣身答以自古賊人輩交通宮禁鮮不敗事虎龍吾旣相白望吾不願知
也天紀自是御相子弟權力頗多銀貨汗物不難得用旣以矣身銀子用於池
尙宮當初雖以圖濟而畢竟彼輩用之交通宮禁矣身終難免此銀締結之罪
軍器寺前不待時行刑厶日十五白望屍躰軍器寺前路正刑厶日十七李喜之刑八
次物故厶大諫李師尙掌令李景獻納尹會持平朴弼今啓嗚呼四凶之罪可勝誅哉陰囑賊閹進
嘗試之疏遽撤庭鞫急投脅迫之章凶謀逆節畢露無餘及夫書之上聞
凶魁子孫參錯韋司武刀武藁排布已定而其中瀕命逆節尤劉儲有無

屬之意於問答之際掌中書字結約於門客之地書而為識門亦推戴之意
此賊以師命之第經國次骨畢竟魚肉帝后自知三十年醞釀禍機者只為
今日纂奪之計則豈容一刻假息以貽宗社罔極之禍哉請亟命拿來依律
處斬上曰依啓又啓曰昌集本以大奸巨慝凡係動搖國本謀害宗社之計
無不主張平生罪惡固難毛舉而今此緊出逆招若非子孫則其門客也
其間凶情節自相貫通況其子濟謙慮虎龍之告變陽嘿承述為撲殺掩
口之計其圖不軌之狀雖欲掩諱而不可得若論此賊之首犯其力沮告廟
削請節目之外事事恤恤何莫非難貸之惡逆今此子支姻黨逆節層加且
釐重斬黜之日兼敢請陞還其同情謀逆十手所指若令老賊一日容貸
亟貽宗社一日之憂請亟正邦刑上曰依啓又健命以師命顯命之從孫昌
集之血黨重之以奸慝暗慝之性常懷悉戮陰蓄異圖協同三凶情節

綢繆前冬非常之叡為今日臣子孰不沬血飲泣思所捄正而獨何心膓恚憤
傳叡之收還移鋒急倖憤怒諸宰之抗爭恣意叱罵劃請節目脅迫臣父
充价奏聞請周旋蹊事臣職當然而做成兩騰之說誣及聖躬其罔上不
道之罪固已難贖而又緊系於逆謀況其平地之手主張之賊迫比子徑掌
上宇推戴之計一門內事也亦是而準雖曰獨夫所犯得弄論其前後罪犯
宗是聚載難容之賊也泰采則相譎為心濫猾成性平生伎倆惟以獘下欒
上貪權樂勢為第一義宗元載路岩之類耳頂歲畧亦匪異於三凶乃
以清塗顯秩陷其子觀彬因逆與三凶打成一片綢繆掇合棄君之心權奸
於此矣頑嚚賊復之捉蹤也縉紳輿臺莫不奔走號泣冀得反汗而泰采權
辟因弄兩瞞諸宰唆塞請覲之議脅同三凶扶相和應劃定節目惟恐事
機之或誤相凶之情反逆之狀較諸三凶一而二二而一也況今凶逆辭連同

非血黨心腹則恭采安得容息於覆載之間乎請并依律處斷上曰可煩厶
府啓朴彝壽 李景阮 請經蹕三逆喜之龍澤天紀并戮屍依啓又啓李和述樸殺
陸玄詞證俱備締結事並皆不閑通請孙述移送鞫廳與諸賊鞫問依啓
厶領右相請對時趙泰耉曰兩司請金昌集正刑李頤命處斬蒙允矣兩
人罪狀豈可言者而直爲處斬非法之事以法外殺人宗非美事元來頤
命出於諸賊之招掌書劉備等語宗爲罔測不但告者之言猶重亦已自服
而其時頤命久在藥院此乃豈状子器之所爲預知其否非他人所知而不爲
請拿者叔待鞫事近及後陳達請拿矣請昌集子若孫濟謙只入於屏龍
之指而初不入於渡書之因言端及之何可盡信省行其逆獄不干亦宜贴先
拿鞫得情後處之似好矣崔錫恒曰甚啓以締結相謀端緒畢露爲言
化逆獄遂於正拿庭問情後結案處斬此先朝舊臣拿問諸事情果

如此則結案處斬尚不晩矣恭齋曰臣非有一毫愛惜於其人不問直斬乃三百年所無之事国之為國以有法〻外行之後弊何如上曰依此好矣○时九金大材龍澤子自現以緣坐當古介處斬龍澤天紀尸誅軍門先斬前緣行刑○罪人金龍澤刑七次結案年四十三席龍招切以銅刼之謂之大急手以藥鴆之小急手謀議廢出謂之平地手此三事與李天紀李喜之李器之趙洽沈尚吉洪義人洪哲人白望等多聚銀貨爛烟相議一動一静無不同果如為尔白望初到矣身家矣身與鄭麟重李喜之李天紀列坐見其好身手問其勇力遂酌酒為盟結為死生之交白哥問主上病重如有不諱則世無劉備自有其人各書掌中字以示心事矣身書忠字白哥書劉以乃惡倡亂之漢疑矣身輩所為以李瀕命為推戴校問李劉備是如為尔矣身給室銅於白望儲先王往表日踰垣入宮行大急手是如為有亂矣身皮鞘掌刀果為出給白望自捕廳搜

浮屠龍於乃云故問其長短擬餙良樣以一毛差錯矣身所謂皮鞘掌刀
歸於巧餙是亦出萬死不顧一生之力是何等虛偽之言而誣之於屠龍之
妄言是亦大惡手小惡手平地手三件隱語常時習說道之狀亦可推知矣
身問于天紀曰所謂小惡手去用何藥耶天紀曰白瑩以銀五百兩買浮中泰
此藥一款郎乾云矣身奮臂袂意動暗結白哥多賂銀貨爲謀時洪義人兄
弟以天紀擬鄭瀜見閬入矣身慫曰吾三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力千萬大事
業在此一擧而彼洪何人爲梅花點耶梅花點云者洪義人小賤故也行藥
云者鄭麟重洪義人哲人李崑之喜之甚矣身亦以銀貨給白瑩納于池
尚宮烈伊處使之和藥行醫謀療云者矣身往安旺洞金普澤家合喜
之作諺文歌辭百餘句皆誣毁聖躬之言使屠龍傳于白瑩流入大内是
遣且草從續詔合烈伊及崔瑩張世相臨旺表乃下事相議而其詔字

不能盡記而蓋首書不穀泰位等字下段有曰廢世茅某爲德讓居
云池尚宮處交通行貨事果有耳聞不但小急手而已亦多內間周旋之事
締結池尚宮及紅袖是如爲尒鄭錡重招內以爲天紀其矣身取銀內帑行
用之故事心甚不樂屢頻云行貨情節欲知闕內動靜有周旋之事故耳佣
主情節遲晚推逆加刑物故戮屍亡罪人李天紀刑二次承款年三十九睦虎
龍招內三手事與龍澤等相議事其白望酌酒結盟事準中書字事
龍澤招內 趙洽銀二千兩出給白望龍澤及矣身使之擔當爲成是如爲尒虎龍
所納矣身書札三度內二度語多隱秘其書曰宍臣出出則亡性見何以讀書
吟詩決非其時君可謂使作別人誠非細慮也所謂臣者宦官張世相也他
書又曰久也昨日入去云有何所謂耶昨日意有所報乞阿聞路傍而竢耶虎
龍招以爲久也白望之字而成服入闕督促行藥事是如云而矣身歸之於

希龍偽造臨諵一札謂之矣身自筆希龍本以批筆稱曰善於模寫空中
模寫何若是恰似而視其字樣筆點則三札明是一人所寫用立情節畢露
於此而反欲掩諱僧頭扇五十柄大簡紙一百幅使盧直老咊傳給於池尚
宮亦已現捉不但此也矣身其張世相躬逢池尚宮家頻頻往復持銀二百
五十兩往希龍家招白望傳給也尚宮謀廢云者龍澤往安國洞金普澤
家時嘉之所作諺文歌辭傳于龍澤使之流入大內聚銀事矣身自初
頭令奴末叱石負銀二百五十兩來于希龍家園中招白望以給其翼日龍澤
又以銀一百兩給白望此為安酒次而其後陸續備之數幾至二千餘兩百是
亦為希龍招納以為李器之金民澤金齊謙等皆以希龍為俱嘆捕將
李頤述將欲捕殺之故矣身答金隱徃言捕將僅得免之仍曰書給一字
則以此質于龍澤天紀等云而吾雖知汝彼輩彼不信但書之云希龍

書給其所藥間家謀事矣身執筆塗沫五六書既現訊問之下泛稱
曖昧推時以爲白望則其龍澤最親府龍則矣身最親儲重輩以府龍告
變之故謂矣身亦有此事儲重稱以南宮府龍白望使矣身相知之後府龍稱
以英雄豪傑爲不可聞不可道之說言既入耳之後不可卒然告變則將何以処
之乎既不得斥絶則俱善待之而已因循荏苒以至于此沈尚吉鄭儲重諸人
以府龍最親於矣身故無欲全以爲矣身之罪蓋以府龍浪言其矣身言托
故亦除吾身然後可以展足故有告變知情告變已知因罪而矣身爲人
庸劣不能先府龍而告更推詰乎加刑物故戮尸亾罪人白望年三十
六上變人招切以刀云者令俠士挾匕首入宮中塗廁之謂而賊輩私自相
號曰大急手所謂藥者以藥給於紅袖和於飲食中也號曰小急手又曰
臥手所謂黜者多以全儲結切豎構成罪目欲爲放黜之計號曰平地

手鄭獜重某某綢繆謀議龍澤給金釧於矣身以爲國表日踰墻入
宮行大逆手是遣鄭獜重金龍澤李器之喜之洪義人哲人等以銀給
矣身傳給矣身所親取宮女二英納于其四寸宮人名墨世方爲大殿
切人矣身同姓宮人白氏與池尙宮使之圖成符藥之事此則庚子半年
經營之事喜之作謗文歌辭誣陷聖躬流入宮中且草矯詔有廢
世弟爲讓德君之說今切人烈伊及崔者張世相憶國表乃下事相議
趙洽比銀二千餘兩尙吉比二百餘兩義人比五十兩喜之比七十兩金民澤
雖不比銀而不甚矣身相面但龍澤天紀等言其稱致中事其諮致中
々々民澤亭也矣身到師龍家矣身形貌風神白晳軒昂獜重在座目
之曰此俠客流也師龍曰此俠客中第一人其勇無敵獜重詳問矣身居
住西去翌曉獜重携乃一驢到矣身家騎其往龍澤家龍澤天紀喜之

猪重列坐見矣身甚大喜曰吾輩々平生初見國間男子矣身自許以不多讓
古人遂酌酒相盟結爲死生之交各書掌字中字以示以吾字龍澤々書忠字他
人或書信字或書義字矣身書眷字左右相顧不知其意天紀覺得大笑
蓋顧命字眷々之矣疑龍澤輩推戴顧命故也矣身曰君輩欲用金刀吾當
竭力令主上病患日重必有不諱則世々劉備何爲耶諸人曰雖々劉備自有
其人其日經夜矣々身來見虎龍曰昨日入大維壕中云維壕云者逆獄罪人也
以壕狸頭也虎龍問天紀曰所謂不意事者用何藥耶天紀曰白望以銀五
百兩買得中原死藥一鍬即死云反推問矣身所供其虎龍相左面質後龍
虎之言斃々皆有據矣身一皆不破之端只以皆擬皆言等語泛然爲辭而言
々見屈而馬鞍所掛皮鞘掌刀雲澤果出給矣身之事皆一差錯矣身所
聚銀子一千三百兩錢一百四十兩自捕廳搜得於二英家後藏處二英無招也

以墨世明白納招墨世拿來推問其矣招內更次往見二英而其矣身相見
有所酬酢云矣身從前隱諱畢露乃緣龍澤所贈之物雖不佩來龍澤
既送矣身處自矣身所被此何敢不明銀錢果聚亂二英家的實問其以
從來初因謀之於鷹師所賣之價後則變辭以為吳世鍾自上年冬至今春
以矣身為着案逢授前後所供自相矛盾節節委知其為聚銀明白乃
疑贈物其聚銀雖是大段贓物墨世其矣身相見則前招所謂不知之說
亦已歸虛伊亦情節既已畢露而遲晚二字特未於口加刑物故戮尸
△時二十　更參金一鏡既亂逆之行亦肆惡不一其謀半夜懷刃有沁嘗之鍾巫
金中亂臺有若漢之莽顯乘表鑄制有若秦之斯高雖然斯高未有
莽顯之惡莽顯未有鍾巫之犯通萬古之逆亂而許之未有若今日沇潢
之窮凶極惡也嗚呼賊臣頤命昌集之徒心懷異圖手握國柄醞釀禍機

三十餘記子侄姻婭黨與權勢妖人釼客出沒門墻紅袖黃門結為腹心動
靜窺伺於宮闈威福擅弄於中外凶情逆節隨事輒露詒參論列亦自有徵矧今
及變上聞逆豎就鞫其所聚會排布約誓成於血讎賄賂行於宮掖傍緣蹊
逕潛圖不軌苟非顯命昌集子侄若孫則率皆姻親門客凶言逆節浪藉
文華殿下博覩前牒人臣之罪若如是者或免身首異處者乎向日之事尚忍
言哉伊懷逆復先試射日之謀顯提凶章信滔天之惡合辭之請至今五閱月
矣頃日筵臣畧以三手餘諜流為四凶有所仰達撤上撤下之論也今日國家若
果有法顯命昌集安敢戴頭而一日假息於天地間耶昨日兩司之臣萬口一辭啓
曰可執然其顯命昌集之請勘豈有異同而欲拿致行法者又有所不然矣
夫堂中之書推戴之說係於顯命擬律似有差等而昨年聯劄逆節并著
今日鞫獄子支并逮牽連結合一二二一顯命昌集同為首惡前後罪惡不誅

同敎其為逆則均以獄情淺深輕重分別其間上下其律誠可謂失之大躰矣
衆證俱成廣罪孔彰初旣無更問之端今何有可冤之情宜遣金吾前行到邪
遇之地郎令拏鞫兩賊揆以王法允為得當目今國家殆同草創人心尚多危懼
安知逆黨之外復有亂賊潛伏肘腋逆魁至京之煽倏熾不測陰謀未有屆也哉
兩大臣以按同寃亦數遲晩取招為請此刑法例有掎平問之下輸情快難未知大
臣思及乎此哉在於藥院不召賊之知言亦恐駟不及也噫元惡大憝指揮呼吸
千里應於頃刻萬人趍於眉睫禁中咫尺之地豈可謂不知之端也臣隨大臣之
後屢日參鞫慈諒惶愕都有不忍人之情遂奏一著亦乜於君子平常之道為
君父憂危之慮亦不得不嚴伏乞亟降明旨遄行天誅 ○ 二十一日 大臣兩司 大師李鄖尚 持平朴獄令
請當為之若不得請決不可退上始依允瑀夢曰双遣宣傳官於軍獲來李
顧命門逆變例業處斬何晩上曰依為之恭者錫恒又啓言罪人昌集顧命

拿問後正法事蒙允矣昌之曾任三年施以拷掠有耶不忍況先朝已行之
曾前後命爻及於中路取盤水加鈎之義更加裁處答曰劉辟儘好勿施拷
掠之刑院段啓令右劉有中路後命盤水加鈎等語以何律擧行乎傳曰加鈎右
臣劉加鈎二字臣等泣列右義而已先朝已行之例賜藥之謂也李師尙朴彌令
陳令相爲其從弟泰采欲爲濟活爲此劉請極爲寒心△張世相刑四次
承服物故△二十二日鞫廳啓張世相旣已承款未及結案行刑擧措依龍澤
例擧行傳曰知道△罪人張世相招矣身與睦虎龍相親虎龍與天紀常常
往來矣身家喜之作謗文歌辞且草矯詔令池尙宮及矣身臨國喪乃下
手李宇恒取聚銀二千餘兩傳給矣身平日受賂締結之狀狀可推知上
年十二月換局後虎龍來言矣身曰君尙言主上做事不快今此處分一
何猛烈矣身答以其夜入番宮中入侍且日見其事是必是遣誣辱之語

至於兩殿又以爲国家處分豈盡出於乾斷等答之矣身亟悖之言酬
酌之草擬此可知徐德修金昌道李正植鄭守寬輩相議行藥之事於矣身
德修昌道正植等相親性求德修輩所爲蓋有怯氣不忘度作之事而矣
身不得盡告者於是作桶裡外事故也此輩国属不可爲之事死有餘罪
所爲国属者家計之事也交通池尚宮矯詔之事果然而正植輩入送矯
詔於烈伊處行藥事出自白望入送矣身謀逆的察物故當日軍器寺
前路戮屍 △執義徐命遇啓 全羅兵使沈楷因其侄尚吉輸送累百兩錢
貨扇柄簡帖徒藉用行於白望及烈伊處李尚謙爲平安兵使時輸送四百
金于李守恒轉致逆徒爲臺手之用者已移於鞫廳前後相請李尚謙李
守恒沈楷拿鞫嚴問 △洪義人刑四次物故 △李頤命賜死傳旨 明懍將心
潛畜異品妖人鈎容出没門墻紅袖黃门結爲心動静窺伺於內间威福

擅弄於中外陰謀逆節隨事彰露綢令廢享上聞逆竪乾鞠符誓成於
血讎貨賂行於密地因緣蹤跡潛圖不軌苟非子侄卒皆姻黨掌中書字
名入推鞫三手餘謀流爲凶逆擧國臣民莫不欲食其肉寢其皮也惡逆次顯
命安可戴其頭而一日假息於覆載也至命拿斬中路以正王法△金昌集賜死
傳旨心懷異圖手握國柄醞釀禍機三十餘年子侄族黨竊弄權勢陰結
雜類群聚門墻締結逆宦營求凶儉以遂冷之招覘之指揮門孽姻用銀
貨爲子妖孫交通切外遂爲凶逆情節狼藉向者凶逆罪案通天乞君不
道有浮萁草莽一毛一髮莫非惡逆擬以王法決難饒貸亟命拿鞫中路昭揭典
刑△二十五日大駕以祈雨祭秉玉輅時備忘記先朝舊臣一時賜死心有所不忍近日
傳旨還收減死圍籬△朴弼夢疏兩凶致法初下拿斬正刑之命又有拿鞫
之教又有加鞫之命又因大臣劄請賜死之語有依是之教終下判付罪人賜

死處分顛倒失刑莫大宜從景初處分以嚴討逆之典 臺院金始炯南就明金致龍趙景命董師章朴思晉

兩司李師尚李濟尹會愼維益李景悅 請亟寢減死之命答勿煩△二十日 沈檀金一鏡柳重茂賜請

決時呂集厥命減死傳旨還收事榻前下教△禁府啓郎攄成惟審訪董啓

處耶叛罪人厥命還收急聞飛傳之際到車岩遇一兩班自稱厥命女婿金時

發多率奴丁掉取聞文任自折見拘留驛卒使不得直路作行使送迂路蹈趄

不得報於前去都事莫重王命以致稽滯請鞫問嚴覈傳曰允△倡言記旱

突至此鞫因一向還就極涉未安刑推獄因放送臺院三司大臣禁堂屢奏啓

癸落三次陳達上曰唯△五月三日二英刑五次年二十八白望及吏之母與其

妹池尚宮相親往來而池尚宮亦頻頻往來於白望家矣身賣酒爲業故

輒以酒壺入送于池尚宮白望吉梁裡常有花藥三介則藥合準和月任飮

之黃色花則名不知而糊封納于筆匣又藏帶中不但常時秘藏雖夜宿之

傑必辭而亂枕席下不令矣身見之矣身不絶歲月而池尙宮出來矣家時白望親
自賫給之矣身甚知爲京軍兜寺前路不待時使遲乙鄭守寬時告變尹乾尙
沈益昌金夢祥崔泓朴再元金九準減喜春拿來因鞫驪大臣趙泰耉啓守
寬敢生死中求生之計敢上告變先提判禁沈檀同禁全一鏡兩人名字以爲
渠輩之魁首而謂不敢識面此一款已爲脫空其中謀害四殿之說極爲驚
心拿諸人各捧招辭所仍宦官五亦以不識守寬爲傒元徵尹龍尙亦是
緊有元徵已死龍尙則守寬自以爲不相識面世豈有如許同黨乎守寬
稱以銀兩備給者元徵傳送者尙儉用者石烈三人皆死措搏已絶尤可痛
者自上所判付謂之崔泓所謂合番處分大小除拜一套於渠輩所周旋
其所主意一如世相之稱逆喜賊之背語一次向時白望除去獄官之計所
告人等並放送兩禁堂勉出使之叅鞫何如上曰唯崔錫恒曰尹龍尙

先朝宿將有忘身殉國之節復授將任似宜上曰唯△正言李匡世疏請將
尹就商以逆魁至親戀若承款則就商即連坐之人而身任重權揚揚街路
略無所嫌宜罷其職△李正植刑二十度結案年三十五矣身其徐德脩為
七寸親金昌道為查頓張世相素所親切凡干情迹無不輸通上年十二
月矣身其昌道偕往世相家世相曰李昭訓飲毒方欲命絕此女死則豈不
好乎其後昭訓喪出世相謂矣身及昌道曰此藥加得則又有用處丞有一千
兩銀子然後方可用而二百兩不足此數得於趙洽處以來矣身果往見洽得
一百兩傳給世相昌道推後覓得一百兩給徐德脩昌道言於矣身所謂用
藥處直指上躬也大抵逆黨常以聖上有病患而今聞病患乃虛傳腳
於盡死為此行藥之計當初洽之父爾重為平兵時其張世相金龍澤
李天紀締結為行用計銀子八千兩托買屯畓自兵營收送兩邑處大小邑許

旣不排布世相謂矣身曰今則龍臼事誤自內畐得備忘一張當依判付舉行
令已路絶奈何宮城扈衛事出自壯洞令相家而令相忌李泰男力出爲患
矣柳乾章則扈衛時便於任使故令相分付於訓將李弘述爲中軍蓋弘述
與昌集志同意合故爲此舉措堅此獄情世相爲魁首宇寬爲腹心締結
宮人明函情節旣不同議而矣身爲機括故自知其罪今已正法拿命之下欲
爲自盡而王命不敢拒逆而嚴問之下一一遲晩不待軍器寺前路凌遲△金昌
道刑二次年四十二矣身與世相合謀毒殺昭訓覓得銀子事孫德修鄭宇寬
一心交結德修爲行藥事欲得銀子故矣身果爲覓得於趙洽處給德修
而若用藥則密之遲及藥之出處問于宇寬德修則可以詳知矣身爲得銀
子往洽家洽曰他人皆出則雖千兩吾當出之而吾父爲統使平安時出數千
兩銀子以畐大事而旣功矣龍澤天紀每每徵索於吾何以辦出耶尹慤素

富方爲摠使何難此銀若以訓將救摠使兇之天紀龍澤義人輩此銀樣作
書示吾當此云云兇之果得銀三百兩尹摠使亦在此銀中矣一日正植送人言
曰書徐房來言聽此事雖不成脩忘又將下豈不好哉此由己違左相汝亦白
于令相矣身傳此說于宇寬宇寬笑曰吾已聞於德修豈不好哉來夕往令
相家曰聞德修之言將有如此事云而爲不緊庭請即爲舉行云則令相
曰雖爲庭請猶以吾爲遲況直爲舉行乎矣身以此意傳于正植正植曰此之
謂不緊左相以此言爲可而汝家大臣何爲此言更往令相家以正植之言白之
令相曰左相之意既如此當相議舉行云數日後又見令相令相曰汝輩云脩忘
將下而尚今不下何故矣身答曰德修云脩忘當下故有所仰達至今未下
未知其故一日又往壯洞令相家曰昨日李兇之來言汝與李正植趙松鄭宇
寬有所爲事云是何言耶矣身答曰吾輩則不然兇之與睦哥白哥有

謀議事故人言狼藉矣仍見咒之以問令相者問之咒之笑曰吾於此事非生手豈
不知耶仍曰沈子八言輕凡事當淺於睦府龍將來恐有吾度之舉咒之又往見
令相此事甚危持倫忌之下宮城扈衛則好矣令相曰此事好矣咒之曰訓將
處吾當知之而中軍李素有將略亞不甚同事故甚忌之庭請終日令相甚
左相及蓮相駱相〻議言于兵判李晚成出爲忠兵其四大臣會于倫局分付
訓將以柳就章爲中軍以爲宮城扈衛之事蓋於舉行之際使小論不敢入
且拒塞就章之意也一日正植責矣身曰汝家大臣事汝勿言之聽政之時胡
爲三日庭請使事不成若少論得時汝家大臣先死左相曰令相若首唱則
亞直爲舉行汝家大臣儱侗爲庭請之舉蓋宇寬正植松民澤省行德修
等互相締結綢繆謀議聚銀畜事同參的實不待時軍咒寺前路渡遲△
十四日徐德修刑一次年二十九昭訓有吾於矣身家故上年五月其世相〻議

毒殺之以二百兩銀使白望得毒藥於張姓人家使東宮廚房內人李氏和
飯用之其後正植來傳世相曰其藥有效將施他處而有千兩然後可以圖得
矣身果然趙洽家言及此意洽處銀二百兩沈尚吉處銀一百兩置於金民澤
家其議行藥事矣身使奴子傳送世相家而仍往省行家言及此事則省行
曰事發覺則奈何須先爲之仍往世相家謂世相曰此外亦有他物庶可用之矣
身曰亟須操心愼密爲之世相吾以年老經事且多吾豈不善爲之乎前用之
藥尚有餘存可推移用之矣身與昌道正植同坐言曰聽似事不成老論必敗
臨忘若下則好矣而此則矣身聯戚宮掖內間事自然聞知宮城扈衛事段
昌道來言昌集兄之弟以爲臨忘若下則即爲扈衛事內外嚴絶且令拒塞
疏章紛紜之患蓋矣身以臨忘事言于昌道昌集乃有此計矣身與之諸賊謀
遂不待時運兄李前路凌遲△右相崔錫恒啓德修郎賤宮叔侄之間從

修之父郎嬪宮同生且德修贇沈宗儕之長孫其他有聞只誅其身其父減死。
定配連坐等事分揀王法私恩可以兩全上曰依為之又啓虎龍初雖入於凶
黨而告變功大矣放送其功考例擧行何如上曰唯△府啓李金時泰時鼎方
當捕局時求助於洪彩則渠以為若有啓聞令則豈不奉行乎渠依啓聞
安兵米五十石劃給其時監司金有慶拿鞫依啓△鄭壽期倫吳瑞鍾行賂
捕局△持平金弘錫啓李匡以守恒于官錢七百兩給世相且當罷之謀殺睦
虎龍時受天紀指嗾性告弘述請仍嚴鞫依啓△掌令李景悅啓遠竄罪人
金雲澤趙洽招其父再重為平兵時雲澤以監賑御使請再重曰國家非久
當有大事慨命獨對事畢出云云△掌令李基聖啓金昌道招罷之言宮城
扈衛事令左相言于兵判李晚成出李奭以柳就章為中軍其締結之狀
難掩請遠竄罪人李晚成柳就章拿鞫依啓△校理權益寬疏趙松之居

中倫窩便是惡逆中奸窩洪啓迪深惜銀貨耗失假逆節之處劃至發殺松之言啓迪初既掩棘而此言既奈嚴鞫斷不可已復疏爲前驅四凶爲後拒逆復亦願明正典刑任敬樸奎瑞昔年凶疏逆謄畢露上宜極邦刑亼持平李普昱啓金一鏡以弘述習陣陵四軍犯闕之情納招鞫廳以其月次之少差不載文業蓋一鏡以十月初九日習陣後舉兵犯闕定計遠因換局只隔三日而事不成云弘慶弟弘邁郎其同情請拿鞫嚴覈左相劃一覦承服時弘述有亂兵犯闕之意問樵戴爲誰則初以洪義人李喜之爲之又以李承旨爲之云隨問隨換三度其名曰子又相左 胡辭亂語都是着落這中陳此狀矣臣初不當察至登啓章何敢晏然參鞫云云亼判禁沈檀啓敬賊之說宗三手嚆矣四凶根柢也敬賊年已七十一加刑則不致徑斃正刑命下後結案推逆不得正法曾在先朝趙嗣基直爲正刑以近事言之有志述焉健命焉請直爲正

刑上白依爲之乙時十五 鄭厚寬刑四次年四十七同盧既被拿矣身知必死爲死中
求生之計議于徐修德、、曰汝若被拿則某條托故捉入訓將則可生矣身果爲禁
堂誣引以爲駈逐緩禍之計而矣身自鄉上來依托世相家與德修正植昌道等相
親凶謀密計无不和同一日世相謂矣身曰主上若在則老論將盡死此一封物使矣身
傳世相矣身以手封之卽毒藥十餘介矣身持入闕中傳給世相世相謂矣身曰今此
藥以之事老論不擧行此天與不取也將來老論必無遺種矣別嵩倫言卽爲宮
城扈衛則好矣以此言及於德修其後扈衛事合相與定議矣身誣上不道洞
叅逆謀不待時軍器寺前路凌遲○李弘述刑五次物故趙松七次金省行九次
金民澤八次李恒五次白烈五次李尚馩三次皆物故○金一寬刑三次年三十九上
年六七間徃器之家則器之令人閉戶密語曰君爲右相孫與德修昌道厚寬
輩爲何事此輩從中論食云云此是金省行也省行謂矣身曰吾與器之黨

稍異汝之所聞不可輕說於冤之云云諸賊每以吳身爲虛踈不爲快言而
知情不告的宗堂古介行刑△金克復刑四次年三十七庚子五月見李宗
恒宗恒曰近日日夜國家爲患應於此耶武應得對大臣耶大臣死則吾亡
死此夜武應於換局耶吳身曰雖換局令監歸臥楊州於古之李廣則有何
患乎亂言犯上堂古介介行刑△府朴弼夢啓厚俊叅奉皇甫謙付托顚
命僞稱皇甫仁嫡孫冒古文而卽留接世相家繼以秘謀請定配金弘錫
啓前叅判趙尙絅本以嗜利忘恥之徒諂附賊集濫叨華顯至於璿源錄
修改以責趙冾被拿之後冾之家屬携其巨萬貨乘夜投入則尙絅利其
厚賂受亂逆家着有一分人心豈遂財產掩亂家中請遠竄△二十五日鞫廳
大臣請對入侍時崔錫恒曰墨世之匠宿二英宋固有可疑之端而發於杖
下似當減死島配矣上曰惟錫恒曰毒殺李昭訓之廚房內人自內明查比

付鞫獄上曰唯錫恒曰捕廳所捉銀子上慶人處賞給室飼莊之禁府文書櫃
宜矣上曰唯告廟頒教令該曹考例稟行事稱前定集△大諫李師尚啓
國守臺上李宜顯黃龜河具以凶賊心腹曾甚賊述表裡蓋宜顯之父世白
當聖上在儲之日陰懷不利侵逼動撼者非止一再宜顯世濟其惡且於殿下
乃敢憑藉榰臺誣辱君父龜河不學無識仰人口舌猥陳草記追脅君父收還
成命請李宜顯極邊遠竄黃龜河遠竄△御大駕延敕于慕華館王世
子隨駕△六月初二日持平金弘錫疏獨怪夫今相欲為救解逆臣之罪至
以頤命連在藥房不知其子謀逆之證安有子伍欺為推戴而其父不知之理
乎蓋賊臣泰采即大臣之從弟欲減泰采之罪宜先緩昌集之罪故求其
說而不得遂以在藥院不知之說竟有陳達追想大臣當日之心徒知有君父未暇
有同讎之義矣時移事往此念漸弛公義私情交戰胸中卒至公不勝私轉

轉至此噫既往之事已矣難追而惟此一私字為他日取敗之源雖大臣之功何
可言也臣謂將功贖罪退之以禮使得省愆於私第勅勵右揆使之盡心鞫事敦
勉右相使之報先朝忠殿下焉△初旺府啓李景悅 臣見虎龍龍澤面質天紀則虎龍
謂龍澤曰大小意只六七人同事而麟文之謀預知者多金鎮商洪龍祚為其外
影名為人主之耳目宗作函堂之外援鎮商已以他罪邊竄龍祚極邊安置勿煩
△初八日合相趙泰耉全私錫疏陳劄皆退因納命召右相崔錫恒上劄救伸△館
所搴動世爲替行△修撰李世德疏頃年大憝執命罪狀臣亡師尹拯父子者絕
悖忘倫臣擊鼓納供以至島配令蒙疏釋而臣師子父尚在罪籍師生之間榮
辱懸殊嗚乎臣師父子之被禍寔由時烈之崎屹終成於昌集輩擠陷今時烈
之文叢已登睿覽其姸醜真僞莫逃於洞鑑之下昌集輩又為時烈之護法傳
神令其罪遂至此則臣師父子之被其厚誣者宜即疏滌云云△府啓李聖基

前統使李壽民亂附賊集濫叨閫臬亞賊赴謫之日歡出轅門迎送爲人挽止而兩
亞在栫棘連載絡續請遠竄門黜罪人李廷熿爲人妖悪處事鄙悖曾在鄭
其父相休亦以鄭官身死任所稱以贖儀勒加收斂兩處鄭卒至今怨詈渠之祖墳
在於公州穴短地窄諸父嘗以葬祖墓爲戒而廷熿乃生山慾牢請葬日潛自偷
葬使其父兄不得臨穴悖倫無識請遠竄不允△十六日正言朴弼夢疏戶判金演素
無才局宜速遞改吏郎李德修素有聽瑩苟置館選已是不可言議風裁曾
無可觀其何能激濁揚清玉堂金啓煥言論無取鄭錫三意外局參物情未允
李光佐不叶文衡工判韓配夏不叶憲臺又救金弘錫斥尹游△十七日兩司李基聖 鄭楷
合啓健命奏請之際以桓溫廢帝奕之接字肆然加之於聖躬又以左右膝屬
等筆之於奏文白地捏撰厚誣君父況是手主張迺出於子侄掌書推戴不
越月坐請亟正邦刑泰采頃歲畧亦匪異於三凶及其情塗諂其子觀彬則乃

其三匹打成廿斤今以昌道示觀之庭請始罷之夜其三匹定計分付弘述之状狠
籍清案律處斬△兩湖儒生金壽龜館儒黃昱等疏斥宋時烈復尹宣舉
尹拯父子爵謚事令廟堂稟處△院具命奎啓前籍典尹東衡以儒賢尹
拯從孫頃當睡史之行乃承權奸之旨截去宋時烈文集盡醜詆儒賢在渠
之道所當力拒而恬然截去傷惠悖義莫甚此請削判依啓△二十四日修撰李
顯章疏身為推戴者顯命也潛邸宮官者昌集也異邦毀君健命也首唱
聯劄者泰采也至於使兵圍宮闈行廢黜者則四匹同一心矣前古代理皆比
年高倦勤疾病難堪之際寧有即位元年無端代理之事乎彼聖復乃
欺帝奕我聖上孺嬰我東宮以成莽滔篡奪之計斯宗郄超賈充之流伏
願亟命有司快正王法焉△三司 玉堂李明誼呂善長李顯章權益淳府李 海李昌悅李巨源鄭楷李達甫吳命奎 合啓
门黜罪人李喜朝挾其干慧之才智文以章句之薄藝人或目之儒者渠自

處以高蹈允於殘賢毒正無不明主至於劄上攬錄傳神護法伎倆畢露上以
欺先王之明下以爲賊殊倡率之士禍滔天善類屛跡幾乎國不爲國言之昨
庭巔旋撤天位將圮之際官居臺閣之長終無一言甚瀕集情志寀信聲勢
潛連此寀斯文之亂賊國家之妖人請極邊遠竄答勿煩△二十六日三司
(玉堂呂善長李明𤨏柳發垣金始爀李昰章府 李濟李景悅李巨源俔鄭楷李眞淳李達輔)請對入侍時怡諫陳辭未及下批玉音
低微無發落呂善長進伏以每事潤默爲言上曰近來玉堂違拒君父之命至
謂潤默極其駭然承旨何不請推潤默太過等說何敢形口此此之習今始初見
請罷職又下教曰罷職薄罰不足以懲其罪並拿推李巨源曰今日玉堂諸
臣以爲君父嚴違討之義合辭力爭雖或語不擇發不過忠悃所激殿下
不惟不允遽加辭色摧折太過寀乖大聖人虛受樂聞之美矣請亟寢拿
推之命上曰持平李巨源無狀費辭營救姑先遞差入侍一并遞差上辭氣

振勵曰以我爲嗚呼爭辭氷炭鍾殿守扆撼羣臣眷黃退出伋俛啓函雷威特下
反答依允△初四館學生董昱等疏陳故儒賢尹拯父子之冤特命復官賜諡
文集之已毁者改刊先正之有禁者還收向來函逆之援尋者正之罪一並嚴
治啓今廟堂回處△司直申慶濟疏論此函逆居具瞻之位受非常之奇者
憂憤驚痛宜加他人而當憲書上聞之日乃曰事在既往且非目前之急噫
明函之跡緩急安知逆惡之罪前後何論而大臣之治獄第一義乃如是似似也
自是以往一節緩於一節遠邇聽聞莫不駭嘆最痛恨者瀕集之爲逆魁踰
人所知無一可疑可恕而乃於臺章準請之日汲汲求對或曰先朝舊臣或曰三
百所無或曰不可法外殺人甚至於藥院不知等說有若寃訟然拿鞫之論
始若爲執法之意參酌之情終歸曲爲之地是誠何心雖然臣雖大懲爲同
臺兄弟者愛歎其生固其分也於疾不參亦其宜也猶惜夫終始參鞫大臣

凶逆之情靡不自見失刑二賊亟宜追施未死兩凶亟正顯戮而前後奏對
之際終無一言及於擧藉立法之請殿下所倚望者大臣而大臣如此今茲
亂賊廟有源委自殿下在儲時烈以不滿之意唱之前春澤揆以動之許和
之於後今者龍民喜晃卽春澤之友遠厥集健系卽時烈之徒黨臣謂時
烈之追奪春澤之竄藉藉不可已命削黜△十七日副提學李明彦疏追報
私親天理人情所不容已道臣陳達已半載尚未擧行臣竊惟宋仁宗時
有濮王議程叔子論曰當尊稱爲濮國大臣我宣祖追崇德興也先正滉引濮
議爲說曰宜爲德興大院君今可傍照矣或有以嬪仁故事爲援者而仁嬪
之於仁祖親爲王母則其今之追報所生情禮有間只稱嬪号似欠殊禮之
義嬪字之上特加一大字仍本貫稱以某府大嬪又用大院君立廟本第例
別立祠堂於皇華坊本第亨祀一依仁嬪例擧行伏願下臣此疏議大臣亮

定大禮焉同鎭遠卽先后同氣殿下之渭陽也府夫人暮境相離思子爲勞特
令放還使母子團聚省經田廬豈非盛德乎朴世采劄中銀貨之說起於已
巳遠至甲戌春擇輩又襲此套流波漸濶至今日爛熳懷襄伏願峻内外之坊
謹出入之禁△特乎李匡德疏豐昌府夫人移寓呂湖年衰病篤目前相依
只有一鎭遠、蕳一朝遽然母子不得相見則先后在天之靈豈不依、特放鎭
遠云、△洪哲人刑五次物故△前正郎崔鎣疏殿下自在春邸備經度惟若
其臣言逆疏至任璥而極矣今至二十年一任偃息今李賊述之首已懸於
藁街水敬者亟命有司快正王法志述所懷同參者永越徵金樳之相繼
投疏尚無亂逆之擧故有章益之絶悖稱正之無嚴請徵樳亨益稱臣
一并置辟故叅判姜世龜辛巳一疏羽翼春宮伏願易名贈秩焉△忠清
道儒生許璧疏辛巳之變尚忍言哉先王成命旣下則殿下雖欲竊負而

不可得矣巫蠱之獄自古不察漢武太子不得其從中察後宮王子化皆被其禍
況此妖巫逆婢之言遽成斬案在殿下自盡之道宜下哀痛之教以慰地下之冤
而隱忍三年尚未為此者何也豈或為遵先無改之說所沮止耶己卯之冤宣
祖雪之己丑之冤宣祖雪之苟知其冤雖在臣下猶雪之何獨於今日不思所
以雪之乎況貞陵罹非太宗而顯宗復封之昭陵毀非世宗而中宗復葬之及
夫先大王之端宗追復姜嶽追伸當法祖宗又在於是倘以孝子慈孫有不
可捨者則伸雪之擧雖不得提論追報之典亦不可已夏禹為天子其父雖
崇伯祀以南郊何嘗以得罪大舜而絕之耶班仲為侯其父雖放蔡度享
以宗廟何嘗以得罪武王絕之乎此為傍照之明證也漢戾太子其皇后衛
卒綱目特書判則太子母子之罪有不可逃者然而宣帝即位其祖父復為太
子曾無復為皇后此宗祭於今情合於天理孰得以不可乎緹縈號籲九閽

終至全父命匹婦之孝有此是子為千乘之君身犯北幽之冤俾暴無日如使
緹縈有聞以為如何耶△忠清儒生李德倍疏亂賊何代無之而莫若今之賊
也擅弄朝權獻撼天位其機已兆於戊寅定號之日其流至竊於昨年節目
之議無君之心自有傳法一自殿下誕生之初亂賊之輩已有陰害之致祥
師命之先王同燭而深斡大計早定國本孟臣時烈敢引不敢引之宋朝故
事顯有不滿之意壽興龍翼迭相沮遏當時王法僅行於巨魁及至甲戌餘
孽復張辛巳之事尚忍言哉殿下遭罔極之變奎瑞禎翊等乘機逞慝僻
野老臣憤忠抗疏至陳母子庇之喻群凶齊起竟準投畀自是以後春澤漸
成之世白凝夫之柳沆之疏出群情愈憤人心皆悲殿下私親特以殿下為子之
故遭此罔極之變至於林溥之獄不利二字雖以凶集之賊心亦不敢諱而畢竟
模殺李潛聲畫腔血請討向日之賊殿下得有今日莫非斯人殺身之力也

顧賊猬對中外洶洶元老昇疾景象遑遑至於昨年有請代理而極矣自時
烈至今羣賊一串貫來殿下之危迫在於呼吸何幸祖宗默佑我聖躬起
逆藤之諸臣畢討賊之大權首蒙寵擢身居樞軸者敢效志述則致命均
殺士之說莫慘乎亨益龜正箕重等援跖而起動脣殿下亦無顧忌也今日
懲討不但以四凶為首亦以凶烈為魁為烈之爪牙心腹者一并以逆勘律抱
忠陷僻飲惡泉懷者亦宜雪恥公忠清道進士吳丰錫等四百餘人先嫉
誣獄之冤胡至今不伸耶伊時獄情不過曰設神壇也埋雀鼠骨也神壇之
設為保聖躬也至於雀鼠一節若往年所埋則亦有所傷死然此昨此辛
獄之至今致惑者也漢時江充與黄門蘇文等誣戾太子用敎胡巫造成
木人則辛巳之獄安知不由於此其時大臣崔錫鼎刱設有難赦之罪為
言設為二字明有深意秉筆李命世抵死筆執參判姜世龜乾引

子毋庇之喻承旨申懷疏言玉石區別岩儒柳杭疏曰虛套林溥之疏曰一
種明邪之徒有不利之心京儒李濳疏辭溥疏而春澤謀害之疏畢露無餘
則諸賊之嫁禍先嬪者豈不專由於殿下然則先嬪過害以殿下爲子故也
亂統賊時烈當殿下定母之日敢引宋朝事則辛巳之漸已作於時烈矣遂
匪師命致祥亦以時烈之黨并伏邦刑則辛獄之漸基於師命致祥矣
凶人春澤又以師命致祥之黨不順之說出於尹順命之招則辛獄之漸畢
露無餘及辛獄之成也世白進凶言東彥進凶疏意致罔測之禍圭瑞重泰
禎翊之徒繼進凶疏皆以罪人之子目我殿下則諸賊將欲謀殺殿下先禍於
先嬪者無餘地矣賊臣呂集按治其獄收合招中不利東宮四字肆然核
去此其春澤和應之致也而辛巳以後凶黨漸熾柳杭姜世龜則竄逐之
林溥兄弟則撲殺之趙重遇則杖殺之至於鎭周則沮抑殿下之望哭此則

俾絶子毋之計也賊述則倡起首論此則俱罪先嫔之計也昨年湖儒三
千峕儒累萬討逆之疏𠆫陳辛巳之事喉司騎省從中阻搪啓通則凡
有為先嫔之疏一并寬逐杖殺爲主聖復昌集顯命健命恭采之徒捉
疏陳劄謀移天位宇杭亨孟𢖍正賓重達命換面迭出弃塞逮相之
議置先嫔於同救之科置殿下於危疑之地鄭者盧世梓疏請討四亞仲
辛獄全離所以昌集門客撒因君文閔塞言路自有辛獄以來立異於神
雪之論者汲汲進引今日銓長又從此習如諸賊之責國体上因當請討
之不暇而唯彼恭耆身居首席終無一言抑獨何哉臣等以為先嫔之
寃枉可伸追報之節特其容二件事△前典籍李三峻 直講鄭翻正初崔 叅郎事李嘉運
疏嗚呼辛巳之事尚忍言哉度也暗昧事係宮闈自古巫蠱之獄皆出
妖臣之搆成江充木人之變申生之難昭載青史自殿下誕育之初一種

凶逆之輩罔悛不滿欲甘心於殿下故百端媒孽至欲嫁禍先嬪其爲措語十手所指也岑儒柳伉近千人疏下虛無而竄於海外林溥等數百人疏陳誅害而損於杖下京儒李潛疏論向忍春宮狀而抗節桁楊國人之稱寃可見矣懷慼之於先大王不過近屬之親而猶且從報以殿下所生之親而不蒙俾寬乎向日筵中只發追報之論祠屋之差從祭祀之稍豊不幾於草草塞責乎臣等以爲亟俾辛徵之枉以雪先嬪之寃然後殿下之孝思無憾而將數之倫可振矣承旨南毓明啓李三隂等到院疏以辛巳獄爲言措語凶辭詐譬尤甚凶悖爲宜傳曰凶△岑儒李德培等疏曰春間追報之請塞責而止俾下一節畧不舉論乃敢擬於不敢擬之仁嬪何也昔年賊徵凶疏豈啓只請編配亡何也逆黨推戴者灝賊凶謀醞釀者春澤逆覬其叛於十七年非李潛乎潛疏之

右前後莫不向背於春宮者至三手諜而驗矣進慎李潛拿鞫賊黨然
後可俾先嬪之冤使不至於無毋域矣△尹淳金始煥朴弼夢沈洪善
疏斥李德悟許璧等定配△右相崔錫恒啓李明彦論進報以某府大
嬪為定依此擧行本宮内營建墓所定中十五容四時忌祭依恒嬪仁嬪
例封進上曰依為之△二十日柳就章刑二次年五十二上年十月矣身往見金
昌集〻〻曰近來事殊常軍門將官當以親信人布置而合監未往中
軍為之則誠好矣身曰履歷雖當次為人不似誰宜差除昌集曰御
營中軍無出外任之路他軍門非吾所及訓局有闕則為之似好其後
李奭為忠兵中軍窠果出其日即進請卿終日梁益標適入闕中矣
身在勳府依幕要益標謂曰訓中作窠而吾乞可為之路若得大臣
付囑可為君其為我周旋其後益標謂矣身曰吾於備局諸大臣前

告令相曰訓將棠郝就章可否云則令相曰識可合矣他大臣亦曰可合吾又告曰
然則吾以僉大監意言于訓將何如諸大臣皆曰誠然盖標果傳于弘述以美
身接刺仍曰中軍當次不無其人而以吾言之實無愧感弘述曰當次則申綱最似
而見塞於大臣故不爲美仍問中外軍情何如矣身曰外方軍情難以捉拾而京
中廉蒼自別甚後急浮力有未可必弘述曰庭請罷後老論甚盛一邊以軍
守關問一邊當殺宦侍之猜害老論更請傳禪之舉皆以其可信矣言
曰軍事則不知其事大將傳令指之則豈有不從之理乎然諸將之聽從須可知
也弘述曰君言誠是而軍兵既集之後若難以定一日往見昌集之曰君頗同主
張而淺略堪議之答以雖不顯見而亦不可謂不往見雖未詳其議亦不可謂
淺略矣昌集曰大將堪以掌兵孰若不以哉蓋其意欲使之身數見之而酬
酢此等議論而身不能稍露而退其時有發告之心非但無益也反受禍故不

不能察告及時事清明矣身遠謫故不得告雖無同參之事知情不告適
罷寺前處斬△府啓李普昱李晚成方以中軍摠蔓李鞠問而以昌集之托差
遣之意直招潛渠凶謀亦可推知矣副營禁營輕重自別而禁園中軍以
忠兵啓請旋以訓中差遣一則出外一則內遷已極可疑易置摠戎於昌集之
指揮而就章文以同參謀逆承款且洪致中往見晚成以轍嚴聯劄事責之因
晚成感氣答曰此宗宗社大計安得不宣其所謂大計云者未知何事耶就章
其弘述爛熳相議者即稱兵犯闕疾黜君父之事知情勘律殊失正法請依
法處置依啓△府啓晋任徵捉追凶疏其初呈疏獄之逆膓賊心有浮志述
而喉司縉紳出給使之役攜其分特異全無顧藉請島配不允△令敦濟儒
有龜疏館學及道疏今廟堂覆處臣切不勝憂慨嗚呼先正臣宋時烈
道德學文爲百代宗師先大王敬慕尊師終始無替尹宣舉尹拯誣聖

祖昔師門之罪明加斬截處分極嚴則是大定又親書悅顧近侍特揭尊
德衛道闢異不用極丁酉代理初教曰近日黨予正而是非明可以有辭於後
矣待與聖訓昭揭日星不意祥弼才論隨提一壞伏乞並收三處之命
△三司請對進陳國是陳疏之非渠安敢干預於此等是非云云△二十六日
沈檀刑九次年七十三在金吾兵營時送錢六緡簡於家侄尚書△遍書
於其身曰有金貨在儀可以等所謂闊事先論貨於此尚宮家
養酌實不得當吉介處新△生負異他中等陳飾生主書請復伸先朝
令彼先生貞業無敢更燒政院啓斥僕日方入侍△八月初五日李尚達刑十次
物故△備局趙嘉倩錫恒啓曰臣竊惟兩賢臣道德學問行誼節志實是邦朝
之所尊尚一代之所仰而先朝褒揚之典出於誠意遂集其遺賢病國之
京外章甫章疏頗無餘蘊臣無所事更爲條列而第伏念我先大王嘉

十年來父師輕重之教終始堅執其答寧臣顯中亦見其道微於儒類所
又何可直驅於誣辱之藪昭揭日星則未稍慶今非出於先王之意斯可見矣
雖以逆黨仇視兩賢初不敢加以誣毀之斥而由後人讒必售其無正之討三至言
竟致無此之擬特而權當日月之明一朝覺察非儀章疏設爲科禁一併退却
致令士林終不得一暴衷實噫一自斯文之論發人心世道晦盲否塞則致國運滔
天宗社幾亡可勝痛哉黨錮作而漢室危亡僞學禁而趙宋覆亡之覆轍之戒
其不在茲誠以我朝言之文正公趙光祖文簡公成渾俱被奸黨之搆陷尚未免
復命之褐追奪之冤孝陵長陵豈究復官議會不以書闕先朝有所留難快
從公議今日之所當法者惟在兩聖已行之典欽司馬光所論王呂所達非先
帝本意改之如救焚拯溺者正是今日準備語也一依京外儒生所請故儒賢
尹宣舉尹拯並復官贈謚還宣院額許刊集板以此分付該曹劃即舉行事

允下厶初卄 祔太廟後大駕王世子還宮陳賀△卄三大臣二品三品入侍
右相崔錫恒右參姜鋧判禁李光佐吏判李肇戶參判金演禮判李
佐刑判趙泰億工判韓夏配判尹〻就商知禁朴泰恒吏參金一鏡禮
判柳重茂兵參金重器刑參李杰左尹金始煥左中翊夏閔[illegible]李世
最大成李師尚承旨南就明李萬選李顯善李廷濟副學朴弼夢
校理權益淳李顯章呂善長修選趙翼明李明誼執義鄭楷掌令
金重熙尹大英持平李匡輔李善旦大諫李明彦司諫梁廷虎李眞
淳正言具命奎記事官姜遠明申致雲請對時崔錫恒以頤命昌集
殿下旣知其逆節故快許賜死帑籍是次當事而旣允旋寢并與
情告廟須赦至今遷延令日則以不得請不退爲期健命罪狀畢露
乞餘正植之相爲以直爲擧行之說首發於健命之口逆節無異昌集

也泰采罪狀論列足餘快先宜矣上曰勿煩金一鏡曰殿下若於健命逆節
有所疑晦則設鞫得情於孝廟朝自點亦為刑推矣恒曰一鏡之言誠明
快俚言曰兩班為逆則生常人為逆則死觀乎此人情可見矣諸臣迭請不允
中後更入對一鏡曰以一家人入來見之可知其大義滅親之心矣泰億曰罪人泰
采即臣堂兄也賊復投疏後臣首請顯集之罪矣一鏡曰逆賊天紀臣之妻侄
也臣按治其獄矣李萬選曰諸臣或其四寸為至親為姻婭而亦可知罪逆矣
上曰史官宋寅明御座至近之地頻頻近仰視極為怠四非安敢不端正俯伏頻
懲予面乎姑先罷職寅明退出上曰承旨何不請推南就明進謝上微笑無
殄落大臣諸臣又繼繼陳達上曰依此為之朴弼夢曰賜明白之教以慰抑鬱之情
錫恒曰惟願快允上曰依為之一鏡曰拏籍其合啓皆允從乎上曰唯錫恒曰合啓
有兩件事健命事乎上曰健命事矣錫恒曰然則泰采亦殄落乎上曰唯錫恒

廷濟以頤命昌集等籍健命正刑事書出下教師尚曰泰采按律伏願同俞彩
夢四臣中泰采獨無肆然為逆之跡庭嚴盡撤諸宰爭執灼權辭欺誑但其爭
執中庭嚴請鄭日此亦為逆何可獨生乎上終無發落李頣明進戒務執貞固之德
毋知前日之撓改上曰惟日昏大臣以下退出△廿五日 府尹大將啓申球之論附賊集承
受審嘆甘心於誣賢毒正之偏請絶島定配不允△廿六日 李濡刑九次年四十
六丁酉年間張世相以將有獨對之奉先通于李頤命非久果為獨對矣身
見頤命問以內間消息且曰自內將廢東宮之事有所聞而吾不信矣自此聚銀
入送使世相圖于池尚宮上年五月聞鄭宇寬所傳則頤命買得毒藥持藥
二岐一派徐德修也一派㤠之天紀輩也庚子間天紀來言行藥事曰蹊遲虛
疎尚今不成也矣身在豊德時出銀一百兩驪州時二百兩與賊爛煐謀議同
參的實軍器寺前路處斬△十七日 藥房口傳啓臣等退考院中日記則庚

子十二月十五日藥房問安啓辭中有昨日吐出黃水幾一升許出示之語以此
觀之自上吐出黃水果是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矣以此日查考則果有憑驗之端
敢啓知道△梁益標年三十八宮城扈衛一款矣身與昌集顯命健命相與
謀議柳龍章中軍之差徃來傳語知情的寔堂古介行刑△李明佐年四十三
矣身出銀七百兩事段矣身徃從祖依幕受三百兩又使李世復從祖家持
去四百兩并送于趙松使之用於張世相又與鄭宇寬問其所圖之事其交
通宮禁圖換局面之謀一日金時泰來言矣身曰時事將有好機今夕君家
大監當有承牌之擧內着戎服由小路詣闕吾方進令相依幕亦告此事同
參謀議的寔堂古介行刑△二十日 府金重遇啓舍人沈洪徒辟門闌之私情同念
沐浴之大義頑當三司請對謀避大論欲遞官職一日之內必遞乃已君雖旺
賊置之相忘淸官美職我自爲之請罷不允△二十四日 上謂明陵世蔣隨駕

金盛鄭刑四次年五十四徐德修言丁酉錦平尉燕行時兕之父子使譯官
張知事者買藥以來兕之謂德修曰藥事吾父亦知之且言已作廢君牆
忘事已至此令則不顧死生而為之殿藥使守寬送世相其水剌次知金
尚宮同謀一次試用旋即吐出兕之輩以為藥不猛更當聚銀買得他藥云
此事喜之兕之雲澤民澤趙秋守寬主張上年十一月矢身問金昌彥
曰昌道近聞有殊常事而大監厚待何也昌彥曰近來時事漸漸叵測
故大監使昌道洪守榮入於世相矣矣身曰昌道人事無形豈能任事十
二月初三日矢身往見昌集曰聞初六日大疏當出大監必當受禍奈何
昌集略不動念曰今番則無憂矣初六日往見昌集於待罪依幕題其第
昌業之喪仍曰大監惟恃昌道世相自謂無憂矣何如昌集曰時養得弘
述銀給世相方畜捉局汝亦知之乎李明桂則弘述養孫之兄為弘述有

所圖而被罪入獄之人何以旋爲大將乎大監何生如此之念昌集曰時泰
丁寧言吾行未發之前不復得入矣今番朴尚儉輩從中爲之以上聞不更
有處分矣同月初九日矣身陛見時泰曰此物昌於中間花消世相將何以爲之
也時泰曰弼貞石烈與尚儉有道中外符同世相若持銀貨入去則可以緩頰
成事矣十三日逢宇寬告意於時泰曰銀子不足事尚不成尚儉有道有大作
亂之勢世相加得銀子然後可以成之矣時泰招昌道圖得摠戎廳銀子事
陛尹彪依幕矣二十三日世相赴謫時寄托于宇寬而去時泰赴謫時言於
矣身曰宇寬所授銀錢捧給云大抵邢儀賣錢仁佐李崇祚李德峻等
若捉問則可以現發矣身謀議酬酌難免同參之罪的實軍器寺前不待時
處斬△鞫廳大臣請出付金尚宮則初以無有爲教翌日鞫廳議啓抄曰內
人查出本非難事而憑藉黃水欲殺老論之意尤極無據所謂金宮人即

稱貞也今已死何處做得乎右相趙泰耉請對還收批旨右相崔錫恒疏捉
藥吐痰之言旣發於罪人之招正欲查出以治者鞫體所不可已△掌令李
景說疏金姓宮人尙在宮掖行藥主人雲澤久逭鞫治請極加嚴刑△院啓
盛鄭招進藥吐出之說與黃水吐出下白虎之事日月相符金姓宮人疑似者
出付鞫廳答曰勿煩△自時耉刑二次物故△弟洪采年三十三上年六月金
省行使矣身性張世相家探知內間事世相曰內間事已整齊外間事宜
善爲之兩局大將正以吾人爲之矣身與世相性見探知行藥事同參謀逆
的窠不待時軍器寺前處斬△二十六日執義李德壽疏戶判金演以性哭晚成
至遭罷職夫晚成罪名不甚明白演苟有宿昔情好之篤何害於一問棄
布哭彭越而漢未嘗罪先正臣金安國之親友曾罹鞫獄死者昂其孫而
恤其家世稱有德君子之過失於厚小人之過失於薄今演亦不過厚而已

大抵苛摘人罪衰世習氣況鞫獄幾盡收殺之際尤宜慎之以含弘敦重
以鎮人心△九月十七日院啓趙聖命 趙鎮禧執義李德壽行己詭崎處心譎詐稱以世交附麗
逆集賣反獻諂無所不至及夫凶黨伏法之後欲掩外迹以為逆賊父子罪
合戮屍見之者孰不着其面聽之者無不拍其掌回互舊態猶不全除提進
一疏營救曉成身居臺閣右袒逆黨艱難下説遠進為說外救被論之兩臣
宗信護逆之私意德壽一身變幻千百如此首尾互換麁鄙忘恥之人不合
置諸臺閣請削板不允△十九日王世莠入學△二十日金時恭刑九次物故
△討逆陳賀王世莠不恭魚有龜以御營習陣不叅△二十七日三司請對合
啓行藥逆婢金姓宮人查付攸司事曾因鞫廳諸臣陳達自上聞可之後久
猶寂然夫內依霍顯之眀謀潛處肘腋之下為宗社無窮之憂請行藥逆婢
金姓宮人明絶正典刑以絶禍根依啓△當叅時右相崔錫恒啓追報事立祠

達号不可不謂定神主不可不改題李明彥有某府大嬪之語以此定行似
宜上曰依又啓祠宇就本宮内營建墓直以十五名祭需依慎嬪仁嬪例封進
上曰依又啓今番録勳異常典依中宗朝盧永孫例只以睦來龍録勳超
資付職何如上曰依金一鏡曰録勳大事豈容若是草草鄭汝立伏法後其
時按獄大臣入勳録今此逆黨右相獨自按治八朔鞫獄大臣當為元勳
矣錫恒曰參鞫諸臣不許録勳仁廟有定式今何可違越乎一鏡曰李三錫
之招渠聞睦來龍所傳言于咸原府院君此一款招問三錫則當有録勳
之人矣趙泰億疏功臣每有三等未嘗一人單録者近例上變者例為三
等然則每一二等而只録三等耶令廟堂更勘毋至草草完了韓配夏
啓三等既無其人單勳勘定則來龍當為一等陽陵君許𥡴上以上變
功為一等矣上曰唯沈檀曰李三錫招内凶徒丕款條去咸原君若無稔

知凶晶額爲周備逆黨何以生除去之心乎一鏡曰自上察知者快賜明命上曰依
此爲之一鏡曰咸原府院君奠有龜爲元勳旣已下教會盟祭退行之意敢稟
上曰依爲之△十月初一日吏判李光佐疏追報一欵建崇祠致美号增錫墓道
多致守戶以盡殿下之至誠至於爵号不復擧論方可合於天理矣△趙泰采
賜死△禮曹啓討逆別試六百初試設行傳曰允趙泰采賜死△廿七 討逆奏文
朝鮮國王諱奏爲小邦不幸大臣謀逆歷陳討誅顚末仰塵皇覽事議
政府狀啓三月二十七日閑散人睦虎龍告稱賊或以刃或以藥或以廢黜陰謀造
逆不勝驚惶采告等因合將上變人究問得實且啓擬此即差議政大臣
眼同義禁府堂上兩司將官會坐推問睦虎龍供稱以刃云者令勇士挾匕
首入宮塗廁之謂而賊輩秘号曰大急手以藥云者以藥給於宮女和於
飲食中也号曰小急手所謂黜者以金締結內竪搆成罪目歘爲放黜

之号曰平地手鄭獜重李喜之金龍澤李器之李天紀沈尙吉趙洽等
綢繆謀議龍澤給宝劒於白望國恚日踰墻入宫行大逆手獜重龍澤
天紀器之喜之浚義人浚相人使白望因宫人二女納金於四寸宫人晶成行藥之
事喜之作諺文歌辭流入宫中謀欲二王上且草教令使痽者張世相讀國表
朽下鐫招中有療世帝為德讓君等語金民澤趙洽尙吉義人相人等比
有差云擬此郎拿致被告各人次第推問獜重供稱天紀書懷銀貨條
腊給一百兩且送妙製扇五十柄天紀用於結信宫禁條亦難免此銀緜
結之罪云白望供稱一日偕獜重往龍澤家則天紀在座遂酌酒結為
死生之交俻曰二王上病勢日重如有不諱則世無劉備何為耶諸人曰自有
其人各書掌中字以示之以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書信書義而俻書養
養字左右不知其義而天紀獨覺得大笑蓋養字李頤命字養叔之謂也

倭謂龍澤推戴故問劉備而所聚銀貨自捕廳搜得於二英移藏處龍澤
所贈之釼又親挺於倭所住處此是大膽物云云天紀從補所補小急手平地手三
件事倭與龍澤喜之罷之白望等交聚銀貨爛熳相議一動一靜無不與同初
往龍澤家見白望好身手問其勇力酌酒相盟結為先生之交白望當中書以
養字盖指李頤命之字養叔左右相顧不知其義倭覺得大笑白望以銀五
百兩買得中原花藥一斛輒斃者趙洽出銀二百兩留仔藥之事倭手札中所
謂大臣即指厓厝張世相久也入去有何所聞者父即白望之字而度眼入
閱挺行大急手而倭則以安鞘之馬刀出給白望納侯矣自捕廳得室釼於白
望房內長短雜餘其告人所言無一差錯所謂馬刀自歸巧餘云相從稱其
鄭字寬李正植金昌道相親往來國家處分之事無不問答且有留囑之言
倭之凶悖據此可知而矯令事正植輩入送手內人行藥事則白望送于倭

處謀逆的實云二英俟稱白望等所送銀子傳納于宮女池氏使之畫成行
藥之事嘗見白望所佩囊中有黃色丸藥密密糊封池氏出來其家時親
自給送云正植相稱甚世相昌道等素所親切凡干情節無不通獻逆輩
常以主上為有病患及聞時壺傳御於畫死為此行藥至計且宮城扈衛
事出自令相金昌集至武臣李表勇力為忠清節度使所親柳就章便能任
使分付大將李弘述代為中軍弘述甚昌集至同意合為此亂指縻世相
為魁導寬為腹心倫為機括云昌道俟稱正植既已直招更無可違之
事李器之性見令相曰時事甚危扈衛宮城好矣令相曰然李真有將
器之不同事甚急令相其頤命泰采健命言于兵曹判書李晩成出為
忠清節度使大臣相議以就章為中軍事分付大將扈衛之計不能相
知而器聞器之言則欲畢議之人不敢入聚銀畫事其來已久而僅上不免

同參其中云宇寬倭稱甚昌道畧同一觀倭稱受天紀指嗾爲模畫門謀
其宇寬聽爲參佯各異曾往罷之家則其人密語曰君爲一國首相之孫其宇寬
輩相結作何事乎此是昌集孫金省行也倭其諸賊相親所爲之事無不具知云
柳能章倭稱頃年十月往見令相則曰近來事機殊常軍門將官當以親近之人
布置而令公未經中軍若有闕則爲之以好其後李奭爲忠清兵使俺謂梁
益標曰中軍作闕若得大臣分付可以爲之益標往告令相則可合矣兩大臣亦
曰可合仍言于大將李弘述以俺啓下郎擬刺弘述時甚意一邊以軍兵分守
闕門一邊大臣白殺宦侍之有害於當路者軍兵其能從乎軍兵不知其事
大將傳令則豈有不從之理乎往見昌集曰君頻見主將而從容接話乎其意
欲使俺擬見而酬酌此等說話而俺既其得酬酌之言同情之罪負得說乎李
滙倭稱家其頤命家切隣常常往來丁酉後頤命其昌集每當齊東宮之

事以俺家連臂於世相庚子間天紀龍澤輩日夜經營之謀間々得聞同參謀
蓮云梁益標供稱俺以龍章圖差中軍事從備局則昌集顧命在座健命
如厠方還參采已出昌集曰汝以吾輩之言陛見大將以龍章差下中軍宮城扈
衛郎為基行俺以其陛傳知情的悰云金盛鄭供稱守寬言行藥事喜之
罷之其雲澤茂澤專為主掌使為傳給世相之陪罷之言吾父亦已知其父
則顧命也又言其後陛昌集依幕則曰金時泰得李弘述家銀給世相方畐
換局云昨年見李守恒則曰昌道外又有使嗅於世相者弟洪采也以此故言
於昌集則曰洪采陛來世相家頻有所傳吾頗覺心豁矣俺郎其昌集
輩其之酬酢難免同參之罪云爲洪采供稱省行謂俺曰省行慮其父之
被禍為行藥宮中之事吾亦其之汝陛世相家探知依其言陛問則世々
相曰內間事既已頓整外事宜善為之而兩局大將並以吾人然後雖有

某事可以無虞其後昌集同性來世相家事以此答之昌集莫之既而其省
行性見世相操知行藥事同參的禀擬此照得議政大臣查啓鄭令益三年
之謀蓋非一夕之故當先王寢疾之時陰謀既成逮主上嗣服之後凶圖益急
亂逆之情叵測附麗之凶徒寔煩有查今議政金昌集今中樞李頤命左議
政李健命判中樞趙泰采等俱以先朝大臣久擅國政淫於富貴黷於貨財
蔑君極其宏殖田園殆徧州縣戕害正人蠹國害民貪權樂勢後義先利此
此情性匿行亦薄物細故始則患得患失終焉不奪不饜有弄威福倒持太
阿藏包無君之心蓄養不臣之心先樹朝廷之黨其陰養閭里之無賴使其子
姪其門孽之徒締結閹豎鳩得銀貨鑽通私逕內間行藥之事主張而操
間亟將易亂之齊生而指叔天紀以喜之罷之血黨揣白望書掌中之字
而推戴之人已定承頤命之密旨贊弘述陳兵之策而廢黜之謀將行健

命同歸為渠叅系未免背從々古以來亂逆代出而未有若此之窮凶極
惡者擬此將逆魁呂集顯命等按法勘處其餘一應同叅謀逆人未及正
法人連坐支屬從輕重擬議斷過外合將所擬顛末聞奏天聽露詳臣竊
任未久守國不慎大逆不道之變出於輔相之列無非闇於傳患失於任人之
致反躬自責無以為心固知小邦度故仰瀆大朝為不敬而以臣薄德克靖
凶孽幸免顛覆寔是皇上盛德之遠致凡有大小吉凶擬合上聞仍將前後
事狀敢此陳奏 藝文提學 柳儼撰 △辭傳曰今日移御大造殿以悅知悉△浸啓迪刑
四次怖故△辭右相崔錫恒劄昨夕伏聞特允叅系按律之請輿情咸快
第臣於此事既有親聞之語龍章承款時有曰前冬猶意還收顛集大
生恐懼會健家聚首謀議罷之從旁告此事不可如是而止必以禛手四百
守直闕門郎還趙判府事面議處之健命頗感曰初不甚知之人今何可又

使叅聞耶云其時問郎以非其承款之語刪而不錄臺郎並皆叅聞不可誣也以此推之叅承之初不與於四凶陰秘之謀槩可知也臣以終始按獄之人既聞此言有懷嘿嚅終有乖於無隱之義故不得不一陳矣答曰已悉於昨日筵中矣

三司劄仵錫恒△啓覆時崔錫恒曰告者一等亦有前例朴忠佐許摘以上變人爲一等今此虎龍之爲一等似無不可矣金一鏡曰雖序告之功初既叅謀於乱賊殿下豈可屈千乘之尊與其同叅謀逆而告變者同祭上天爲山河帶礪之盟乎今番逆變振古所無而觀朝廷舉措凡係討逆之典無不末減逆魁則勘以賜死錄勳單擧虎龍慶科則減爲庭試處事如此何以服人心而免百代之譏乎按獄大臣勘勳亦祖宗舊例矣錫恒曰叅鞫諸臣不許勘勳已有仁祖定式何可弁髦四朝成憲遽追二百年前宣廟朝故事乎一鏡曰招問李三錫則曰庚子年因虎龍之傳說得聞逆黨之凶謀

告于國舅昨年冬宮城坐甲之察甲之密啓亦為報知於國舅有曰扶國保
身何可緩急云國舅答以大可大可云三錫所告雖次仔細國舅之自三年
前稔聞審矣以肺腑之臣念休戚之意其於扶衛宗社必有竭誠盡力
者自上特降明命郎定元勳使之錄勳宜矣金東弼曰今三錫所告中無
歸功國舅之語今何可謂必有功體度而定之乎且一邊臣之直請班舅錄
勳似未妥矣李光佐曰舅有託肺腑之親有功則聖上之下教豈待一鏡
之言乎如許事明白著見之後方可自下仰達一鏡所達猥越矣一鏡曰自
下必有察知者快賜明命上曰其言是矣依此為之錫恒曰兩捕將誠有
可記之勞盖鉤貨是大段臟物而李杰設機搜出申翊夏亦同參其事且
行藥一事翊夏機調舜澤之奴箇箇直招藥之根柢畢露其功亦不少
此二人似當錄趙泰耉曰臣則久未參鞫右相詳知獄情依其所達勘

定好矣上曰唯△十二月初五日令敦寧李有龜疏伏聞一鏡所啓第〻意外
忽有錄勳之舉不勝驚愕慮其單錄之爲翦嫌其當錄之無人嗟咳捏合
於鞫案之外艱辛尋覓於虛無之中擬議於不干之人欺誣於天日之下要以
張大勳勞疑亂聽聞其計誠巧密而其意亦可痛也其變還誣罔之
說危〻也伏願盤問三錫別爲重勘焉臣危迫之極賫納密符逆出都
門仍尋鄉路汚衊未滌則決不敢復入修門云〻三疏許改△李忠申翊
夏并疏謝恍啓勳名不稱無议不厭請亟寢李忠翊夏錄勳之名崔
錫恒啓曰初無元勳故以李申併達矣今已削勳依盧承孫單錄之外無
他道矣錫恒曰豈不無中孫素乎只錄單勳何爲不可沈檀曰豈可以
同參謀逆之人定爲元勳哉錫恒曰素無之元勳何處覓來乎恭耆曰
自古告變之人皆錄勳何可強索無功之人而爲之乎上曰然恭耆曰以

策勳勘定乎上曰依為之△ 日十九 持平吳命奎疏天下之法莫嚴於誅亂人
臣之職莫急於討逆而不嚴且急是率中國而為夷狄率人類而為禽
獸此仲尼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近日鞫廳之誅討嚴乎否乎緩乎急乎向
非臺閣隨事論之國賊之自出獄門亦已久矣大臣劄三上而猶不知止判
金吾李光佐辭病不出鞫獄之無端停廢凡幾日矣强勉赴衙容易罷坐
乍開乍撤殆同兒戲與疾討賊非所望於重臣而既比之後亦是前却亦何
故也雜科試才鞫獄輕重何如而敢請停鞫拘提其獄官何妨有何重臣之
來徐其意何居果不出於圖免金吾之計乎大臣劄請許遞不免由副重
臣平日尊國體杜請囑之意果安在哉噫追報一款事體至重〻意向日
一疏全無着落既許其立祠豈享而至於名號則靳之要不準論是何義
理祠既立矣神而無號則其將祭於無名之祠是何為君追報私親其果

成說乎惟其好名之心太勝不知惟吾愛君之誠以息吾君思報所生之
恩豈不悖乎若其九次違牌偃蹇之習猶為細故前後舉措如此不一警
治則臣恐國綱無以振肅也 ○ 二十日 府持平朴徽賓啓前佐郎尹淳賦性陰
邪處心傾險小聰慧辯巧黠百狀乍隱乍見睒惑百端善事陰伯色態專事
俯仰時世聽言觀眸終非吉士納媚逞術世稱妖人吮疵附麗於卿相之門馳
逐結黨於浮薄之輩昨冬七臣之陳疏也外托清流強作慷慨大談切悵凝滯
宗為首鼠兩端暗裡飛函洩漏其謀欲沮敗其疏事及其改紀見枳要路
益肆狠毒思欲中傷嫉禍善類匪朝伊夕至於憑藉晩成宗社大計之說
欲證洪致中虛異函論之說初旣倡言於三司稠坐之中及夫臺啓之發奔走乞
哀苟且彌縫其口誦觀音之說一世傳播以此妖邪回互之人決不可置之清
朝侍從之例請削板依啓 ○ 二十五日 校理鄭壽期疏文衡自是好官盜以其

亦爭之心謂人人皆如己志猜嚇在前之人猶不足污口噴血及於局外之人不亦
可笑之甚哉噫如使宰官居寵若驚以古人戒王濬之道自處則人將把
名臣宰歸之而不此之思貪天為功裒然以大勳勞擔當少有不叶之心則咆哮
叱喝左提右踢氣勢堂堂謂莫敢誰何長此不已恐非宰臣之浮訐文卿試
爵一時簪纓官亦榮矣分已盈矣猶不知足轉希上層虛空做言亦欺國
人而棄其任何其意之太濫也厶二十六日工判趙億泰疏文衡亦通之義朝野
無不聞知而殿下未及聞耳夏間姜硯之遭彈於鄭壽期也金一鏡抵書李
師尚曰姜台事因文衡薦望之崖異於其意兵判兩台嗾鄭壽期而論之
所謂兵判指李光佐及臣耳其時一鏡為文衡首薦而光佐及臣各入
薦中一鏡書意有若臣等不滿於姜硯之先後已至於嗾壽期而劾
硯者然臣雖無狀決不至作此事況如光佐之賢而為此蓋大提圈點時

一鏡曰為準点李光佐以副擬為之趙泰億亦為副擬臺諫彈主擬之
姜現一鏡因師尚問答以兵判兩台不滿於姜台之先彼後已唆鄭為之厥
後壽期問於師尚則答以金書果有之而兵判兩台之說似是姜子精現字
漲比也蓋泰億為文衡行公後陳疏斥此書差起風波為僾意分戴之
漸壽期疏斥一鏡不遺餘力朴徵賓之彈尹淳金東弼之駁一鏡俱由於
此公唱大諫金東弼疏近日事宗多邑流蕩者頭緒未定搏停先峯
置國事於相忘之域尋干戈於同室之內吏判李光佐自在先朝夙負
重望進退所在卜時汙隆況其赤心躰國守法奉公國人之所共知設
有施措間一時差失何遽至斥絶而後已一筆句斷抑勒成案至謂寔
疾討賊非所望於重臣況其責人者專鞫獄還就囚乃反自惹閙端
并逕按獄之大臣使鞫事無可了之日者抑獨何心若疏中將癸歷

祠等說又復推提不見用之空言以肆告訐於事過之後豈職在臺
官者所可為哉重臣所論名号一欵不過出於一時所見之適然豈有
不足於愛君之誠乎况臺言凡係君上恩報私親之節白論其事得失惟
以逢迎承順為務然後方可謂之愛君乎此婦寺之忠非君子事君之
義也又判趙泰億以全一鏡抵書加誣之事司以自處豈意清朝穿鑿
之列有此使人大慚之事也文衡專掌辭命為一國多士之標準苟非文
章才學為一時所信服者莫堪斯選而一鏡粹然首薦以向來代選文
言之至逆輩窮凶情節初不能極意寫出荒雜紕繆不成詞理又抑勒
語引用乖謬龜口譁然指為狂惟其全無識解不嫺辭令推此可知旺
朝三百年詎有如許文衡之擧哉至於自做無根之說排軋先已之
人必使前後文衡之人舉懷不安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耶昨年一疏之

後朝廷之對遇非復前日之一鏡而惟其麁悖成性濟以好勝挾乃自大小排共
意翩肆噴薄詬罵朝仲有同奴隸氣焰所馳人莫誰何苟充其意欲離
主文盟而參勳籍亦不厭也守禦之任何等重寄而貪黷無厭用錢如水
軍需慢然若不小加裁抑以成其鴟張之勢則必至東撞西突亂朝廷後
已其在保全終始之道宜加譴罷俾閉當新之路掌令朴徵賓頃在西幕
成給私路於館下邑致令假御使之奏其時大臣以爲不成人到今十年毛
羽未成尹淳顯言抉塞其通清之路而乃於入臺之初挾其舊憾手自沮
侍其聽言觀辭吉士妖人等語即淳文世嘉論劾李師命之啓語而今乃
忽地翻謄以爲醜辱其心所在不忍正視宜改正臺憲矣乙康鳳祖蒙四字
亂植立改元爾正乙大憲李世最疏大臣之自初挾憾勤力已著判堂之挾
事屢月收殺不遠而臺疏遣辭大欠稱停全一鏡之麁悖好勝自是短

處諫官之說事論列固無不可而歷舉一平生筆句斷臣竊慨然尹
淳名父之子文翰才華見推儕友要亦一代之名流也至加以削板之律不
料清臺閣之上有此傾陷之風也 △ 十二月初二日院柳綏啓尹淳地望才
學為儕流所推前冬宗社將危也始與數三士友相約陳疏中間下鄉
卒未同事人或疑以避事其後言議出處亦不無招謗之端參酌規警
自可無辭而舉其平生一筆句斷以此風習不可滋長請掌令朴徵賓
遞差 △ 辭伴李光佐疏臣之所遭誣捏近士大夫之所未嘗有也臣嘗
奉教於君子畧聞處謗之道矣苟為崎嶇用心當避國逆僕顯豈念
臣雖令臣顛毛種種尚可其少年臺官較絜長短嘵嘵求于乎前後
詐多語無非危怕至於姑緩討逆四字讀之口呿覽之骨青嘻嘻甚矣
追報一事又不料人之為言乃若是也自古國儀禮聚訟者端亦何嘗

以同異為罪而臺閣之以是持臣一節加於一節非夢寐所到也臣於平日樹立有可以照人心誠信有可以孚同朝人雖有刺論其侮慢蹤踏萃平生而句斷豈遽若是臣窃自揣心永悼夫復何言△右相崔錫恒啓洪致中永癈可惜且練達事務請特收敘隨窠注任上曰依司諫金重鳳啓致中用收之命臣竊慨然是特一似忠之大奸前冬借忘之卒下袖手傍觀卒乃受讎而盧裸擢入座如此漢面胡腸之人不可復廁搢紳之列請還收用之命

五年癸正月初三日召對時上曰史官申致雲行步緩緩似有倨傲之狀拿推又曰內官不過黃衣廩倉守門傳令而已崔泌排乾居文極為㐲狀即為鞠問各別嚴斷△二十五日引見時右相崔錫恒啓今當勘勳李奭當為首一申翊夏當為二等睦虎龍當為三等矣上曰雖沈檀曰四五聯劄之日

大臣請對再安天位論其柘幾衛社大臣當録矣趙泰耉曰檀言非矣
条件各異而如是煩達請推考上曰依趙泰億曰柳復明庭請設羅時挺
身立異大節可見請各别擢用上曰依檀曰故幼學李潛曾在先朝疏陳
左右前後莫不向刃東宮之語及白望劒出如合符契先見之明非人所及
宜加襃贈上曰依錫恒曰仲完宜矣不必贈爵上無發落錫恒曰李獻英
獻章李真儉宜復科之矣上曰依泰耉曰其遂元亦當復科錫恒曰遂元
復利則李塈不可不伸矣檀及泰億相繼陳之無發落後因承旨推以鎮
更陳之并允之二月初八日府鄭啓章啓任徵昔年未撤之疏不忍聞不忍
言之説世皆傳播凶肚逆腸昭不可掩其所呈疏語犯分悖義之説無所
不至其叔姪猶不敢掩匿恐其禍延陳疏自明則其言之不敬不道於此可
見若論其罪案有浮於賊述而罪止竄配請亟正邦刑啓勿煩ム日十八正

言柳壽恒疏時事至此大臣之責辛丑之臘即殿下一初道對揭已掛犀
情及其受命按獄首尾引疾末稍收殺左近塞責乃於台鉉之位遲暮
之境反不嫌其偏私指自歸之事涉私意都忘苟且鄭辛亂說莫掩心
迹至若鄭壽期之初拈瀛選已極不似中書東壁尤非人望有若酬勞
者何哉李廷濟之平生巧宦不出趨利畢竟羽化都出權門及暴衆伏法
千里車人滿馱送贐槖若有一分人心安忍為此剖判之典斷不可已△眭
扈龍賜輸忠舊義竭誠勤力扶社功臣号封東城君△二十四日館學生金
范甲等疏道峯書院即文正公趙光祖妥靈之所曾於丙子以宋時烈并
享焉噫春秋大義即時烈撥世之樞柄也惟我孝宗大王銳意復讐至誠
求賢則時烈講諸心曰主上以復讐為心我亦以復讐為名而後亦將待我
以非常之任遂乃攘臂抵掌萬言囊封之疏足以驚人密勿造膝之啓

若將有意於時烈之名則大而竊其本源用意不正外假尊周之名内售
拔身之計伎倆只在欺誣一世至於窠地上事業則了無尺寸可稱故先正尹宣
擧移書責之及至庚申再起更無一言半辭及於大義而撰故相金瑬墓
銘以主和一節為宗社之計至此而平生所執大義並其虛辭而弁髦焉噫
模擬朱子即其平生伎倆也其王莽之動法周公一似何也末乃挺身於局面
翻覆之際平生大義間在何地而徒然盤礴於三朝賓師之任未免為黨
論之一鑄矢也異己者擠之陷之附己者引之重之固結勳戚同惡相濟扶護
誣告之奸賊能排士流之清議致剝辛丑之禍變至逆鵠張宗社幾危者
莫非時烈之所使然也噫時烈之肚裡所積著者惟一段愎心而已雖自
許以平生道義之交無一人保其終始而盡正手段左著瑣錄之篇抉摘文
字勒成罪案傳法於集徠釀成丙申之禍以醜辱人為能事就其一二

最著論之故相李景奭叱之孫覿其擬賜几杖序之序文也掄揚稱道
至擬周公而揷入壽而康三字以為後日詬辱之資者用意之叵測也尹
宣擧郎時烈之畏友也頼彼砥柱兩儀一星之稱其所敬服者至矣而
一自尹拯疑其本源之後必肆醜辱至謂儜虜謂之宣火又謂之愚人
又謂虜花赤虜花赤野人之別名而宣擧以虜為号故取曾其音相
似而辱之故相臣金壽恒即其同朝相似而或有一二事違咈於心者則
輒以醜辱相加謂其愛倒於羅文稱以羅相謂其自号以文谷而誠以
膏臭其他檜相伉胄之斥卒多無倫至於尹鑴固一奸臣則斥之以
圣倭妄孽無所不可而取所居之洞名為介谷謂鑴曰狗尹或謂之
大鑴之妻曰雌狗鑴之子孫曰狗膏鑴之客曰犬客鑴之门曰狗门
似此醜悖雖使居门悪少為之亦將赧而知所羞其所以虛假大

義悲〻藉朱子誤世道而禍斯文也言辭之悖理而傷道也夫孰非
不人斷案而只以貶薄孝廟之斥爲排去議故右相時烈者以其究
死一節爲藉口之資然時烈之死其幸而死已已也嗚呼函論如時烈險陂
如時烈而躋之俎豆之享求之古今臣未之聞而況并享於道峰乎伏願亟
令該曹撤去答曰令廟堂處之 △三月十三日四道儒生崔鐸等疏宗時烈特
一斯文之賊耳時烈雖非作賊作賊寔由於時烈時烈亂長賊也有詩
曰一千里外石臺士六百年來未太平箇箇歌豐稠明月夜還臣還誦永
真行喜賊祖述乃作永真行爲亂賊之嚆矣云云 △二十一日禮判李聲啓
全羅甲疏令該曹覆處之命道峯書院郎先正趙光祖所享專祀
揆享事體固重而一番人乃以宋時烈并享故相臣尹趾善陳疏請
寢先朝既爲允從則秩獄罪人李聖輝時以文而假之入享於一夜之間

啡司以已為并享陳達則以置之為答先大王本旨所存亦可仰認公
議已發不可仍置當為出享下詢大臣處之何如右相崔錫恒曰道
峯事躰之重其於廟無異故相臣宋時烈道學人品姑置勿論當初并
享時尹趾善不嘗并享之疏先大王即下允俞其時公論不滿拠此可知
到今士論既來似不當仍置上曰依△承旨權以鎮為其外祖時烈疏卞
金范甲△李喬岳及姜祖烈羅廷一朴萬源鄭鎮僑等卞誣時到醌
誣尹拯并提寬△持平沈埈啓書院之出蓋後學尊慕先賢未闻
生者身自経営也榛棘罪人鄭澔乃於槐山建一院道路相傳以為鄭
判書生書院避役之徒附作逋逃所不可不即速撤毀△持平申致
雲啓一種朋邪之徒達自祖述權尚夏李喜朝鄭澔之之層寔疊
謀徒尚夏本一鄙庸但敢擬搭僞名喜朝邪險鄭澔之譖毒甚欺

世禍國之慝烈於洪水禽獸諂及喜朝既施屏裔尚夏不可旣骨而置之請
追奪連啓當瀕賊獨對之日尚夏身居三事終無一言及至告廟有命詢于
大臣集則沮遏尤不收議表裡知應此其喜朝之職在慝長越視君父之危
諂之捉進凶疏顯詆亂賊之罪曾無異同答曰尚夏勿煩△漢禹著 尹喜東 全致福
李德濟李觀鎮 徐命臣柳懋華 疏令先正宋時烈享祀黜焉去穆之院宇此然世道無可言又
有致雲者詆辱先正臣權尚夏致雲郎逆晃之曾孫以逆豎伊容之宗輩
為祖以奪嫡亂倫之輔為父渠何敢自化人類至以凶逆不道戮敗彝倫等語
加之先正耶其所讐國反君絕父子七字正所以形容渠家三世罪惡也明通
鄭儒搆禍本國真所謂讐國也附麗賊豎同謀寇叅真所謂反君也仇視
其侄欽移宗祀真所謂絕父子也彼其之子孫惡怒善類非一日矣致雲亞欽
甘心於先正者所謂非鄭之仇子乃西也△四月辞趙聖復刑七次物故△院趙

趾彬權重經傾年一疏極其侮悖雖在先朝之世固不敢追提而肆然仰陳於今
日殿下之前倫彝斁敗已無可言况渠得罪先朝見棄朝籍乃敢以十年絜
己等語筆之章牘其冒赴湖臬廉恥都喪並蒙陞擢遷比望外請削奪△
五月初四日 圻儒金弘錫等疏宋時烈李珥成渾之書以為拔身之計一自其尹拯
父子搆成之後以成渾為宣擧之外祖必欲移怨於渾公肆醜辱假托先正全
長生之言以為口實并其渾之子文濬而擠斥凌踏憑藉長生所撰松江行
錄者至曰牛溪親子亦附仁弘矣金昌協以金尚憲之孫而忘其祖山仰成渾之
意附合時烈書諸賢道德而歸於渾不擬之以示操縱之意伏願追奪宋時
烈官爵刊削金昌協職名以彰誣師侮賢之罪請以文成濬配享坡山書院
△前府使吳有鳳副率李坤、夏疏下宋時烈誣△正言趙趾彬啓吳有鳳以
閭里敢預朝論自稱金昌協門生伸救逆屬罷職不敘 不允 又啓李夏坤

不念凶黨之不可戚里之不可聯名醜辱士流不必顧藉請罷職依啓△初十日
備堂引見時禮判李肇啓曰李真儒陳達書院猥享疊享查出澄汰事
定奪分付道臣區別狀聞會處何如上曰依李光佐曰已建之院厥數無
限一時行查大段動擾亦有難處之端從今以後堅守防限一時行查則置之
恐宜上曰依△五道儒生尹俔等疏斥金范甲崔鐸之誣辱宋時烈△楊州人
趙世宗疏孝子之於父母雖考終天年猶有靡逮之痛而况抱窮天之痛
亦辛巳之夜殿下春秋已長指毁成獄之狀業以目覩有東萊之近者皆
以爲辛獄之冤不伸殿下即位之日延抱至今殿下坐享千乘之貴而使我
哀哀劬勞之魂抱冤於冥冥之中丹書未伸罪籍尚存彝倫斁矣人理
既如此彼一理之天譴塞而不辭以至雨暘不時必至之理也伏願大伸先
墳之冤擇文告廟焉△晋州人姜鳳儀疏辛巳巫蠱之獄尚忍言哉先

嬪當日之禍實由於以殿下為子故也殿下雖享南面之樂其忍安於心乎且按
獄大臣殘刻情勢行藥宮人義不共戴不思設庭鞫伸王章如是能免
趙循之誅乎△二十二日 玉堂請對啓不逞之徒憑藉求言敢論不敢言之事誣詆
朝伸姜鳳儀疏則憑藉鞫獄誣陷大臣至作以趙循敢生嫁禍之計請邊遠
定配上依允旨寧△六月初四日 任敵臺古今行刑△十七日 修撰趙翼命疏向來李德
壽右袒逆黨投進一疏故臣果舉劾而惟其附麗賊集點污身名寔是平生
本習故故拈其情態可惡以賣官戮屍等語弁諸頭辭矣曾於賓錄廳稠
坐中有一名官拊德壽背曰仁老以昌集父子負犯彰著罪合戮尸為言豈
不明快乎仁老德壽字也此言一播人皆掩口今乃一切疲辭反以戮尸以閑後
奚有問答云千百變幻乃其伎倆至於李晩成罪名之明白其不明白此乃
當初論啓肯綮處臣之所論只在晩成罪名之虛實輕重德壽所爭

反在於明白不明白兩箇訓義何也若夫賣官一款彼旣猶無提卞何必慮
言以僞清朝篤厚之風也趙鎭禧司避又斥億壽△龍仁呈左相崔奎瑞
疏近日逆獄臣初不參問終未參賀班乞付有司明其罪狀先朝曾以國有
大事一不上來明臣之罪仍有枚卜寒心之敎臣敢以議政官啣歸拜先
王矣△二十日 持平沈埈啓權以鎭卽宋時烈外孫而尹拯門徒也祖孫師生
間乖多訕謗及先正之辰不爲睹奠臣當痛之且居官莅職詭譎貪
墨請削罷△七月初十日 上候肩下結核成膿藥房提調李台佐請聞慶
上曰膿口當初宜善爲之而今乃又歎聞慶守醫官過甚甚一幷退去△八月
初三日 海西儒生朴蕃等疏請正金弘錫誣賢之罪以懲啓稟命勿捧△九月
右相李光佐啓左相之終始引嫌於鞫事蓋其命奎疏也罪人只餘懲星
樞而亦左相之屢請酌處者也今臣所遭十倍左相而所見又相同而今恕

變改意見請加刑宲爲無當左相亦以一向加刑有乖法意爲違請依左相所
達并减死絶島棒棘△二十日召對時上曰承旨不知左相所爲乎近日所爲無狀
左相拿鞫嚴淅又教曰今日國事可勝言哉國將亡則已如其不然則臣子之侍
君父豈用若是左相崔錫恒極邊遠竄承旨玉堂皆救還收上曰并罷職退
出後傳曰俄因一時之火致有過擧召對請臣更爲入侍各陳反汗之請發落
右相屢次陳達上曰崔錫恒之習極爲無嚴右相伸救尤極非矣都承旨李
眞儉亦陳達上曰眞儉削黜門外光佐又力陳屢次上曰然則過矣推考光佐
曰大臣無推考之事無發落光佐大臣方席藁待命矣上命史官傳諭
眞儉傳旨亦還收錫恒陳劄答曰一時之禍有過當之擧既示悔悟卿其安
心△二十五日彗星見西北△左相李光佐啓聞巷以侍女選擇事騷擾云一依定
法良家子勿爲選入上曰依爲之△十月正言尹恕教以金姓宮人事疏言

武者此賊先朝以來供奉已久以殿下所愛亦愛之意有所不忍耶淑媛趙
氏以仁廟後宮承恩産兩王子一翁主而逆節已著孝廟大正典刑先王寵
雄加以顯戮顧何有一節逆婢而持難至此也乙十月兩司李直倫 金重溫 尹彬 李直休合啓
四五均是逆也泰采術完聿藉有乖懲討之典况其子觀彬按合濟謹泰
采之陷逆觀彬之啓也請泰采三子絶島定配故士人李廷𫓧妻趙氏即泰
采女也以其父逆死歸怨宣仁门扶社大臣常以小車載偶人作為行戮之狀
又爲討逆諸臣之像揭壁射之以逞毒螫之心妖惡之輩有不容泚筆又叔
其婢分丁締結其夫姊婿金東秀家諸婢比給數十兩銀子以悦其心同謀
埋凶於東秀家事端發覺三婢吐實非特此也埋凶之變又及於其舅林
原君柏家及其夫同氣諸家其夫之兄廷爀郡衙亦爲埋凶情節畢露
掘出狼藉此則事係綱常大變其凶肚逆腸自有來歷所當拿問正法

不可置之輦轂之下請島配依啓厶四年甲辰正月廿日尹懿刑十五次物故厶
朝參時李真儒啓書院之弊極矣非儒宗及死節則已賜額者還收未賜
額者塞上曰依厶廿四日 府尹容啓慶尚監司李世瑾粧点衣服殆同婦人樣
修飾邊幅全無士夫風味且性本背細以察為明事多刻覈以酷為威為人如
此其何以彈壓七十二州旬宣之責乎請罷職依啓厶二月初五日 府尹容啓副提
學李師尚平生行已不出貪鄙二字岑藩歸來募禪被督於雎怡之交付
湖臬未赴郵吏先困於妖妾之求索貂蔘悅口而牟利無恥之人名登薦
剡利欲膠心而市井駔儈之徒肩磨門庭且以日昨疏觀之其論李東彥李
真洙事或近傾陷或近構誣用意不美遣辭詖僻其喜事爭亂之習誠可痛
惡請削奪官爵依啓厶廿五日 正言趙尚慶因真儒疏避嫌夫待賢禮士之道
先從賢者始則有之未聞搢紳撤豆先從賢者始也如此而其何能慰一世士

士林之望副朝家兼任之責耶歟 ○ 三月初四日 今相崔奎瑞疏臣當初屏退既
不得以情棄仰慕於先朝故二十餘年以私身自處自明於人昔皇明儒臣
薛瑄見曹石勢大謝病而歸瑄既退之後石果作逆書則稱兵犯闕君父
之危凛如一髮而瑄畧無一言處林下八年而後臣於辛巳丁酉之際不得
以一言輔佐聖躬及辛丑冬禍機迫於呼吸故相臣趙泰耈隻手扶天乃至
移書責臣勸其赴急言辭痛切可質神明臣執書以泣竟夜而終乃以
進退之分爲辭似此事狀果可以復出世路乎臣既以退自盡語亡友以不
赴君父之急及其既沒之後乃復進代其位乎臣以暗昧去國負先朝又以
不赴國亂負殿下然臣之所以比列於人數者以其有自靡一節今朝廷乃
欲并奪其自靡之志則臣將何所執而自立於覆載之間哉臣棄痛疾此
更後無損於文字之望臣之辭疏將止於是矣 ○ 十五日 府李縡章啓吏判

柳風揮天官度支有餘刃出春曹京兆每端固辭先朝議大嬪尊崇輕重自别或出或不出向者王侯欠安慈聖違和而前後侯班俱不進參請罷職不敘荅勿煩△時七 自慶昌宮移御昌宮大造殿△四月二十二日 院朴師憬啓侍直趙㤗萬言論詭怪舉措猖披視其所為若托狂自高要之平生宗多可駭請改差依啓△二十五日 進士鄭鳳徵疏文敬公尹宣舉與其兄文舉其友俞棨隱居于臣所居麻霞山下臨溪築室扁以山泉壬午間肇編考禮書作家禮源流而聯床共討對案互讐自首篇至終篇自大文至註疏兩筆相間不雜他筆其始謀終確專精用工彼此無間一郡親炙之士目侍傳說毋本尚在於其家其所共編之狀若是灼然俞相基所謂其祖獨編豈非萬萬可痛乎兩家各藏一本而宣舉則就其初本不任修潤四易草而成之合作禮官完書曲折不過如斯而被權尚夏鄭澔之徒抑獨何心乃於序跋肆其

誣悖一則譸張手段一則付托匪人詆辱尹拯歸於猿美弁諸首卷先大王命火

其文不幸既火之書復藏秘府伏願取其序文投之於火永雪誣枉△以金姓宦人

事崇親文武上疏△二十日府啓廣興奉祀李公胤朝廷出會躰可駭也院藥議

輒稱病不來屢次招呼緩緩入來議藥之際無一句論全無恍誠精究之意顯有

厭苦怠忽之意請削板勿煩△五月初三日大妃殿進宴△修撰李光輔啓李楨以逆

健友婿鎮遠初坊姻家附立黨見棄士類討逆庭試禁子不赴令施遠配勿煩

△七月二十六日院韓得斯啓東萊府使尹游於監司金東弼視之蔑如稱以吾之未望

監司何以監司待之狀報之間慢辭侵責棲待之際悖說凌轢且於近命之時

發怒於正門之不開至於推捉營吏其凌悖上官體貌大損請罷職△二十七日韓

啓刑判金一鏡發怒辭疏之不捧至以不謝事時役徐仰等語侵責喉院其

其使氣凌人固為可駭承旨對疏直以衙巷賈竪叱辱等語蹴踏重臣惡言

相加禮讓掃地請并罷職依啓△自七月二十日自有上微感之候水剌厭
進寢睡不平頭部微疼八月初三日藥房請入診其諸醫及儒醫議定滌
膓散加炒黃連一〻三貼製入連日藥房啓辭以一樣答之十三日凉膈散加滑石
五戔俱以答之十五日諸醫以為水剌厭此是暑濕所傷清暑六和湯三貼製
八十六七日命勿入診答湯劑進御水剌厭進少減頭疼微減寢睡安穩勿入診
△申時移御昌慶宮環翠亭△十八日藥房啓聖候彌留多日臣等率諸
醫并為直宿依為之△十九日傳日寒熱煩惱口淡惡心症一樣水剌厭進頭
疼其昨一樣勿入診△右叅贊金一鏡疏臣俠情包藏顚倒盜憎獲遂東
歸之願矣是批又斬臺章峻發前疏所云精銳之状今果出焉凤聽忽至
即日歸田臣之今行誠出於七旬杜门一味悚慽之餘雲山盈眶香稻滿
野岩鳥翩〻潭魚潑〻在臣私分豈不快活哉但遥望丹闕不禁耿〻

之懷秋宵無寐有淚盈衿人非之極罪責亦隨傷暑餘症轉成痿
氣靡萎不下藥物同效昏昏啜啜時及痞窒荒村冷寓夜雨蕭蕭伴燈
咿唔徹宵崇朝忽伏聞玉體久安化前有加藥院之旨半夜留門百僚
憂懼遑班更設臣身伏遠外心神飛越瞻望雲霄禱祝日夕念臣
執性多滯獲戾當世不欲遜遁乃已到此地頭不思斂避持論英銳之士
不將以無恥患失之一鄙夫擔筆句斷勘成重案於斯時也殿下從欲憐臣
而曲庇之終有所不可得矣臣亦款抖擻脫洒猶難以化類恒人頤安得
周旋於香案之前雍容玉堂之末以補國事之萬一也哉臣既的見於此
無寧焉得七尺之軀於君父仁愛之天姑遠千仞之坑於溪山靜散之地會
待國家有事隨遇盡力大則躬赴小則疏列至於危急存亡之秋臣固
不敢退而在緩一步也△十一月以後藥批輒有一樣之教二十日進藿香

正氣散二十二日藥房啓診退以後諸醫及儒醫皆以爲泄候㝡悶
正氣散姑止黃芩湯加防風一戔連進三貼爲宜云卽爲劑入△許藥
院口傳啓聖候有加全廢水剌今至積日而泄候又頻數㝡悶慮粟
米飮再次煎入湯劑有難兼進黃芩湯姑停更觀曉症情議更爲
宜知道△藥房都提調李光佐啓本院差備门稍遠自今日移任司
饔院依爲之△傳曰二十三日移御于昌慶宮建極堂以院知悉△王世
弟因內敎下令曰錦平尉朴弼成忠勳都事全後行司饔主簿沈維
賢幷入侍全城君混礪山君枋亦入侍事分付△內敎咸原府院君魚
有龜趁復入侍事王世弟聽敎下令△王世弟下令曰宗廟社稷三
角木覓祈禱祭卽刻設行宮城扈衛急速擧行△二十五日丑時上昇
遐于環翠亭△王世弟下令曰當被髮乎否問議儒臣△以院

達曰令相當達下令相在外只有右相何以為之令曰李光佐為之△禮曹
達被髮問議以為臣等按五禮斬衰變服条有世子大君以下被髮之文
邸下於大行大王旣有儲躬之儀則衰服一節一依五禮儀擧行合禮儀云
令曰知道△二十五日禮曹嗣位單子令曰今遭天崩罔極之日又見不忍聞之單
心膽如裂但有無生之心此單還給院相卒百官達曰天崩之日邸下卽當
嗣位而四朝攸行皆在成服日故謹稽成典節目修入還給之令死不敢奉
承令曰一夜之內再見不忍聞之說肝膽若墜不能自定更勿斯言小子
心兩單子還下政院三司連為剴達院相卒百官連為陳請△未初二刻
小斂△二十六日院相卒宗親文武三品以上達曰謹奉令旨梓宮內底之不足至
過二寸事勢罔措孝宗國恤時梓宮內不足其時令相鄭太和等遠援
附板以用會議趣得皆以為事勢至此梓宮附板旣有已行之事令

更無他道云答曰仰稟慈聖則既有孝廟已行之例諸臣之議又如此附板用
之為宜為教分付內生殿斯速舉行○以院達令相崔奎瑞來詣闕外矣
令曰今聞首相進詣闕外哀痛中不覺少慰卿為入來之意承旨傳諭
偕來○以院及三司院相率百官更進嗣位單子答亟停斯達少慰痛
切之心○二十令相書啓臣伏聞崩天之痛蒼黃罔極重重得達垂死
之狀近侍目覩末由趨承惟願繼命斯盡令曰國有大喪院相不借到此而
不為哭臨於御床之邊卿豈不為恨哉俟氣少間入來○嗣位單子院相
率百官入達令曰上承兩聖之旨下副群情強抑叵天痛切之懷勉從
卿等殫竭之誠○二十九日辰正大斂○司直李仁復書王大妃服制詮議
以齊衰朞年云此禮何遽也惟我大行大王以肅廟長子承列聖正
統作廟社宗主則今慈大喪慈聖所受服質諸禮經所謂嫡子

齊衰三年也議者雖以國制為言而此亦不然顯宗之末年覺悟肅宗
遵而釐正者獨非已行之國制乎伏祝端懿王后表裏兩殿服制改以
朞年而用大功者蓋取嫡子三年之義則其所重宗在今日而今於所
重之地反殺行之者抑何意哉答曰問于大臣知禮儒臣稟處右相
以為該曹磨鍊之舉而厥後端懿王后喪聖批明以國制為制為斷
其所改正亦不出於國制則蓋取三年之義云者何所據而然也敬遵
先朝最後批旨之外無容別議矣贊善鄭齊斗以為今者雖以先朝
為言而其時辨論惟在而其所遵用惟有國制則臣於昨年略有所
為說何敢別議至於端懿王后朞制為說此則古禮大功國制朞年而國
制之服子長長婦并在朞年先朝取用蓋亦以此今特指為三年之義者何
哉○三十日卯正成服午時王世弟嗣位于仁政門酉時雷動雨雹如小豆夜

雷光乙府啓大行大王初屬微恙而諸御醫不能對症進藥迭試攻補遽
至罔極請議藥御醫并命定罪義盈主簿李必胤以頗詳醫理得參醫
藥之例而亦祔已見迭試攻劑及夫大漸欲為診脉則必然退去偃卧於承禧
殿齋室請拿鞫嚴問依啓乙丑九月初一日今相崔奎瑞書啓曾在肅廟朝自從
于天遯荒于野辛卯蒙權判義禁論以卿之去國今已十三年矣予有欲
見之心御佈無是心乎且以還收資級則當進天陛為對而猶未蒙許厥後
聖体違豫進伏閤外未參候班天崩之後亦不得進伏闕庭及大行御世
猥蒙台司屢被徵旨以不忍異同於先朝為辭避之第一義若欲瞻仰清
光只有致仕一線路耳以願得致仕二字得以還納告身終以先朝屏退
之義仍以全廢嚮得奉朝請陳疏仰請未蒙恩許終不得一瞻威
顏以至於此今臣處義不可以職名復入九陛若蒙下燭則庶有一近

象魏之望△初四日傳諭令相曰東漢之嚴子陵雖不仕亦以布衣入来予於
元老何不摩之以不願之官爵望其着冠束帶造朝乎若以便服入来一見亦
予之面其幸當何如哉又疏言司直無肅聲願以司直崔奎瑞入来書筵入
哭嬪殿答可不允從以安卿心乎△初九日兩司合啓金姓宮人事亟傳勿煩△十一日
三司請對合啓各陳所懷以君親父兄之讎為言上曰先朝既以宗無為
答豈以有為無耶△周末有文勝之獘今日即停豈非質耶予令盡
言之後若有筆執是識意未孚予甚愧之更勿煩擾△十二日金姓宮人
事停啓△二十一日公除問安△禮判李真儉啓尊奉私親新建廟宇官
奉祭需修墓置守戶當依仁嬪例而爵號依仁嬪自上指教可以舉事
矣上曰親私秉呂不仁謹慎為追報之道爵依仁嬪何必大字為尊崇乎
墓道予親自修治今無更修處祠宇待民力稍穫祭需亦依仁嬪例

△十月初二日夜對副提學朴弼夢啓逆婢事三年爭執遷至停啓胡辭疏說敎後獄情疑亂且殿下疑之嫌之有何疑忌之事乎上曰上款是先朝之敎疑亂等語何所據耶且護逆之謂逆討逆之謂忠所謂忌疑云者不覺其自歸於碍逼乎寔未安未曉也弼夢汗出沾背而出△三十日封王子緯爵敎美君以沈錯爲師傅△十一月初六日幼學李義潤疏大行大王以大聖之姿不幸有倦勤之疾先朝顧命之群臣深惟宗社大計奉承東朝聖敎策我殿下於儲位以定邦國之大本協贊庶務此誠唐虞盛事而惟彼群小以半夜蒼黃陰移天位等說動搖民心而出門潛入竟遂其事壅蔽宸聰醞釀成奇禍喬木世家斬戮無餘而至發禁庭喋血之語其設計之憯毒有不忍言在今殿下之責莫先於亟正群小壅蔽之罪以明辛丑以後事皆非先王之意以明春秋不討之義而臨御數月一向泄泄至於斯文是非肅廟之遺敎昭昭

而凶徒無憚於亡享尹志述之忠直抱冤士林之流涕至今而復享之典
褒直之擧尚未即行此非招災之端乎備忘記今見此疏一篇精神專出
護黨到今不可引之說胡亂起頭噫辛壬之教追惟至今驚心痛切抑何心
更為提說即為還給噫朋黨甚而是非不明雖日上十章予則不用△玉
堂請對時李巨源曰臣見義淵疏又見備忘竊有所懷其疏所謂半夜蒼
黃似指鳳輝疏語也國本之定何等重事而昌集輩擧措於此其所謂
半夜再請論其事体卒遽而已所謂明移天位鄭韓世良疏語也聖復
疏時殿下引接宮僚涕泣泚閏世良疏盖亦何体殿下心事矣北門潛入
盖趙泰耉請對事也其時先王御進修堂由宣仁門取近而入凶黨乃
化之神武夜間至欲鞫問此令疏語一串貫來至於蹀血禁壺金一鏡
敎文中語也逆賊招來有宮城倲兵非黨類者盡殺之故有此蹀血

之語古人如此文字何限而欲以此搆陷豈料聖朝之世有此柳子光事也最
可痛者以先王有倦勤之疾為言又曰辛丑以後事皆非先王本意此豈今日
臣子所忍發之言哉以此臣言嘗試上意若不快賜處分羣臣將接踵而起君臣
倫義由此盡壞矣李真洙曰自古人君以病有參決之者唐順宗宋光宗而
已惟我先王聖德如天有何不能視政之疾恙而渠敢倦勤之疾非先王意等
說誣之耶昇遐之日無知百姓未及聞疾患之報卒聞諱音莫不號呼哀痛
而厚誣如此今殿下以黨論為教豈以本言之下難以加罪而然耶上曰儒臣
職在近密今日黨錮之弊以為有乎無乎辛丑事竟其所從來亦近於何
事耶狂妄不用而已此何害於國耶何至極罪之為快也諸臣迭進請正義
渕之罪上曰前下備忘還入當改矣還入後教曰更覩日昨批旨好惡之意自在
其中今乃更為改作則不誠也顛倒也方以務寬責羣下而先自不誠之事予

不爲也厚批還下△初七日大諫權益寬疏義關置之極欲使一世曉然知君臣之
今焉答曰此等說揮而不用而已加之以戾不亦過乎今以定策忠孝等說有
若予因此而容貸者然此皆由誠意不見孚之致△左相柳鳳輝上辭疏答曰向年
卿疏斷斷無他伊時柳疏適在不安之中遽有不當之處追思至今心常自歎
雖有鶻子之語予何介懷而況不然者乎予於平生不遷怒之訓未嘗不歎
服況初無可怒之事者歟予於大臣小無間然而義關敢生間君臣之訴以
此事首提下語誠甚痛惡卿其勿辭亟起視事△令相李光佐辭劄答曰
卿貫日之忠予已詳知於卿無不安之端卽起視事△右參贊金一鏡疏教文
中四字其時臣日晩承悍倉卒口呼之際語到宮城陳兵蓋逆案有宮城
扈衛非其儻類盡殺之將欲形容其事昭宗紀司馬光歷舒李訓鄭注
事洩亟禁塗一句依俙言得洩塗之塗蒼茫不記臣乃認塗爲庭呼洩

為水邊乘字李太元適在坐顧臣曰此足邊遂非水邊遂以辟字書之教文
所謂倘式遂宮城之陳兵抑可見禁庭之喋血云者是也古之斷章取義亦自有焉
今推覓二字歷以為陷人之話云云答曰無倫之言何足為嫌○右相趙泰億請對
上御無忌閣泰億進曰義閣從悖大臣陳請逆討之義殿下以貫日之忠褒揚
之大臣以民彝墜人紀滅冀聖明處此而聖教無一字下答大臣為國討罪
不得請則有可去之義何可行公乎義閣疏語不多而意極明白為人臣
戴天履地豈敢以辛丑以後事非先王本意等語筆之於書肆然進於東
鑾之下哉罪關綱常決不可置之大行大王不幸無嗣天意人心不歸殿下
而何歸乎記曰君老不附太子蓋所以別嫌也漢時竇憲以定策自以
為功當時宦官至有定策國老门生天子之号人君天其人歸臣下豈
敢貪天為功至於辛丑事非啻比於為國以後來逆招視之涿郡劉

惜嘗中養字至於封上德讓君之謀其要皆在推戴顧命國家既定其罪
則凡今臣子豈爲營護之計哉義潤何人敢右謀逆之論至曰北門潛入竟遂
其計所謂竟遂者未知何事醸成奇禍者豈非無倫乎殿下不以定策爲
功孰不知之而凶徒妄自忖度而有此言是不知天日也義潤之言誣及先王臣
子將爲不誣趙盾非弑君者而以其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春秋書以弑其君
今義潤凶肆爲誣上不道之言此而不懲國不國人不人矣承旨金東弼供辣
之上曰予在辛丑遷承儲貳之命其時心事何可言予之此心可質神明祖宗
下鑑予在邸時以孤竹清風四字書諸壁上尚今在焉上体慈旨及大行
盛意宗社付托之重遂至於此一念戒懼何可盡言義潤以甘心死黨之
輩染於黨論不覺爲護逆之歸臺啓則請以拿鞫而此異於惡逆邑
定配東弼曰凡於提防堅持勿撓而無故之類蕩平用之則亦豈不爲明

其逆之道耶乙奉朝賀崔奎瑞留疏臣感激聖教姑俟因山日昨有人投疏誣辱先朝臣心寒膽竪繼以涕泗言以向來逆賊謂有為宗社之計則其將置大行朝於何地殿下誠孝之感動又如此而梓宮在殯乃有如許之疏甚矣人心之難化也臣久滯都下忍聞不忍聞之説只當掩耳而走矣乙東學訓導李鳳鳴疏論趙泰考柳鳳輝沮格謗教之罪至若一鏡疏鴟禽積世襲其惡向來教文一則懷刃鍾巫一則喋血宮庭言鍾巫云者魯桓公弑隱事也喋血禁庭秦王忍為相殘此舊史書宗先儒厚刺渠何敢引用於代撰文字其封章誣逼聖躬乎傳曰鳳鳴之疏措辭大臣不遺餘力噫兩大臣斷斷無他業已詳知此輩甘心死黨有此投疏誠極駭痛原疏還給乙備忘記全一鏡喋血禁庭懷刃鍾巫春秋惘目所書者何處予則雖不足恤於大行朝盛德何所為如是凶悖

其在勵廉之道不可仍置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承旨李重述 李明迪 啓臣金一
鏡削奪之命不勝憂歎教文疏章中所下文字雖以其示疏觀之古人之用此
等文字非一二倉卒應製之際要不可爲無情所致今因鳳鳴疏構捏仍
有此臣子不忍聞之嚴教夫以言語文字罪人寔非聖世之事請亟收金一鏡
削黜之命傳曰令予此擧歎明好惡職在近密不悛舊習良可駭也△校理
吳遂元持平尹容請討義閔啓箚疏因義閔凶悖之說先王尚受誣甚不
擇誠可異也△司直李明彦疏孽臣義閔誣及大行豈料灝集復生昌
狂至此耶三手凶謀綻露伏法而今其餘孽募得不逞徒敢獻撼之計殿
下不惟不罪反歸獲遑之科臣誠不至知聖意所在也請設鞫嚴問以慰大
行之靈啓已論△清州幼學宋載厚疏請宋時烈復享權尚夏復官
又請止金一鏡柳鳳輝之罪△司直金尚玉 柳復明 朴師聖 等疏陳一鏡貫盈之罪

快正邦刑獲逆諸臣一并竄出昝一鏡削黜獲逆人亦罷職何必戮之後
始正王法△吐傳曰辛丑十二月初六日〻記入之備忘紀嗟一鏡教文中句語
靜而思之不覺心裂嗚呼嬪殿寧歎盧然絶島安置（初稱島 改旌義）△前郡守李
鳳翼疏請李表君就商罷職一鏡正刑△校書博士李漢東疏請勿親幸
山陵載在禮文予心快矣難以撓改△吐〻楊州幼學崔補疏一鏡大逆不道
爲殿下不共戴天之讐也李鳳鳴疏伸討復之義而上自大臣下至庶僚同
一賊鏡之逆臆徒知忠於逆鏡而不知忠於殿下難知之変不測之禍安知其
不在於毫忽間也内無肺腑之親外無柱石之臣國事寧未知税駕之地也以
言乎相則國家柄用之大臣首犯於恩逆因極之科朝家倚杖之御將未免
指点於疑感之地安知非其賊鏡綢繆而然耶又曰李義閔言雖過中豈
意殿下撓奪一相臣以言獲罪竊爲殿下惜之△承旨（金東弼 李世最）請對時崔

補絶配山城其疏還給李鳳鳴𨛠遠配東齋曰崔補菉〻叵測直駁大臣諸臣
於獲逆科而又敢伸救誣先朝之義淵不須明白處分上曰一鏡之罪不止於
島配而定配崔補則備忘之後又復如此當日押送東齋曰一鏡爲人麁率
文又荒雜故臣亦言其不合文任而已豈有深意於鳳鳴耶云耶於使一鏡
果有意而用此文字則豈不嚴加懲討而此不過大段妄發以此罪之則
渠亦何辭而律之以大逆則非其罪也上曰李巨源李眞洙伸救甚力護
黨之弊於此可見雖然一鏡處分承旨疏有衆皆讙然之語予何介懷況
其心事予所洞知矣東齋又陳前後儒疏之罪而義淵則請允臺啓鳳
鳴則加罪上曰遠配可也東齋曰李漢疏指意凶慘專出恐動熒惑之計
不可不罪上曰事機二字有挾雜之意無顯言事何不罪之鄭三錫繼請
義淵鞫問上曰仙寢在殯何忍設鞫而後豈無問時耶仍下備忘記李漢

疏其心所在誠極憸秘疑間熠神於君父其在破膽之道不可置之自政悅
焚之△李世最啓言丹文一鏡所製今當用乎否乎上曰已用則難改未
用則改換可也△司直許玧疏一鏡誣上之罪論思之地相繼救護臣切
痛之又請因山時隨駕又言曰日昨玉堂夜對因宮人事至以殿下有何
忌嫌等說侵逼聖躬傳曰位居宰列未能擺脫黨習此疏還給△十三日
都承旨朴禹夢疏陳辛丑事請討義閒仍自明夜對時忌嫌之說非
蕭心發口者皆構鍛之言何足掛齒△左相柳鳳輝引見時上曰卿之斷斷
無他予已深知向日之事初無介意今番以爲相亦非引向日事故爲擢
拜以慰卿心而然也卿爲國之忠予所知故欲其做國事一種護黨之輩
相繼投疏必欲間言吾君臣可勝痛哉鳳輝曰聖教至此更辭△十四日
前正郎林樫國疏賊鏡數文攙成也主文之人爛熳相議視猶尋常金

東瑀之疏出而掌憲之臣意於護黨費辭分疏及今特命之下削黜薄罰
猶復繳還大臣三司亦皆寂然不料人心之叵測至於此極也嚴鞫賊鏡
明正典刑前後護逆之輩一并論罪鳳輝一疏其心所在天日難欺而天
札聯翩反叱負國之漢臣殿下何為而發此言也李鳳鳴疏當採一旺公
論殿下不惟不用反疑挾雜李杰之逆鏡腹心國人所知一番侍命晏然
復出八十宰臣自效憂愛而歸之黨習反為還給臣知在廷諸臣果無護
黨之習而獨於此人疑之乎相繼竄逐已非來言之本意至於焚疏截籍所
無鳴乎大禍之後人皆惴惴莫敢出一言明旨之下二三疎賤之臣略陳憂憤
雖有過當之言固宜優容扶奬而今乃摧折若是以齊戒還給△以况啓
林柱國疏極其明慘無非構捏將相及諸臣之計所謂主文之人即指右相
以罪人泰采之至親不得干涉於教文事其時一鏡為私支提挈憶恚疲

通使之撰進而領教在翼朝一鏡曰晩 承牌詣闕夜分後始為製進其
時闕中人每不知之家在城外之人雖欲相議勢不得也今乃邑於俗人白地搆
諂其心所在藹藹痛惡 臣等或慮其時 主文之人自上未知誰某并此付陳
焉傳曰今觀此疏一篇精專在揣捏相臣其日主文之人若他人則猶或疑之其
右相爭誘予於藏怒之科尤極可痛削黜仕板原疏還給△十六日修撰成德
潤疏極論李義消事又言閔鎮遠事至於圖墓之逆不隨戮屍之請此舉
廷以致風雷之變△十七日院啓時柳啓全一鏡所撰須教文中文字取用不思
出處之如何全不審慎朝家既以此聲罪島配所撰文字仍置一鏡所撰
教文亟命藝院稟旨改撰依啓△備忘記院啓中教文改撰之請可也
而妄引取用不思則予寔未曉也啓雖似斥意寔掩護此等不公之說
不忍正視柳時模証姑先遞差鎮海縣監徐援當日辭朝△傳曰筆御 擬

於承旨以恢蕩平之道也上御無逸閣大臣入侍則右相趙恭憶曰今一鏡處分至嚴而臣則一鏡在銓時有書勉逢姪之事教文則臣至親入其中故不得容喙又以文衡事條被疑謗其一鏡有嫌如此故不得干涉而教文出後人孰不言而或謂當罪其人而改撰或謂不以文字殺人或謂其有情無情不可知而直驅之惡逆律未知如何議論因此抵牾一日二日自然至此寔非庇護而然也有何上自三公下至庶僚同一逆膓之理乎顧其意不特其人亦欲空朝後已然臣既嫌不敢言下詢無故諸臣而處之又曰李杰感激異恩部爲膺命而又遣人言若窮人無所歸上曰一鏡事元非一言之失教文中辭意豈可歸之不察耶當初懲逆果爲無嚴既以春秋綱目所書何處時號嬪殯寧款遠然爲言其後疏章無言及之者義闡則以證先王之罪甚誣逮請設鞫至於一鏡亦請設一番鞫問而雖無一言至於柳時模

改撰之啓乃以不思茍且暗囑其意難掩論其罪狀不當止於補外叅酌爲
之矣恭僖曰時撰啓辭措語極爲無據渠亦豈一鏡相好之人且渠有望八老
母情理可矜上曰以挈眷邑相換可也又敎曰予所云破朋黨三字逆之爲逆
予亦不知而但餘人豈真爲逆耶此予所以欲務蕩平而一種人不知予意
國終於彼此邊人又不知予意今日明日猶爲未了君臣誠意未孚尚何望
其蕩平之道耶至於閔鎭遠特放上是爲先后之意光城奉祀孫及諸
孫一并遠竄國舅香火從此絶矣先后在天之靈當作何懷恭僖曰聞
鎭遠府夫人情理可憫中道付處可以時聚會上曰向有玉署長及李
匡德之言予切興歎豈其人之心不及於今日連啓之臺諫乎至於成德
潤以爲天災皆由於鎭遠放送尤爲可笑矣△時九儀忘記既帶軍御
則例入承旨望而日昨既有下敎則兩司無一人擬望誠非務公蕩平之

之道矣該堂重推△合相李光佐引見時光佐曰周勃以進兵出入為告而豈如今所謂難知罔測之禍在於呼吸之間者乎使臣得伸此冤使國人曉然則赴湯蹈刃臣豈辭避上慰諭甚摯又陳陵章停止之請上不許光佐曰全一鏡處分至嚴臣甚冥昧然趙大提學緣臣而不得為其他為臣沮格者非一二其後守禦使備局有司堂上兩館提學皆為之臣事事不能奉臺循次陞資及兵戶判陞時政府不得已為之至於再次文衡終不為之吏判望堅持不許兩間從來如此而崔補疏有若移於一鏡者然固不足下亢事稍淡一鏡人輒疑修懷故不得不一言不言之罪只俟大何矣上曰予豈以大臣不言為教乎向者玉署之臣不免獲黨兩司雖無一言豈不慨然乎光佐曰李義聞故參判瑞錫之侄而無形狀之人也其疏直以辛丑以後事非先王本意而備忘只以獲黨為教此事在殿下為父兄之事如是泛

故國人不服矣上曰既因右揆之言而島配首相之意何以處之則當律耶光
佐曰用極典然後人心可定矣鄭錫三曰此犯獲逆雖不用極典鞫問決不
可已也上曰首相之言如此爲先拿囚因山後設鞫可也又教曰金一鏡事下
教之後今日逆臣亦先朝臣子何無一言乎三司在京人一并罷職金一鏡亦
依義潤例設鞫可也△旰 李東萉正言羅學川疏殿下以眇然之身孤寄於
彼一邊人之上自以爲於我親信臣恐親信者無幾而餘皆疏遠之人矣殿下
之志亦不挾乎殿下之勢不亦孤乎況今人才眇然而士大夫之族分而爲三所謂
西人南人小北是也西人又分爲二今所謂少論其一也今乃棄其三而用其一臣
未知見棄者皆小人見用者君子其在大臣之列者皆有大臣之德其在
將帥之任者皆有將帥之才在三司庶官之例者皆能不瘝其職庶績咸
熙朝野太平則國家之福臣亦榮焉如或不然其所甄拔或由於朋比之

私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外而方伯守令或不能盡得其人而又或有奸邪讒佞
欺負之徒厠跕其間則其國事何其如民生何祖宗朝建官設職之意豈為
一邊富貴利祿之資哉而已哉噫科第乃人才發軔之階梯而辛丑以後公道
尤甚大小榜目都是形勢滿朝青紫不見指点者幾人失時之人雖有幸而
得之者未登膺刻終歸廢棄讀書何為決科何用臣竊痛之噫彼在廷諸
臣豈盡忘君負國懷祿固寵之人哉特以朋黨之習已成難醫痼疾雖有
一二忠藎於國亦不能自拔於其中而卒與烟煨同歸得者患失、者患得
此亦一黨也彼亦一黨也烏知其孰是孰非孰正孰私也私正既混是非靡定則
亦何不問彼善於此、善於彼而有何彼此於用舍之間哉惟在人君建極於
無偏無黨之地遊心於昭曠清明之域無纖毫私意少滯於胸則是非私正不
能逃於在我權道夫然後賢者進不賢者退之直者舉之枉者措之不使一

㐫邪氣熖棘其間則所謂黨論自至氷消瓦解而朝著清明矣抑臣未解者
四向者萬一夏鄭澔疏原其大意皆欲保護我殿下之身也噫宮闈耽耽之
際東宮保護之言亦可謂言人之不言而言不見用罪謫隨之至於李廷熽
當初一疏亦爲宗社計則雖以他罪罪之何其無顧藉之意也臣於其時甚
發三僚友爲聯名之章其言即澔之言也疏迹之言未及上聞而凶宦授首
前呈安帖亦無所用其言遂甚歡欣感祝而罷此案此於一國顧忌之衷情而
當其時罪澔輩此臣之未解一也宦官之設本爲除掃守掌之役而近年以
來私逕漸開孽芽漸長至有殿下性日下令至今思之心膽驚墜噫此輩如
有朋奸黨邪悖糾綢結以逞其傾危之心防微杜漸有不可小忽今日廷臣未
聞有以此警咳於吾君者此臣之未解二也睦來善李玄逸之得罪不過坐
言語文字之失多年竄謫以其罪也放歸田里赦其罪也復其官爵先王所

▲以原之也既罪矣既赦矣既原矣其人其胥皆已朽矣及到今日罪名其初無異
并其子若孫而蔣之噫其亦甚矣書曰今也惟行不惟反我肅宗大王與大行
大王命復而臣官爵前後凡幾度矣而一令而反二令而反三令而反至於歲
秋亦不舉論黨論常勝而王命常不勝此臣之未解三也至於己巳之人目之
曰名義罪人此誠錮人禁人之好題目然當時盡臣節者徐朴泰輔一人若
使泰輔責其時在廷之臣曰汝何不效死云則固不敢辭其責而若以泰
輔之死於其黨而其黨之大臣三司同在其廷者皆以泰輔自處責人之
不能盡節則不幾於五十步之百步者乎此臣之未解四也大行大王服制
一款宗國家莫大之典禮李仁復所論可謂得正而大臣儒臣復執制
竟有違於帝王家恒常之大典是何道理答曰進旨進言深庸嘉尚
而循亦不能擺脫黨比也 △ 李義渕誤鞫本府

準